

官陂镇的张廖氏宗族 与民俗文化

刘劲峰 魏丽霞*

张廖氏是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一个较特殊的客家复姓宗族。据称，该宗族自诞生之日起，至今已有 600 多年的时间，其族人遍布官陂镇所属的 17 个行政村，72 个自然村及其周边的进水、五洞、六洞、坪路，平和之廖安、赤安，云霄之水晶坪、白狗洞、小枋，广东之饶平、揭阳，广西之永福、番寨和台湾云林县的二崙、西螺，台中市的西屯，台北市的北区、板桥等地，有的还进入日本及东南亚各国，总人数达到 30 多万。该复姓宗族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其宗族文化的形成与地方社会之间到底有哪些有机的联系？带着这些问题，自 2005 年 11 月起，笔者在诏安县文化局原副局长李应梭先生的引领下，先后四次来到官陂镇，对这里的地理、社会环境、传统经济，民俗文化及张廖氏宗族的形成过程作了一次较系统的调查。

* 刘劲峰，江西赣州市博物馆研究馆员、江西客家博物院兼职研究员；魏丽霞，江西赣州市博物馆副馆长。

一 背景资料

(一) 地理沿革

官陂，位于诏安县北部，距县城约 52 公里。它地处闽、粤两省接合部，介于诏安、云霄、平和三县之间，其东、南、西、北四面分别与云霄县之三星、高礫，本县之红星、太平、霞葛、秀篆，以及平和县之云中、庄上等乡（镇）相邻，跨过秀篆、太平与广东省的饶平县隔山相望。全镇占地面积 140.77 平方公里，其中 90% 以上为丘陵山地。诸山之中，以西北部的八仙座，龙伞峯及东南部的石笋山为最高点，海拔均在千米以上。由龙伞峯、石笋山延伸而出的犁壁石、尖峰头雄踞于该镇的西、东两面，成为该镇中面积最大、地势最险要的两块高地。山谷之间，有官北溪、新径溪、马坑溪、吴坑溪等数条溪流分别从东、西两面汇入发源于平和县境内的东溪河，而后由北向南，经过霞葛、太平、建设、西潭、南诏等乡（镇），从官口港注入大海，从而成为诏安境内贯穿南北的一条主要河流。据分别修撰于民国 31 年（1942）、公元 1999 年的《诏安县志》（以下分别简称民国《诏安县志》、新编《诏安县志》）记载，官陂，明代以前为漳浦县属地，嘉靖九年（1530）析漳浦二、三、四、五都，设置为诏安县，官陂为诏安二都六社中的官陂社、九甲社所在之地。之后，诏安改设八、九二图 22 保，官陂为九图所属的福岭、龙径、白营、龙秀四保之地。清末，诏安全境改设为 12 个自治区，官陂为 12 个自治区之一。民国 19 年（1930），12 区缩减为 6 区，官陂又为 6 区之一，下辖今官陂、霞葛、秀篆三镇。之后，行政区划时分时合，名称变更无常。直到 1991 年，正式设置为官陂镇，下辖马坑、大边、凤狮、彩霞、下官、陂龙、吴坑、光亮、光坪、官北（北坑）、新坎、新径、地

坳、龙礫、公田、林畲、龙冈等 17 个行政村、72 个自然村、167 个角落^①（见图 1）。2006 年统计，全镇共有耕地、鱼塘约 1.9 万亩，山地 172.7 万亩，有居民约 4.8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约 4.5 万人）。在这 4.8 万人中，张廖氏约占了 96%，其余依次为谢（约 600 人）、钟（100 余人）、吴、陈、王、江、马、赖、曾等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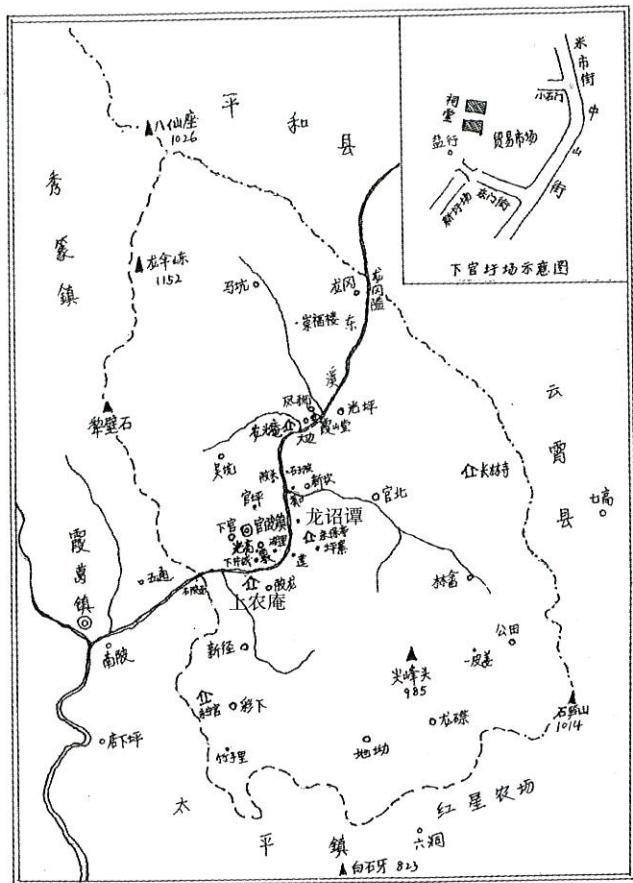


图 1 官陂镇行政区划示意图

^① 通常情况下，一个土楼或一个山坑便算一个角落，其意义相当于屋场。

(二) 传统经济

官陂经济以农业为主，由于该镇山多地少（20世纪50年代初统计，全镇人均耕地为7分，如今只有3分，在大边、凤狮、马坑、公田、地坳、龙磔等山区村落则仅有1~2分），耕地全部用以种粮，尚不足自给，只能利用部分缓坡山地栽种荔枝、龙眼、黄旦等水果（官陂所产的荔枝、龙眼，因成熟期短、上市早，一度很受乡民青睐）及松、杉、毛竹等经济林木。为维持生计，农耕之外，绝大多数人要兼做米粉条、打草鞋、烧火炭、做碗或打担贩运方可勉强度日。

官陂及其周围地区“地极七闽，境连百粤”，“山林险恶，道路崎岖”^①，过去物资流动十分困难。据当地人反映，新中国成立以前，公路尚未开通，境内的物资流通，主要依靠四条通道。一是利用东溪水道，将东溪上游所产的物资运到诏安县城或官口港，再从县城或官口港把山里人需要的各种工业品运回这里。由于东溪上游水浅滩多，沿途还有一道又一道的拦河水坝，故水运中需要反复接运。为此，新中国成立前官陂的上官墟长期备有2条小船，每条船上配备2名船工和2名挑夫。每到约定开船的时刻，诏安或官陂商人买好的货物（一般有产自平和和大溪的棺材、竹篓、斗笠、箩筐，高村的黄麻、红枣及上官各地生产的米粉丝、面线、生姜、草鞋、火炭、干柴、荔枝、老红酒）都要通过挑夫趁夜运到停泊在庵边的船上，顺水运到新坎的石子陂。因这里有水陂阻挡去路，故随船挑夫需将船上的货物搬下，再将空船抬过水陂，然后重新装货上船，水运到官陂与霞葛交界处的石陂边。这里又有一条石陂阻挡去路，随船挑夫又要将船与船上的货物搬运过陂，再顺水运送到霞

葛所属的店下坪。店下坪以下，石子太多，水道过浅，船只无法通行。货物需由货主另雇挑夫，从陆路运送4公里，到三姑娘处再搬上事先雇用好的另一条木船，通过水运到太平镇所属的大布墟。大布墟以下水流湍急，且处处是险滩暗礁，船只又无法航行，货物的搬运需再次雇挑夫陆行10公里，到西潭所属的下寮再次下船后才能顺利水运到县城（南诏镇）或继续航行到官口港等候出海。这条水路全长约50公里，其间水陆接运多达4次，陆行路程长达14公里，行程十分艰难，非特别需要，商人一般不会选用这条运输线路。

水路之外，便是三条陆上运输路线：其一是从官陂到平和县大溪、安厚、九峰的石子小路，沿途须经过本镇的塘下、严眉山、赤岭、天子冈、枫树头及平和的新丰、下径，全程约30公里。到达大溪后，再往前便可直抵安厚、九峰等地。从大溪、安厚、九峰运回的主要是大米和竹木器具，而运去的则是食盐、布匹与百货。其二是从官陂到广东饶平县的小路，该条路线有多个走向，其中最常走的，一是从上官出发，经吴坑、大水坑到秀篆所属的黄麻坳，再转向西北，由石下、庵前、河尾、北坑、牛角墟，到达饶平县的茂芝墟，全程约20公里。二是从下官出发，经石陂面与霞葛的五通、下村子、新营、陈吊岭、流塘、科下，太平的梅子坪、黄村、石田，越过老虎关，直达广东饶平县的山饶、浮山，再往前则可进入饶平之黄冈（食盐产地）及揭阳、汕头等地，全程35~40公里，一至两天来回。运去的主要是大米、米粉丝、火炭，而运回的主要是食盐、海产品及洋纱、布匹等工业品。其三是从官陂到云霄县城，该线路分别从上、下官陂出发，经新坎、官北、林畚、公田，再翻过余甘岭，经云霄县的下河到达云霄县城，全程约35公里，当天来回。运去的依然是山区的特产，而运回的则有大豆、豆饼（做肥料用）、花生枯、春干（即个头很大的鱿鱼干，主要用作祭祀供品）、食盐。云霄县城所能买到的，都是官陂人最需要的物

^① 陈祖荫：《诏安县志》卷16“艺文”，许仲远：《奏设县治疏》，修于民国31年（1942），以下简称民国《诏安县志》。

资，所以，官陂的挑担者去的最多。

以上三条道路都要经过许多高山险隘，不仅道路崎岖难走，而且途中还会时常遇到土匪打劫。其中，天子冈、三峻岭、余甘岭、老虎隘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挑夫一旦遇见土匪，轻则货物被抢，重则有生命之虞，故新中国成立以前，凡官陂一带的人都会学些棍棒、拳脚武功（当地称“扁担阵”），且外出打担时，一般都会邀集二三十人同行，以便集体自卫。

食盐是挑担者的主要运输物品，原因是诏安近海，又地处闽粤两省交界，其所属的东山镇及与之相邻的广东饶平都是食盐的主要产地。而中国自汉唐以来，对食盐一直实行“专卖”（名曰“榷盐”）。受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驱使，朝廷一再强迫江南一带的居民皆食淮盐。但淮盐质劣而价高，而闽、粤之盐“因成于日晒，性刚能持久，其味倍咸，食之多力，且贫者得盐难，生盐可以省用，南赣人醃酱用生盐，谓气力重于淮盐一倍”。且康熙三十年（1691）以前，“诏安非行盐地，无商引正课及诸禁例，听民从便贸易”，“大抵盐虽诏产而甚直贱，计一石所产，直不过三分”。自康熙三十年起，福建设盐院专司盐政。乾隆年间，诏安设盐场大使，规定所产日晒大盐分配给本县并平和、长泰、海澄、龙岩等州县，由商客采买行销，于是，诏安开始有盐场与盐引行销。“然原额给引不及渔鲍肆饮用，向来民间以出产之地，私盐无禁，互相买卖，盐白而价贱。”^①正是在这种丰厚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自宋代以来“每年秋冬，田事既毕，（闽、粤、赣三地的乡民）往往百十为群，往来虔、南、汀、漳、梅、循、惠、广八州之地”，“私贩广南盐^②以射利”，“捕不能得”。^③

① 陈祖荫：民国《诏安县志》卷9《赋税》。

② 此时，诏安尚未建县，故人们将产自闽粤交界地区的食盐一概泛称为“广南盐”。

③ 魏源：清同治《赣州府志》卷29《经政志·盐课》。

位于闽赣两省接合部的官陂、霞葛、秀篆、平和，云霄及广东饶平、梅州是宋代以来食盐走私的主要通道。民国以前，各地以走私食盐为主要目标的打担者数量很多，仅官北一个村，20世纪40年代，全村50余户、80多个男劳力中，除2户地主、1户小商人家中没有人外出打担贩私盐之外，其余男女劳力都从事过这项营生，足见其涉及面之广。

历史上，私贩食盐属违法活动，尤其是自乾隆三十年（1765），诏安“知县陶奉文督销商盐起，闽盐商势大振”，“凡市肆私腌海产，贫民挑贩埋盐，截途搜室，官重治之，盐政遂严”。^①所以，私贩食盐均要在十分隐蔽的状态下进行。而当时所采用的，多是分段贩运的办法。官陂、秀篆和霞葛位于这条贩运线的最前端，故私运物资一般均要从三地乡民手中取得。据调查，官陂打担者所贩之盐一般从两个地方采集，一是从下官出发，经新坡、林畲、公田到本县红星农场所属的坪水去购买（有诏安四都会把私盐挑到这里贩卖）。另一是从上官出发，经霞葛、太平到广东的饶平去购买（当地人称，粤盐白，质纯，适宜炒菜；而闽盐色黑味浓，适合腌制各种干菜，两者各有各的优点）。贩私盐者多走羊肠小道，且一般要昼伏夜行，不仅辛苦，而且十分危险。据现年86岁的张福均老先生回忆，他贩盐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坪水；去时只带扁担，天还没亮就要出发，中午之前要赶到坪水；到了以后，立即买盐，并把盐很快挑进云霄县水晶坪的大山里，在这里落脚住店；半夜之后再经公田、林畲，在清晨七八点钟回到官陂。盐挑回后，小部分留在当地销售，大部分再由秀篆人贩运到牛角墟。而牛角墟上，早有来自饶平茂芝墟的盐贩等候在那里，并把盐立即贩运到广东的大埔或平和的九峰墟。到了那里之后，赣州来的盐贩子再把盐贩卖到赣州各地。

① 陈祖荫：民国《诏安县志》卷9《赋税》。

官陂地处诏安、平和、云霄三县之间，境内有东溪河可通往海边，故自然成了三省边缘地带山区物资的集散中心。相传从明代起，位于东溪河畔的新径便开辟出了墟场。^①入清以后，墟场由新径迁到人口更为稠密的庵边，不久又由庵边逐渐移往与之相邻的大边。民国19年（1930），随着官陂自治区政府的成立，作为诏安北部三乡的政治中心，下官墟场逐渐兴起，并在规模上很快超过上官墟，从而使官陂镇同时有了上、下两个墟场。

上官墟坐落于大边村内，这里是永安公长房大佐后裔占据的地盘，故墟上粮、油等大宗物资的交易过秤及墟市秩序的管理都由长房头人（即大家长）^②指派房中有势力的人承担。整个墟场呈“b”字形布局，有一条带形和一个与之相连接的环形街道组成。20世纪40年代，街上共有各类店铺15家，其中布店2家、药店3家、染坊1家、饮食店3家、果饼杂货店4家、裁衣店1家、赌场1个。带形街的街头和街心还有上、下两块自由交易场地，主要交易品为柴火、蔬菜、竹木制品、鸡、鸭、粮、油，场地的周边开设了一些肉案。除此之外，在墟市外围的庵边村还开设了1家染坊、1个豆腐作坊，凤狮村开设了1家布店、1家果饼杂货店、1家染坊和1个豆腐作坊。这些店铺的经营者全都是上官当地人，而参与墟市交易的，除了官陂人之外，还有来自平和、大溪等地的山区居民。由于该墟辐射面较狭小，故墟市采用“朝市”的方式，每逢农历二、五、八的早晨开市，中午11时左右散市。没有成交的物资，当天还可拿到霞葛墟继续交易（霞葛墟采用的是农历二、五、八的下午开市）。

相对于上官墟，下官墟的规模要大得多。整个墟场呈不规则的工字形布局，由中山街、米市街（与中山街相连）、东门街、新墟

场等4条主要街道组成。据当地长老张南山先生回忆，民国年间，下官墟上共有120多家商店，其中，仅中山街就有金银器店5家、杂货店5家、纸张文具店3家、布匹洋纱夏布店5家、染坊2家、糖果蜜饯店5家、油盐大豆米面店3家、海产干果店4家、长生店（卖丧葬用品）2家、药店7家、烟丝加工店2家、客栈1家、饮食店5家、香烛店3家、镶牙店6家、酒醋调料店2家、棉被加工店3家、铁匠铺1家、木匠铺6家、缝衣店6家、油漆店2家、米粉交易店（货物由货主自卖，店主抽成）4家、理发店5家、香烟店5~6家。此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盐行，上、下两个农贸交易市场和一个猪仔市场。

与上官墟一样，下官墟的商店也全由下官本地人开设，墟市大宗交易物资的过秤和墟市秩序的管理也由街道及交易场所所在地的大家长指派本房有势力的人负责。墟市管理由于具有较丰厚的经济利益，而下官墟原有的三条街道，几个交易市场虽长房（大佐）、二房（大任）、三房（大参）、六房（大位）分别有份，但其中六房在墟市周围的居民最多，而在墟市中所占的地盘却相对较少。为此，他们的心理很不平衡，便于民国30年前后筹划在与东门街相接的老六房的地盘上另辟一条新街（取名新墟场）。消息传开，立即遭到长房、二房、三房的强烈反对。由此，房际矛盾迅速升温。后仅因六房在墟镇周围的居民最多，势力最大，反对才没有成功。但从此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房人均各找各房的店，各赴各房的墟，互不理睬。

墟上交易的商品五花八门，其中较大宗的商品有大米、食盐、咸渍鱼、春干、花生油、黄豆、豆饼、布匹、棉纱、染料、竹木制品、火炭、米粉丝、荔枝、龙眼、老红酒。其中，火炭、米粉丝、龙眼、荔枝、老红酒、花生油为官陂本地产品，而布匹、棉纱等百货用品多来自汕头，大米、竹木制品来自平和，咸渍鱼、春干、黄豆、豆饼、染料则来自云霄县，食盐部分来自饶平，部分来自坪

① 陈祖荫：民国《诏安县志》卷4《建置》。

② 当地称房长为“大家长”。

水。这些物资的流动,90%以上依赖肩挑背扛,所以,挑运是维持墟市正常运行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三) 张要与万氏集团

“万氏集团”是明末清初在福建平和、云霄、诏安三县交界地区形成的一个以“结万为志”的民间异姓结拜组织。据张君燕先生回忆,该组织的首领万礼,原为平和县瑄溪人,从小被官陂首富、张廖氏九世祖张子可收为义子(一说结拜为兄弟),取名张要。对于张子可收张要为义子,当地有许多传说,相传子可有一次外出经商,当他所坐的船在傍晚时路过瑄溪时,只见溪边停泊的一条破船上发出阵阵豪光,船内还时不时传出婴儿的啼哭声。他觉得很奇怪,便上船询问,只见船内躺着一位奄奄一息的老头,老头的怀里抱着一个相貌不凡的幼童,一问才知幼童的母亲早已去世,只剩下他带着不满周岁的小孩依靠船运为生。十多天之前,他不幸染上了疾病,又无钱医治,只好躺在这里等死。问明情况后,张子可掏出300大洋,把这位幼童收为义子。据说张要来到子可家后,无论是族人还是子可的几个亲儿子都非常歧视他。所以,他从小便开始习武,并练就了一身非凡的功夫,长大后成了子可外出贩盐时的好帮手。在贩盐的过程中,他先后结识了道宗(俗名张云龙)、蔡禄、郭义、李万、叶冲、鲁英、廖猛(又名福祯)、黄靖、刘阿贤等一批好朋友,并结成“以万为姓”的异姓兄弟。^①明崇祯十七年(1644),“因苦于缙绅之虐”,以张要(此时改名“万礼”)为首的“万氏集团”率领以二都九甲为中心的数千群众,聚集在犁壁山,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②暴动队伍转战东西,占领了官

① 罗昭:《天地会探源》(50),《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10月19日起分139次连载。

② 陈祖荫:民国《诏安县志》卷5《大事》。

陂周围的许多乡镇,并一度攻占了饶平重镇黄冈。清顺治七年(1650),在郑成功部左先锋施琅的引荐下,参加暴动的数千名将士投奔了以郑成功为首的反清队伍,为此,张要被先后授予戎旗亲随协镇、前冲镇提督之职,南明永历七年(1653)因海澄大捷,功勋卓著,又被南明皇帝册封为建安伯,其他将领也恩赏有加。顺治十五年(1658),张要率兵攻破菁山、磁灶等26堡,接着又北上攻打南京城,不幸阵亡。战斗结束之后,郑成功将其灵位安进了忠臣庙,以示褒奖。但不久,因遭到诽谤,其灵位又被逐出了忠臣庙^①。此事引起了“万氏集团”众兄弟的强烈不满,于是,在道宗的策划下,蔡禄、郭义率部叛郑投清。康熙十三至十四年(1674~1675),因响应吴三桂的反清复明军事行动,蔡禄被清廷杀害,而郭义则被长期囚禁。这一波三折的历史命运大大刺激了“万氏集团”重要成员之一的道宗禅师,后来,他便以官陂的长林寺、高隐寺为基地,授徒传教,从事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活动。^②

以结万为姓的“万氏集团”在官陂周围地区的出现是该地区地理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其后发生的一系列戏剧性变化,对当地宗族社会的发展及各种民俗事象的产生都有很大的影响。

二 张廖宗族

(一) 张、廖氏的族属渊源

据《(上祀堂)族谱》大佐德佑房张浚川古抄本及《官陂张廖氏(上祀堂)族谱》同治七年(1868)玉田楼抄本(以下分别简

① 卢若腾:《台湾外记》,转见罗昭《天地会探源》(37)。

② 罗昭:《天地会探源》(36)(37)(50)。

称《族谱》古抄本、《官陂张廖氏族谱》同治抄本)的记载,相传张氏的族属渊源可追溯到唐总章年间随陈元光入闽平王许之乱的张龙、张虎。功成名就之后,张龙带兵回了河南,而张虎则奉命镇守漳州南路。经五世,有明山公的五世孙(佚名)于宋隆庆年间因回河南省祖而留在了河南。又再传五世至元甫公,因宋帝避元于闽,又携妻带子来漳州寻祖,“直至西林而宅焉”^①,于是,元甫公讳纶便成了张氏云霄派的开基始祖。元甫再传五世有天正公之子愿仔公感西林“虽号形胜,未足以当其远大之谋,藉游学以遍历都邑,择其尤者。至官陂仰视土田胜景,山高而水清,平原浅草间一大都会也,低徊留之不能去。时有廖三九郎者,见其英姿特达,意为非常之人,延至其家,尊为西席,稔知其行事,遂赘以女廖氏,田产财宝付公收管,公忠心义气,以婿而当子”^②。(附录1)

关于廖氏的由来,上述两抄本均阙如,仅载其“廖氏之人俊也,富而好礼,忠厚长者,居于官陂,廖之人无不以物望归之”^③。直到1959年,在由台中张廖简氏族谱编辑委员会编印的《张廖氏族谱》(以下简称台湾《张廖氏族谱》)中才出现“(廖氏)祖籍陕西雒阴,后称武威,后汉昭烈帝时骠骑将军第二十七代孙廖圭公于宋时随军驻扎上杭,分传八支子孙,第五支移往二都,官陂是其一脉”^④。而到1979年由云林张廖氏宗亲会编印的《廖氏大宗谱》(以下简称台湾《廖氏大宗谱》)则进一步将这段历史演绎成两种不同的版本。其一,基本维持《张廖氏族谱》的说法,但增加了

① 《(上祀堂)族谱》《张氏源流纪略》,大佐德佑房张浚川古抄本。

② 《官陂张廖氏(上祀堂)族谱》“正祖张元仔公传”,同治九年(1870)玉田楼抄本。

③ 《官陂张廖氏(上祀堂)族谱》“始祖廖公传”。

④ 张廖简氏族谱编辑委员会:《张廖氏族谱》,台北新远东出版社,1959,“廖姓渊源”廖氏。

随陈元光入闽等内容,称“(廖圭)随宋朝陈元光开辟漳州,乃从戎随军,驻扎上杭。圭公字白光,生八子,其第五子讳义公,字居由,移居漳州防汛,后入诏安二都官陂垦荒山林,廖三九郎即其所传后裔”^①。其二,则称廖氏始于“大始祖光景公,讳德登,生于宋中叶,位登台辅,原籍江西,夫人张氏诞育九男,作于都、宁都、石城三县祖,分为三郡”。“闽省之祖花公,系文兴之子,避乱迁止于杭。花公生昌公,昌公生三子撤、政、敏……后裔散居各处,有迁福建宁化、长汀、上杭、永定、漳浦等地,有迁广东潮阳、海澄、程乡、长乐、兴宁、河源、和平、龙门各县住者。大抵六世移居者为多。”^②而长老张南山先生则依据当地传说,称陂龙村有位打鱼的老人家的家里收藏了一张祖先留下的纸条,上面清楚地写着:“廖氏为汀州府宁化县礪下村人氏,分居来官陂坪寨李子园居住,为祖流传,子孙永远兴旺。”同时还排出了从官陂开基祖廖任到张廖氏始祖廖三九郎三代12祖的传代关系,即廖任生如常、杨荣、安献、感明等4子,杨荣再生士采、士宣、郭宁、士熏、士宁、舜宁、福宁等7子,郭宁即廖三九郎,从而确认官陂廖氏是从宁化迁入诏安的。

相传愿仔公被廖三九郎招赘为婿后,改名元仔,第二年,即洪武乙卯年(1375)就生下一男,名友来公。^③“居无何(几),廖家有为恶、为大逆者,国法欲捕若人而诛之。时若人业已脱逃,累及通族。众相告语,以为此事谁敢出身?惟友来公一人系以张当廖,胆略过人,(故)谋之捕兵,欲将友来公执之以塞其祸。(元仔)公乃对众云,事势至此,不有人以当其任,族诚不得安。悌

① 云林县张廖氏宗亲会:《廖氏大宗谱》“廖氏源流”,1979年内部印刷,第16~17页。

② 云林县张廖氏宗亲会:《廖氏大宗谱》“廖氏族谱源流”,第24~26页。

③ 当地长老张南山认为,元仔公从人赘到嘉靖开户,历经两百年,才传了三代,甚不合理,故友来公的出生时间应是宣德乙卯年(1435)。

吾之一生得此血脉，实以一生而肩张廖之任，今欲以吾儿见塞责，吾安能忍？公等毋庸多议，吾请从此逝矣。于焉不避艰险，挺身作廖姓之人到官辩直……不料官司拖累多年，回至中途，染病沉重，临危之下亲书嘱友来公曰，父感外祖之恩，舍身图报，未尽其义。我歿后，尔生当姓廖，代父报德，死当姓张，以存子姓，生歿不忘张廖两姓，后乃克昌。书毕而卒……廖姓阖族感公代难鸿恩，劝廖公立友来公为亲孙，对天而誓曰，得我祖业而承我廖者昌，承我祖业而忘我廖者不昌。友来公能继祖父业而愿仔公以张承廖之志，绵绵蕃衍于无穷矣。”^①

传说自廖公立友来公为亲孙后，友来公视廖公、邱妣如亲祖父母，并再次“盟誓，以嘱后嗣：凡我子孙作祖官陂，生则姓廖，歿则书张，不可违背，尊父临命，以报廖公之德也。若移居外省，姓张姓廖，听其自便”。^② 由是，一个包含张廖两姓的复姓宗族便在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诏安县官陂镇应运而生。

(二) 张廖氏的发展

相传官陂及与之毗邻的秀篆、霞葛及平和县的大溪一带，宋元时期均为畲族钟姓人的地盘。元代以后，汉族张、廖、刘、杨、蔡、李、谢、邱、陈、郭、王、游等姓人陆续迁入此地，并把畲族钟姓的大部分人压缩到了乌山、林畲、犁壁山、五洞、六洞等相对偏远的地方。就官陂而言，据说在元仔公到来之前，这里已有刘、杨、谢、钟（畲族）、蔡、江、颜、李、郭、许、白、廖、黄、吴、陈、邱等 18 姓人在此居住。在这些姓氏中，以刘、杨、谢、江、蔡等姓势力较大，他们不仅人比较多，且财力也较为丰厚，族中出了不少的百万户、十万户。至于廖姓，因其立足官陂的时间不长，势力不大，所以在村中经

① 《官陂张廖氏（上祀堂）族谱》“正祖张元仔公传”。

② 《官陂张廖氏（上祀堂）族谱》“二世友来公传”。

常受到大姓人的欺负，以致廖三九郎去世未久“廖姓人又遭奸人含沙射影，（族人）密相议，以为我辈愚蠢，此处难以久居，遂将田产秘密出卖给乡富，让宅于（友来）公，一夜挈眷离去。次早，公往视之，但见竹篱茅舍，不见故人，感泣久之”。^①

廖氏族众悄然离去后，友来公深感势单力薄，难以完成父辈的嘱托。祖妣邱氏得知后，告之“《国风》首咏《关雎》，旋歌《螽斯》，可多迷淑女，以宜尔子孙也。于是，公乃承命娶吕、柳、江、章氏，各生一男，共有四子，超群出类”。^②（一说“友来公先娶江氏为德配，三年无出，后娶柳、江二氏，膝下犹虚。未几，廖氏祖妣故，逝前复训三儿媳曰，心常而善愿者，天必从之。尔等嫡庶无争，切须记之。三年制满，再娶章氏，连生四子，四位祖妣各抱一子，江抱永安，柳抱永宁，吕抱永传，章留永祖”。^③）。

友来公所生的 4 个儿子，后来各自繁衍。其中永安生下了元钦、元仲、元志、元聪、元宗 5 个儿子；永宁生下了元亮、元通、元吉、元真 4 个儿子；永传生下了元振、元信 2 个儿子；永祖生下了元勋、元丰、元德 3 个儿子。之后，子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不断繁衍，张廖氏内部人口迅速膨胀，以至仅仅过了 200 多年，到第十世，族中男丁数量便增至 500 余口。

现依据（台湾）《廖氏大宗谱》所载，笔者将张廖氏一至十一世各世人口繁衍情况统计，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可以看出，张廖氏从第四世起，族中人口便呈几何级数增长，及至第十世（约公元 17 世纪中期，即明末清初），族中男丁数量已达到前十世的顶峰。到第十一世，受清初乡民武装暴动的影响，人丁数大幅下降，但人口总数依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① 《官陂张廖氏（上祀堂）族谱》“二世友来公传”。

② 《官陂张廖氏（上祀堂）族谱》“二世友来公传”。

③ 廖丑：《西螺七嵌与台湾开拓史》“七坎箴规（七条祖训）的由来”，1998 年内部印刷，第 447~453 页。

表1 张廖氏1~11世人口情况统计

世次	房份	总丁数	其中				
			殇	失嗣	失考	外迁	外迁地点
1		1					
2		1					
3		4					
4	永安房	5					
	永宁房	4					
	永传房	2					
	永祖房	3					
	合计	14					
5	永安房	18				5	潮州
	永宁房	13	1		1	5	潮州、海丰
	永传房	7			1	2	潮州
	永祖房	5			1		
	合计	43	1		3	7	
6	永安房	24			6		
	永宁房	10				1	本县西潭
	永传房	5			2		
	永祖房	8			2		
	合计	47			10	1	
7	永安房	41			5	6	潮州
	永宁房	16			2		
	永传房	6			2		
	永祖房	20					
	合计	83			9	6	
8	永安房	78	1		8	3	潮州、本县新寮
	永宁房	24			2	2	潮州、海丰
	永传房	5					
	永祖房	45			6		
	合计	152	1		16	5	

续表

世次	房份	总丁数	其中				
			殇	失嗣	失考	外迁	外迁地点
9	永安房	132			23	4	河南、潮州
	永宁房	47			8	3	潮州、海丰
	永传房	12			2		
	永祖房	82			3	1	河南
	合计	273			36	8	
10	永安房	231			99	10	河南、广西、潮州、台湾
	永宁房	88			86		
	永传房	19			17	1	本县赤田
	永祖房	168			9	2	本县赤田
	合计	506					
11	永安房	262					
	永宁房	9				1	台湾
	永传房	1					
	永祖房	118			22	2	台湾
	合计	390			22	3	

十二世以后,由于资料欠缺,我们无法对其人口的发展做出准确的判断。但分别镌刻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三十八年(1773),五十三年(1788)及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彩霞村《重修永宁宫缘碑》、陂龙村《重修上龙庵缘碑》、上官(含大边、凤狮、光坪)《重修龙光庵碑记》、《重修(龙光庵)缘碑》(附录13、12、9、10)可以为我们了解该时期张廖氏在官陂各地所占人口比重提供一个有力的参考。《重修永宁宫缘碑》上共出现缘首70名,其中张(廖)姓61名,江姓6名,田姓3名,张(廖)姓在缘首总数中所占比例为87%;《重修上龙庵缘碑》(三方)共出现缘首365名,其中张(廖)姓235名,蔡姓80名,刘姓19名,田姓2名,林姓3名,钟姓2名,谢姓4名,黄姓4名,李姓2名,陈姓2名,许姓2名,江、王、罗、童、游、方姓各1名,张

(廖)姓在缘首总数中所占比例约为64.4%；《重修龙光庵碑记》共出现缘首290名，其中，张(廖)姓255名，曾姓13名，赖姓3名，林姓6名，钟姓5名，蔡姓5名，卢、吴、廖姓各1名，张姓在缘首总数中所占比例为88%。由此可知，到清代乾隆年间，张廖氏的势力在整个官陂镇已占绝对优势，只是因地而异，他们在不同地方所占的比例略有重轻，其中人口分布最集中的是上官的大边、凤狮、光坪及南部的彩霞等四个村庄，其所占比例高达87%，而在除坪寨、莲塘里之外的陂龙村则是张廖氏最后光顾的地方，故人口比例稍低，但即使这样，其人口比例也占到了一半以上，在这个区域内，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仅有蔡、刘两姓，其缘首数共99名，约占缘首总数的27%。由此说明，到张廖氏的第十三、十四、十五世，亦即公元18世纪的后半叶，张廖氏已基本占据了官陂的绝大部分地盘，只是在个别地域(如陂龙)，张廖氏以外的其他姓氏(如蔡姓、曾姓、钟姓)，尚保持有一定的人口或经济实力。进入19世纪之后，情况便进一步改观，以至镌刻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重修(龙光庵)缘碑》上所出现的101名缘首变成了清一色的张廖氏，其他姓氏则一概消失。而在位于官陂南部的陂龙村，据镌刻于光绪癸巳年(1893)的《重修上龙庵缘碑》的记载，在297名缘首中，张廖氏便有291名，约占到缘首总数的98%，而蔡、钟两姓共有6名，比例降到2%，刘、田、林、谢、黄、李、陈、许、江、王、罗、童、游、方等姓则在善缘名单中全部消失。由此说明，整个官陂已完完全全由一个多姓村转变成了张廖单姓村。

在以手工劳作为主的农业社会中，人口的繁衍意味着劳力的增加与财富的增长。尽管传说张廖氏二世祖友来公在被立为嗣孙时曾一度继承了始祖廖三九郎的部分遗产，但此时的他在整个官陂镇中仍处于微不足道的位置，其财力远不敌刘、杨、颜、郭、蔡等姓。第四世以后，随着族中人丁的增长，其财力也逐渐上升，乃至到六

世，张廖氏中就不断涌现出一些家财万贯的富户。最早富起来的当数位于坪寨的永祖房后裔，据族谱记载，到六世祖天与公手上，便积累起了千租之产。^①紧随其后，永安房到第九世，也出了号称官陂首富的张子可，并首扛大旗，捐租、捐地兴建了规模宏大的长林寺。

在人口与财富迅速增长的基础上，张廖氏开始逐渐介入社会事务。据《族谱》古抄本记载，早在友来公时，便以张顶廖，取里班名为“廖良”，“时二都官陂，原属埔邑山隈僻处，人多顽梗，逋粮抗役，公教子淹洽诗书，敦豪强为醇厚，邑侯闻之，推公四子为粮长，于是粮完盗息，二都六社遂成仁里”。^②由此，张廖氏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以至到第八世，永安房中的继明、纯吾便分别获得了“邑宾”和“乡饮大宾”的称号，以后，又有十一世祖素卿，十二世祖德尊、爵升、鼎梓、钦岳、钦荣、文升、德为、志高等多人也分别获得了这项殊荣。

随着张廖氏社会地位的提高，族中的士绅阶层也不断涌现出来，据《廖氏大宗谱》等资料记载，到第六世，便有日旺祖“官授通判”，接着，又有第七世祖兆基，讳灿，金选侍卫，历官瑞安协镇。此后，族中所出人才愈来愈多，而数量最集中的当数第十、十一、十二、十三世。是时，因“苦于缙绅之虐”，张要率二都九甲的数千乡民举行武装暴动。后暴动队伍集体投奔郑成功，为此，不少将士被授予了官职。不久，蔡禄、郭义又率部叛郑投清，一些将士被清廷再次授予官职。在这前前后后被授予官职的人员中，有不少是张廖氏的后裔，如十世祖张要，被郑成功授予前冲镇提督，敕封建安伯；十世祖廖兴，讳朗，投诚清廷后被授为左都督，世袭南靖镇守，其弟拱辰，讳推，被授予诏安营守副；“十世祖上拔，

① 《官陂清河世系录》，官北永祖元德房1988年抄本。

② 《(上祀堂)族谱》“二世友来公传”。

适命六洞开镇，授公参将，奉命督理，讎奴陈鹏谋害终躯。其子国程，捐资招募为父报仇，后率兵投诚总兵督李，题补海澄公为左营，奉旨带兵移往河南光州地方。因伪藩郑伯踞台湾，蒙海将军施题请平台有功，实授浙江宁波府定海中军游击事，膺任八载，以原品致仕，诰授荣禄大夫。（国程）弟国亮，时适郑藩作乱，群雄蜂起，里社十庶立为乡长，出为捍御之，由是利泽施于人，声名于时，嗣后膺任协镇。”^①此外，还有“十二世祖钦华，讳廖晖，康熙间任职南宁中军府”“十二世祖樊襄，康熙间膺任总兵左都督”。^②

自此之后，官陂便不断有张廖氏大小官员致仕返乡。他们的返乡不仅给张廖氏人增添了不少光彩，并且也为推动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据现已搜集到的各房房谱记载，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前后，官陂张廖氏各房“大办私塾”蔚然成风，其中，有以下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办学事例。

清康、雍间，永安日旺后裔、十世祖国宠公捐资在寨里园背筑一塾，取名“丹桂斋”。

清康熙六十年（1721）十一月，永祖元德房后裔、十世祖妣董氏在楼角左片筑一书馆，托中将马坑下村粮田交换成锦，每年敬请明师教习兰桂。

清康熙年间，永安大佐房后裔、十一世祖益垣在霞山堂筑私塾一座，取名“观兰堂”。

清乾隆年间，永祖元德房后裔、十二世祖震元建围屋5间，请井北江祥先生教习子弟。

清乾隆年间，永祖元德房后裔、十二世祖应元在官北开办武馆

① 云林县张廖氏宗亲会编印《廖氏大宗谱》“日享公说明”，1979，第16~23页。

② 张忠文、张君辉：《官陂乡贤》，2000年打印本，第7页。

一座，取名“白水仙”。

清乾隆年间，永安大佐房后裔、十二世祖德宽在水尾楼办私塾一座，取名“玉峰轩”。

清乾隆前后，彩霞永安元仲房后裔集资在村中办“拳头馆”一座。

除此之外，不知从何时起，张廖氏还领头在龙哈潭构筑了一座“文祠”，凡官陂、霞葛、秀篆三地的文人雅士每月都会定期到“文祠”聚会，切磋学问，并解决文字上的纠纷。

为鼓励子弟积极进取，从乾隆戊午年（1738）开始，永安房“上祀堂”便从祖先蒸尝田租中拨出专租，用于资助学有所成的子弟。乾隆甲戌年（1754）又由公签统族家长、十四世祖宝公主持，分别订立了“道文公给赏文武科甲条规”与“日享公给赏文武科场条例”，全文如下。

道文公给赏文武科甲条规：

——议登贤书，每名公贴旗匾银三十两正，在祠、墓竖旗依乾隆戊午定例。

——议恩拔岁例捐经者，若在祠、墓竖旗悉依登贤书例。

——议捷南宫者，每名公贴旗匾银四十五两，祠、墓依登贤书例。

日享公给赏文武科场条例：

——议院试者，每名贴水脚银五钱正。

——议院试进泮者，每名贴衣巾银六十元正。

——议乡试者，每名贴水脚银三两正。

——议登贤士者，每名贴旗费银三十二元正。

——议恩拔副岁例捐明经者，若竖旗亦同登贤书之例。

——议会试者，每名贴水脚银三十二元正。

——议捷南宫者，每名贴水脚银三十二元正。

——议子孙沐先泽登仕籍者，照禄秩所得官品级拟银两充公，以广上开数条取用，扩大前徽，永垂奕祀。

正是由于有了宗族的大力支持，所以从十一世之后，张廖氏子弟中入学读书及考取功名的人数日渐增多。据《官陂张廖族谱》同治抄本记载，仅永安房大佐公派下，十三、十四两世取得庠生、国学、太学生资格的便分别有39名、48名之多。而在科举取士中，明清两代，张廖氏共中式文科贡士6名，武科进士2名，武科举人22名，荣登仕籍者16人（附录2）。其中，社会影响较大的有十三世祖廖国宝，中式乾隆十六年武科进士，被授予御前侍卫、直隶马兰镇曹家路都司，后升广东万州营游击，敕赠武翼大夫；十八世祖廖锦华，中式光绪十二年武科进士，被授予蓝翎侍卫、四川重庆镇标右营都司。就时代而言，张廖氏的科举中式以清代，尤其是清乾隆年间为多（乾隆间中式文武进士、举人、贡士共16名，占科举中式人员总数的53%），而明代以前，人数寥寥（仅有1名文科贡生）；从科举取向而言，则以武科占绝对优势（武科中式共24名，占科举中式人员总数的80%）。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与官陂的社会环境及张廖氏族人的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分房与祭祀

相传张廖氏的发源地在官陂墟东面2公里左右的坪寨村，这里是廖三九郎，同时也是张元仔最早居住的地方。后来随着族中人口的增长，张廖氏便以坪寨为中心，不断地向外扩展。

先是友来公生了永安、永宁、永传、永祖4个儿子，派分成4房，长房永安被分配到下官的田心；永宁分到凤狮之洪溪；永传后裔迁居到潮州；只有永祖留在了坪寨。之后，各房内部又不断繁衍，不断分房。如永安到了田心后生了元钦、元仲、元志、元聪、元宗5个儿子，派分成5个子房。财产阉分时，元志“让宅长兄，

听其自取田心，乃与众兄弟共分宅场，元志公分掌厚福，元聪公为公之弟，分在溪口。”^①据说后来因元聪喜欢打猎，而厚福离山更近，所以主动提出与元志交换宅场，由是，元钦留在了田心，元仲分到陂龙之莲塘里（后裔又由莲塘里扩展到下井城）、元聪分到大边之厚福，元志则分到新坎之溪口。与此同时，永宁也在洪溪生了元亮、元通、元吉、元真4个儿子，派分成4房。其中长房元亮留居洪溪，二房元通由洪溪分居到新坎之九源里，三房元吉迁往潮州，四房元真由洪溪分居到新坎之羊院里和吴坑的杨桃树下。永祖则生了元勋、元丰、元德3个儿子，派分成3房。长房元勋由坪寨分居到林畲之火畲，二房元丰留守坪寨，三房元德则由坪寨分居到官北之岭上。由此，张廖氏人口一代代增长，分房一代代进行，居住区域也一代又一代地向四周扩散，以至于很快就散布到了全镇的各个角落。

如前所述，官陂因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境内山多田少，经济资源十分缺乏。所以，任何一个姓氏在向外发展中，就必然要以排挤掉所在地的其他弱小姓氏（或房份）作为代价，张廖氏亦是如此。他们所采用的办法，相传一是凭借社会势力，用风水等手段破坏弱小姓氏（或房份）的生存环境；二是用挤压或赎买等手段，占据他们的生产与生活资料，从而迫使他们不得不离开原居地而到外地去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张廖氏挤掉刘姓、杨姓、郭姓人就是其中几个很典型的事例。传说刘、杨两姓原先是官陂境内很有势力的两个宗族，分别出过刘百万和杨百万。后因张廖氏发展起来了，张廖人便在杨氏祖祠右侧的白虎位上筑起了一座四角楼，从而堵住他们的生路，杨姓从此便慢慢地衰落了下去。紧接着，张廖姓人又雇用石匠凿去了坪寨龙溪河上的一块螺形石（一说螺形石的被凿，是风水师因受到坪寨永祖房后裔的冷遇而想报复坪寨张廖氏而用的手

^① 《官陂张廖氏（上祀堂）族谱》“三世永安公、四世元志公传”。

段，结果却殃及了刘姓人），使龙溪水改变流向，直冲刘姓人居住的下宅土楼，由此，刘、杨两姓人觉得越住越不顺，最后不得不主动撤离官陂，搬迁到广东饶平县居住。光亮下井城的郭姓，据说原先也是官陂镇的大姓，他与颜、李两姓一起，在官陂风水最好的地方（传说官陂的地形为葫芦形，上官的大边和光亮的下井分别位于葫芦上下两节的中心地置，所以风水最好）共同建造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土城。后来，因其后裔郭义参加了由张要领导的武装暴动，降清后又参与了由吴三桂领导的反清斗争，被清廷长期囚禁。郭姓因而受到牵连，从此一蹶不振。乘此机会，张廖氏大佐、大任、大位房的子孙便纷纷买下了郭姓人留下的宅产，逐渐占据了这座土楼。后来，据说因大任房在下井城南门的右砂上强行建了一座祖祠，使住在南门其他房的人感觉日子越过越不顺心，只好把宅地都让给大任房。于是，大佐、大任两房便堂而皇之地成了这座土楼的真正主人。

张廖氏在向外发展的过程中用挤掉其他姓氏的办法来获得自我生存空间的事例还有很多。如光亮村的尚墩，原是沈姓人的地盘，张廖大任房十一世祖发达起来以后，便以赎买的方式，将沈姓人的土楼及其他产业一起收到自己的名下，并把其土楼改名为“尚墩楼”，子孙也因此由庵背发展到光亮。与之同时，其弟赛华也一举买下了吴坑林姓人的基业，把林姓人原先居住的土楼改名为“茂兴楼”，子孙亦由庵背发展到吴坑。而畲族钟姓，本是官陂的原住民，后因汉人的不断迁入而逐渐变成当地的一个弱势族群。正是乘着他们衰落的时机，张廖大佐房的后裔逐渐买下了他们在陂头“南星楼”（这是畲族钟姓人的主要聚居地，里面仅钟氏祠堂就建有3座）中的大部分房产，从而由下官扩展到了陂头。

经过600多年的发展，如今，张廖氏已在官陂繁衍到25代，在镇总人数达到4.3万。其中，仅永安公后裔就达到4万多人，占

据了除林畲以外的绝大部分村庄；永宁公后裔有约300人，他们与永安公后裔一起，杂居在吴坑村的各个屋场；永祖公后裔约2000~3000人，主要居住在坪寨、官北、龙磔、林畲等一些村庄。而在永安公派下衍生出的五大房中，又以元志公的后裔最多，总人数达3万多人，约占到永安公派下人口总数的96%，主要居住在下官、陂龙（除坪寨、莲塘里）、龙冈、马坑、大边、凤狮、光坪、吴坑、光亮、新坎、新径等一些村落。其余四大房中，元钦房后裔大部分迁往潮州；元聪房后裔大部分迁往台湾；元仲公后裔现有3千多人，主要居住在彩霞、地坳等村庄；而元宗公后裔仅有200余人，集中聚住在彩霞村的竹子里。

官陂地处偏僻，“山林险恶，道路崎岖，官司难以约束”^①，其所在的漳南地区，以往“民俗相习顽梗”，“强凌众暴，视如饮食”。^②为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村民向来以血缘关系聚族而居。所以，张廖氏每到一个新的村庄，都要构筑或赎买1~2处土楼，以便安身，以至繁衍得越快，其土楼的占有数量也越多。以元志日享公派大佐房为例，大佐公与二房公大任一起从溪口分到官坪，二人便在官坪合建了龙冈楼。后大佐生了龙山、玉泉两个儿子，玉泉留居原地，龙山分到光坪，便在光坪建起了“新屋城”。玉泉又生了英让、达卿、子可3个儿子，英让、达卿留居原地，子可则迁到马坑，在马坑建起了“崇福楼”。不久，子可长子涵辉迁到新坎，又在新坎建了“际云楼”。随后，英让之子念圭生了锡垣、联垣、因垣、宾垣、枋垣、益垣等6个儿子，派分成6房（当地称其为“新六房”），其中，长房锡垣公分居到凤狮，在凤狮建了“龙头楼”，随后，其孙绍安又在其不远处建了“凤山楼”，绍远在吴坑建了“大学楼”，绍图在大学楼旁边建了“万石楼”。次房联垣分

① 陈祖荫：民国《诏安县志》卷16《艺文》，许仲远《奏设县治疏》。

② 陈祖荫：民国《诏安县志》卷16《艺文》，许仲远《奏设县治疏》。

到新坎，在新坎建了“天禄里楼”；三房因垣分在大边，在大边建了“水美楼”；四房宾垣亦分居大边，在大边建了“石马楼”；五房枋垣分在光亮，在光亮建了“下洋楼”。六房益垣嗣下，人最多，财最旺，建的土楼也最多，先是在他自己手上，先后在大边建了“在田楼”（又称“大楼”）、“田下楼”、“新荣城”（又名“新城”）、“玉田楼”、“东峰楼”。之后，其长子基圣又在凤狮建了“乾头楼”，次子德为在陂里建了“山子楼”，三子德宽在大边建了“大寨楼”“玉峰楼”，五子德裕在大边建了“庵边楼”。除大佐房之外，大任、大参、大位等房也与之类似，房中所建的土楼，多则二三十座，少的也有六七座。

据当地离休干部张君燕先生 2001 年调查，是年，官陂境内尚存土楼 159 座（附录 3）。这些土楼，时代不一，大小各异；从平面看，有圆形、方形、委角方形、八卦形、半月形、内圆外方的古钱形与不规则的多边形；而从立面看，则有立方形、笠形、圈椅形等。其结构多为土木或木石结构，外层墙体多用生土、卵石、贝壳粉与红糖搅拌后夯筑而成，结实而厚重（厚度常达 1~2 米）。主体部分高 2~3 层，有单圈与双圈之分。但无论是单圈还是双圈，其内部结构均采用“两落一天井”的建筑形式，即每个开间之中，前有前落（用作厨房），后有后落（下层作客厅、饭厅，上层作住房），中间有天井，从而构成一套相对独立的生活单元。土楼之内，视人居数量的多少，分别开掘 1~4 口水井，楼外则有水塘。楼内外以大门相通，其大门数量以 1~2 门为多（3 门以上称其为“城”）。楼前水塘的形状，以圆形居多，也有的用一口圆形小水塘和一口半月形的大水塘组合成“明”字（如官北“际云楼”“燕翼楼”“岭上楼”）。对于这种水塘布局，有的认为与天地会有关（寓意“复明”），也有的认为与风水取向有关。

依照当地的习俗，无论建祠或建楼，其坐落位置、朝向，楼高、楼形及楼内外水塘、水井的位置都必须请风水先生测定，其

中，尤以来自兴国县三僚村的风水先生在当地最具声名（人称“赣州先生”）。相传下官村的“陞成堂”、官北村的“岭上楼”及湖里村的“广福楼”都是由三僚村的风水大师廖弼测定的。“陞成堂”做成倒插金钗形，所以后来张廖氏元仔公的后裔繁衍得特别快。而“岭上楼”“广福楼”的前面都开有水塘，每当农历八月十五的晚上，从池塘水面上反射出来月光，前者会照到祠堂的神台上，人称“犀牛望月”，故祠中出了乾隆武进士廖国宝；而后者，则会照到祠堂的香炉上，人称“山坛印月”，故祠内出了光绪武进士廖锦华。

在这些土楼中，建筑年代最早的相传是新坎的“溪口楼”（诏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所立碑文称其建于明建文二年，即 1400 年，但台湾《张廖氏族谱》则称其建于清顺治十八年，即 1661 年）。而体量最大的当数“在田楼”（又称“大楼”），大楼平面呈圆形，直径 98 米，楼高 3 层，楼围由 64 个开间组成，外墙厚度 2 米，墙基用大石叠砌，墙基以上用生土夯筑而成。楼东、西两面开门，大门用 10 厘米厚的整块木料拼接而成，门板上再包一层厚厚的铁皮，既坚实又耐用。门顶上还装有水槽，以防火攻。大楼正中套建了一座具有 15 个开间的四方小楼（俗称楼心屋），小楼的南面还筑有 6 开间的一排护屋，从而使整栋大楼的开间达到 85 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土楼的里面都建有祠堂，其数量视楼内居民的分支数量而定，有 1~4 个不等。故楼内居民的祭祖活动一般都能在本土楼内完成。

张廖氏的祭祖活动分宗族与房族两种。宗族活动一般为每年一至二次，其中最主要的一次是清明扫墓。其时间为清明前后 15 天之内的任何一天（由总祠的公签统族家长决定），对象为本族十三世以前的各代祖先。参加祭祖活动的主要是公签统族家长、24 位大家长和族内有威望的士绅。

各个房的祭祖活动则一年至少有 5 次，其时间分别为清明节

(或三月初三的古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除夕日、祖先生日。是时,各家各户都要具香烛、干果及荤素菜饌到祖宗牌位前去祀奉。

在正常的祭祖活动之外,几乎所有的房祠每年都要举办一次丁酒(又称“花会”)。丁酒一般选在正月十五的前后五天内进行(具体时间,各房祠不同)。届时,以本房祠上年度第一个出生的新丁家长为头,邀集上年度的所有新丁家长,按本祠堂规定的时间、食品数量,给本房祠所有结了婚、成了家的族丁办一次“丁酒”,并在酒席前举行一次集体祭祖告丁仪式。每个新丁家长需缴纳的物资,各房多寡不一。现以大任习诚、亦行两房为例,据该房谱记载:“十一世钦达,字习诚……立祠尚敦楼……(嘉庆)二十八年子时议定,新丁在正月十七日午时办丁酒,主人限定熟鸡1斤,熟肉2斤,熟鲜鱼1斤,熟蛤蛎各1斤,大吉(当地人称椴柑为“大吉”)1粒,熟花生半斤,酒5斤,板5斤,蒜2斤半。”^①“十四世德潜,字亦行,嘉庆十五年立祠官墟诒奕堂,嘉庆十八年公议正月十七日晚办丁酒,得新丁者办熟鸡2斤,熟肉2斤,熟鲜鱼1斤,花枋1个,熟花生钱30文,熟蛤蛎各1斤,甘蔗2枝,蒜4斤,软饭6斤,大吉每人各1粒”。^②

据当地长老张南生先生粗略统计,目前全官陂至少有各类祠堂174个,其中除6个钟氏祠堂、2个刘氏祠堂、4个陈氏祠堂、3个谢氏祠堂、1个吴氏祠堂,1个王氏祠堂和1个赖氏祠堂之外,剩下的156个都是张廖氏祠堂。这156个张廖氏祠堂中,只有一个是总祠,其余155个都是房祠,这就是说,张廖氏在官陂至少有155个大小房。笔者对其中的69个祠堂作了初步考察,现列表如后(见附录4)。

① 张元音:《族谱》(大任亦行房)“十一世钦达”条,1985年手写本。

② 张元音:《族谱》(大任亦行房)“十四世德潜”条。

如此多的祠堂,如此多的大小房,且每个房几乎都要办丁酒,这对经济并不富裕的新丁家长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据说民国时期,大任房第二十世祖有一户人家,家里生了4个小孩,为了办好最后一个小孩的丁酒,竟不得不卖掉之前的两个男孩。

(四) 宗族管理

尽管经过400多年的发展,到清乾隆年间,张廖氏已成为一支具有数千男丁的泱泱大族。然而,诚如大佐房第十四世祖朝玉在《张氏源流纪略》中所言:“计愿仔公自洪武甲寅赘廖,肇基官陂,至今龙飞乙未年共四百零二年,传代一有十八矣,而未有修谱者。”^①为什么这么久无人修谱,主要是在此之前,统一的宗族组织在官陂张廖氏中并未形成。是时,所有张廖氏成员,均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大家生活在土楼,祭祀在土楼,土楼成了他们唯一的大家庭。而土楼与土楼之间基本不发生横向联系,所以就整个官陂而言,张廖氏人虽多,但只是一盘散沙而已。就社会组织而言,据《族谱》古抄本与《官陂张廖氏族谱》同治抄本的记载,明嘉靖以后,负责整个官陂张廖氏社会管理的是廖文兴、廖日新两个户长,其主要任务是为朝廷催粮征役。入清之后,在各户的基础上,官陂成立了官陂、九甲两个社,其中的官陂社,相传主要管理大边、凤狮、新陂、下官、光亮、陂龙等一些相对平坦的地方,而九甲社则管理林畲、马坑、吴坑、地坳、龙冈等一些较偏远的地方。其任务除了为朝廷催粮征役之外,也协助维持地方治安。但与其发生直接联系的主要是辖地的各个土楼及土楼内的大家长,与整个张廖氏宗族并无关系,所以,宗族在官陂社会中起不了决定作用。清乾隆以后,一方面是张廖内部人口迅速发展,而随着人口的发展,各房、各姓杂居局面逐渐出现(在下井城就有大佐、大任、大位

① 《(上祀堂)族谱》,大佐德佑房张浚川古抄本。

三房人共住一城，而陂头的“南星楼”更有大佐、大位后裔与畚族钟姓共居一楼的现象)。二是清康熙以后，社会上严禁异姓结拜兄弟，所以，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要想得到社会的支持，只有依靠得到朝廷鼓励发展的宗族组织。为此，从乾隆初年开始，为凝聚宗族力量，由十四世祖元朝、愧铭等一批缙绅发起，张廖氏开始筹组统一的张廖宗族，并于乾隆十四年（1749）建了张廖氏总祠“陞成堂”，以祀奉始祖廖三九郎祖妣与正祖张元仔祖妣。

由于张廖氏内部分房过于纷繁，所以总祠的管理采用“大家长制”的办法，即全祠共设立24个家长席位，然后依照族中各派系人口数量的多少，将24个家长席位分配到各个大小房（人数较少的以层位较高的大房为单位，而人数较多的以层位较低的小房为单位）。根据现年69岁，曾担任过下官大佐房大家长的张东振先生提供的材料，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24位家长的具体分配是：日新房（永祖）2名、元仲房2名、子可房1名、下灶（即下官）大佐房1名、龙山房2名、大任房2名、大位房2名、大参房1名、锡垣房2名、联垣房1名、宾垣房1名、益垣房7名（内含基圣1名、德为1名、德宽1名、德尊1名、德佑1名、德文1名、德裕1名）。席位分到各房以后，由所在房自己确定具体人选，一般来说，该人选均由所在房的“头人”（又称“统族家长”）兼任。24位家长确定之后，再用抽签的办法从他们中推出一名负责人，称为“公签统族家长”。

在官陂张廖氏中，无论是各个大小房的家长，还是全族的“公签统族家长”，既不实行“宗子制”，也不按传统的论资排辈的方法产生，而是依照谁的势力大，威望高，就由谁来担任的原则。据《官陂张廖氏族谱》张南山抄本的记载，乾隆七年（1742）在位的“公签统族家长”是大佐公派下的十四世祖宝公，字盈瑞，他从小就读于武馆，雍正五年（1727）以岁试第三名的成绩取得了“武生”资历。他由于武艺高强，有威望，所以被推举为“上

祀堂”统族家长，后又兼任全族公签统族家长。而检点《官陂张廖氏族谱》张南山抄本，在他就任上祀堂统族家长时，其同房上辈人（第十三世祖）中至少还有端轩公（1676~1760）、太学生鲁瞻公（1701~1776），群悦公（1698~1751）及太学生君锡公（1711~1751）等多人在世，但他们都未成为统族家长。

乾隆三十四年（1769），族中开始酝酿首修《张廖氏族谱》（当时称《张廖氏合谱》）。为此，第十四世祖朝玉特意为该谱撰写了《张廖氏源流纪略》《始祖廖公传》《正祖张元仔公传》等篇章。正是在这篇《正祖张元仔公传》中，朝玉以祖先遗嘱的方法，第一次提出了“生廖死张”的概念，即所谓“元仔公临危之下亲书嘱友来公：我歿之后，尔生当姓廖，代父报德；死当姓张，以存子姓。生歿不忘张廖两姓”。

但不知什么原因，总谱始终未能修成。故十五世孙支驹在《修家谱序》中哀叹：“（张廖）以张承廖祖官陂者，曰元子公，迄今四百余年，传世十八。世族浩繁，全谱未有合修者。乙丑初春，议五世小宗之派，愧铭叔身任其事，驹亦共切咨询。余散佚者，终有志未逮。夫长老渐销，孰能悟故事，文献不足，何以示将来？谱而不作于今也，后必愈久愈湮者。愧铭叔慨然谓驹曰，世系相承，未能合纂于通族，自可分逮于私房。我七世祖月梅公，统三龙而传其派，今亦蕃衍弥隆矣，宜亟修之，以俟合谱。”^①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张廖氏中的多个房派，开始兴起修“私谱”之风。在这次调查中，笔者搜集到两个古旧的张廖氏“私谱”版本，一为同治七年（1868）《官陂张廖氏族谱》抄本，一为张浚川《（上祀堂）族谱》抄本。张浚川为“别号”，故笔者在谱中未能查到其生平，但该谱仅抄到第十四世，且最后一名为惕公第五子举鼎，对照《官陂张廖氏族谱》张南生现代抄本，举鼎生于乾隆丁丑年

^① 《官陂张廖氏（上祀堂）族谱》。

(1757), 歿于道光癸未年(1823), 由此说明, 该抄本极有可能是道光三年以前的抄件。对照《官陂张廖氏族谱》同治七年抄本, 两者在《张廖氏源流纪略》《上祀堂族谱序》《发兑六则》《始祖廖公传》《正祖张元仔公传》《二世友来公传》《三世永安公、四世元志公传》《一至五世总图》《五至九世总图》《五世养晦公道文传(含蒸田、道文公给赏文武条规、日享公给赏文武科场条例)》《日享公传》等篇章及一至十世的世次传略均完全相同, 说明其来自同一个祖本(极有可能是来自朝玉、支驹等编纂的《上祀堂族谱》)。只是《族谱》古抄本十一世以后的世传仅摘抄了与德佑世森房有关的内容, 可证其为德佑世森房的私谱。而《官陂张廖氏族谱》同治抄本十五世以前, 凡大佐房的各代世传均全部抄录(十一世以后简录), 而十六至十八世仅摘录了与德佑房有关的祖先世传, 可证其为德佑大房的私谱。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官陂清河世系录》, 该本虽然注明转抄于1988年, 但谱中收录的全是永祖元德房的世次, 且所录的最后一名祖先为第十三世祖廖国宝。关于廖国宝的生卒年月, 谱中虽然缺载, 然据民国《诏安县志》记载, 廖国宝为乾隆十六年(1751)武进士, 且调查中, 笔者又找到了一方廖国宝的墓碑, 碑上记载的立碑时间为道光乙未年(1835)。该谱所载始祖传略与《族谱》古抄本及《官陂张廖氏族谱》同治抄本略有差异, 故可以初步判断, 该抄本所依据的母本应是清道光十五年(1835)前后编纂的永祖元德房房谱。只是与前两个私谱比较, 前谱编排有序, 从头至尾均按照《发兑六则》所定下的“此谱以五世为主, 五世以上寻一根源而录其详”; “六世开长、次两派”; “八世共有十六公。八世而下, 派多而支繁, 缕析条分, 不可无以统之。即将此十六公续七世祖七公之后, 联其大纲而列为小纪, 支支派派, 提纲挈领, 溯上纪下, 脉络分明”^①。

① 《(上祀堂)族谱》“发兑六则”。

而后谱, 则层次较紊乱, 故无论是遣词造句, 还是编撰体例, 都比前者逊色得多, 显然是由一位文墨水平不太高的人编撰而成。

与笔者所见到其他族谱不一样, 在张廖氏的所有私谱抄件中均没有看到类似于“祖训”“族规”“族约”之类的宗族文书。其原因也许与合谱的命运一样, 致使该宗族从组建之日起, 就根本没有制订过族规、族训一类的规约。至于张廖氏为什么合修不成族谱与制订不了族规、族约, 私谱中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说明。但依据笔者对该宗族的调查, 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张廖氏一直是以血缘关系聚族而居, 土楼及土楼内的宗祠, 是他们相互认同的主要依据。且由于受地理与社会条件的限制, 当地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 由此而练就了当地人既能吃苦耐劳、不畏艰险, 同时又剽悍、尚勇、喜武好斗的性格。而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活, 人与人、土楼与土楼之间的利益矛盾从来是不可避免的, 由此而使得房与房之间隔阂较深, 矛盾不断。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状况, 笔者曾听说过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祖先历史的认同上, 永祖房与永安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存有不同的认识。一是关于张元仔的来历, 永安房认为他是“游学官陂”, 而永祖房则认为是“因逃军而来官陂”。^① 二是关于四大房的来历, 永安房认为是“(友来)公乃承命娶吕、柳、江、章氏, 各生一男, 共有四子, 超群拔类”。^② 而永祖房则认为是“祖妣四氏, 三氏无生, 章氏七娘生四男, 按顺序养为生”。^③ 正是由于在这些方面认识不一致, 所以, 相传永祖房五世祖在坪寨建起“金坝祖祠”, 以祭祀二世祖友来公及祖妣章氏七娘时, 永安、永宁、永传三房人要求一起来参加祭奠, 而永祖裔则坚决不答应, 认为他们各自有祖。直到乾隆年间, 以永安房为首, 在下官修起了

① 《官陂清河世系录》, 官北永祖元德房1988年抄本。

② 《官陂张廖氏(上祀堂)族谱》“二世友来公传”。

③ 《张廖(永祖元丰房)世系》, 坪寨元丰房手抄本。

“陞成堂”，永祖裔才不得不将原来的祠堂改名为“承祖堂”，并改奉四世祖元丰为祠主，争斗才告一段落。但即使这样，直到如今，永祖房的后裔仍不允许其他房的后裔去祭扫章氏七娘的墓地。

第二件事是民国年间为争夺对下官墟场的控制权，同是元志公后裔的大佐、大任、大位三大房之间也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斗，且这场争斗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而对后几代人的个人关系留下了不小的阴影。

第三件事是在玉泉公派系下发生的。据谱中记载，玉泉公生了英让、达卿、子可3个儿子。其中，子可发达得比较早，壮年时就成了地方首富，在当地具有很大的权势，而其长兄英让则时运不济、命运多舛，结婚的当晚，便因半夜外出小便而被老虎咬死。留下遗腹子念圭，由外祖父养大，直到成年后才返回官陂。传说子可对孤儿寡母十分歧视，以致在玉泉公祖妣去世时，其墓碑上也只刻“张子可”一人的名字，而把英让、达卿的后代都排挤在外。后来，念圭生下了锡垣、联垣、因垣、宾垣、枋垣、益垣等6个儿子，势力骤然大了起来。于是，其后裔便以墓碑上的文字为依据，找子可的后裔清算旧账，说子可想独占玉泉公留下的家产。子可的后裔为之不服，说子可在世时曾百般呵护他们母子俩。为此，两房人争执不休。

正是由于张廖氏内部关系复杂，矛盾重重，所以，其宗族虽然已经组建，但管理上仍然各自为政。凡族中的大小事情，都必须经24位“大家长”一致同意才能办成，否则，便只能长期搁置。除此之外，不管任何一个社会组织，若要维持正常运作，就必须要有切实的经费保障。为此，在官陂张廖氏的许多房族中，都保存有祖宗留下的蒸尝，有的甚至还有市场管理收入。而在总祠，笔者却从未听说有蒸尝田租这一项目。就这个意义而言，如果说张廖氏的各个大小房都是独立的社会实体，那总祠便只是个松散的房际联盟，自然很多事情都难以办成。

清末民国初，受当地时局的影响，迁居到台湾的官陂张廖氏曾多次派人回官陂搜集各房房谱资料。在此基础上，于1959年，台中张廖简氏族谱编辑委员会主持编印出了第一部以记述官陂张廖氏世系为主要内容的《张廖氏族谱》。但也许是囿于官陂张廖氏自身资料的欠缺，该谱几乎没有收录任何宗族文书，且对官陂祖先世次的追述也仅记录到第十四世。十四世以下均为入台后裔的世次。所以，就严格意义而言，这还不是一部完整的官陂张廖氏族谱。

(五) 明末清初，官陂张廖氏的渡台垦荒

官陂因山多地少，随着域内人口的迅速增长，乡民的生存危机也日益加重。为此，从第五世开始，张廖氏便一面加紧开发当地资源，一面不断向外迁徙。其早期的迁徙目的地首先主要集中在与之相邻的潮州（含今饶平、揭阳、大埔等地）、海丰一带，这些地方均比官陂开发更晚，境内有较多的土地可种。其次为河南、广西及周边的五洞、六洞等更边远的地方。明末清初以后，张廖氏则把迁徙目标主要指向了宝岛台湾。

官陂张廖氏的迁台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

第一期为明末清初，是时，因张要领导二都九甲乡民暴动，不久，这些人便随张要加入了郑成功的反清队伍。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率师收复台湾，军中大量官陂籍张廖氏将士也随之东渡入台。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元聪、元仲房与元志大位房的后裔，据说大位房八世祖三龙公共生了7个儿子，其中6个儿子都随郑成功去了台湾。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成功之孙郑克爽降清，台湾正式列入清朝版图。之后，退出军队的大批将士便留在台湾，成了台湾岛上的第一批垦荒者。只是由于年久事寝，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失去下落。

第二期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之后，时因台湾已经统一，沿海局势平静。为发展经济，清廷中止了行之有效的迁海政策，下

令展复沿海边界，开放海禁。由是，大量入台者回乡探亲，并带回台湾人少、地沃、生存条件优越的信息。许多大陆人闻讯后便纷纷邀伴结伙，买舟渡台。一时间“沿海内外，多造船只，漂洋贸易采捕，纷纷往来，难以计数”；“数省内地，积年贫穷游手奸宄罔作者，实繁有徒，莫从施巧，乘此开海，公行出入汛口”^①。

在这批入台者中，有不少是官陂张廖氏人。笔者依据目前所能搜集到的一些房谱与族谱的记载，经统计，从第八世到十五世，官陂张廖氏至少有 258 人迁入了以台中、云林为中心的台湾各地（附录 5）。在这批迁台者中，年代最早的为永祖郑坑（理文）房的八世祖振旭，迁徙年代约为明代末年。其次是九世祖卓云，谱载其生子而嫡、嫡二，父子共同渡台。而人数最为集中的则是第十三和第十四世两世，其数量占到全部迁台人员总数的 63% 以上。其中，有的是父子多人共同迁台，如元仲房十三世祖新猷生世听、世最、世醉、世要、世勤、世挺等 6 个儿子，父子一起渡台；有的是兄弟多人渡台，如元志房十三世祖罩、聪、住、拙、爵、足兄弟 6 人共同渡台；有的是夫妻一起渡台，如元仲房十四世祖茂峰，夫妻共同渡台；有的是母子迁台，如元仲房十四世祖世卿，与母亲共同迁台；有的是全家人渡台，如元仲房十三世祖近鲁，妻陈氏，生 3 子世讨、世抄、世不，全家一起渡台。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迁台者中，尽管多数是贫穷无地者，但也不乏家庭富裕者，永祖房乾隆十六年（1746）新科进士廖国宝的父亲廖震元就是其中一例。据《官陂清河世系录》“震元公传”记载，廖震元在官陂拥有百余石田租，此外，还有围屋 2 处、书馆 1 处，乾隆年间诰封奉政大夫，应该说，在当地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了。但在渡台大潮中，他认为“夫人富厚则田园高价，裔孙

^① 施琅：《海疆底定疏》，《靖海纪事》，王铎钱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第 132~136 页。

繁则日用倍增”，故“问台湾地广土沃，公则乘舟以往，购园一所，房屋、器物等物，每年税银五十两”。几年后回乡省亲，因恋“台湾田园肥美，再欲加创，（仅）因（三弟庆元卒）而不果”。^①

这些人入台后大多以血缘、地缘关系，相对集中地聚居在云林西螺、二崁、崁背、台北市板桥、三重及台中西屯、南投县等地。

尽管这些渡台者远离了故乡，但他们的心仍然与故乡紧紧地连在一起。所以，入台之后，他们还会经常派人回家乡参加家乡的祀神、祭祖活动。事毕返台时，更常常会从家乡的祠堂、寺庙香炉中带些香灰回去，以祈保家人平安（当地称“印香”）。官陂溪口的观音阁相传是当地最有灵验的一处庙堂，从清代迄今，这里接待了数以万计的台湾张廖氏印香者。家乡有修庙、塑菩萨金身等募捐活动，他们也会踊跃参加。官陂“龙光庙”内留下的一块落款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善缘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该碑全文如下。

上祀堂张道文公喜舍大柱一支。邑宾张钦岳公喜舍木瓜五个。

张宁周公舍左边神座前粗石条一完。太学生吴德泮公舍花头瓦三百二个。

台湾题捐银款名次开列如左：

信士张荣旭公助银十二元。信士张奇情公助银十二元。信士张奇俊公助银十元。

信士张周初公助银八元。信士张煥庵公助银七元。信士张宗拈公助银五元。

候选知州张时齐助银四元。信士张天接助银四元。信士张成韬助银三元。

信士张文森助银三元。信士张有炳助银三元。信士张宗洞

^① 《官陂清河世系录》“震元公传”，官北永祖元德房 1988 年转录本。

公助银二元。

信士张廷苍助银二元。信士张廷墙公助银二元。信士张宗斗公助银二元。

信士张廷傍公助银二元。信士张世君助银二元。信士张友仁助银二元。

信士张世晓助银二元。信士张世且助银二元。信士张官福、信士张国润。信士张世煥、信士张国来、信士张朝富、信士张朝洩、信士张朝鲜、信士张朝福。信士张诗话、信士张廷递、信士张朝愷、信士张廷调公、信士张文炮、信士张世楚，以上各助银二元。

乾隆五十三年岁次戊申冬月谷旦

为不忘祖先根源，清乾隆五十三年岁次戊申（1788）^①（一说道光二十六年岁次丙午^②，即1846年）由廖昌盛、廖盛周、廖天体、廖裕贤、廖世歌、廖拔琦、廖贞义等七人发起，共同捐资在台湾下浦建立了张廖氏祠堂（现在西螺镇福田里新厝崇远堂之前身），以奉祀先祖，弘扬祖德。1959年又率先编辑出版了以追本溯源张廖氏为主要内容的《张廖氏族谱》。

三 民俗文化

（一）年节风俗

官陂镇乡民崇尚的节日主要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

① 云林县张廖氏宗亲会编印《廖氏大宗谱》廖名经《七坎之由来》，1979，第48页。

② 云林县张廖氏宗亲会编印《廖氏大宗谱》“张廖大宗祠沿革志拔录”，第44页。

节、中秋节、十一月秋报。

春节是官陂百姓一年四季中最隆重的节日。节日从头年的腊月二十四开始一直要闹到第二年的正月十五前后。

腊月二十四，当地称“小年”。从这天起，春节的序幕就拉开了，全家大小无论说话、做事，都要讲求吉利。

腊月三十是除夕，家家户户要具三牲^①酒菜到福主庙、土地庙和离自己血缘最近的祠堂去祭拜祖宗与神明。由于张廖氏所住土楼有些是外姓人建的（如光亮的下井城是由颜、李、郭姓建的，尚墩是由邱姓人建的，陂龙的下宅是刘姓人建的），在这些土楼里都还有外姓人的祠堂。所以，这些楼里的住户每次拜祖时，除了祭拜自己的祖先之外，还要去祭拜外姓人的祖先。拜完祖宗、神明，已近下午4点，全家人便要在一起“围炉”。围炉是闽南地区特有的风俗，实际是吃团圆饭。但与外地不同的是，吃团圆饭时，台下要放个火炉（当地称“烘炉”），炉里放上木炭，并将其烧得很旺。火炉摆好，全家人按尊卑次序团团围坐（如家人因特殊情况不能到场，必须给他预留座位，并放上碗筷）。主人抓一把盐撒入火炉中，盐见火，立即“噼啪”作响，围炉即告开始，大家依尊卑次序，相互道贺，开怀畅饮。围炉结束后，主人要到别人家的田里偷根很粗壮的白萝卜，并用红纸将萝卜包好（名为“大肚”），再选两根木炭，也用红纸包好（名为“大赚”），分别放在灶神供台的两边。“大肚”“大赚”之间再放上个大碗，碗里放5个大柑、1块银圆，面上放上1个大春干，以供奉灶神，祈求灶神保佑来年大赚、大发；当天还要留下一大碗米饭，以象征年年有余。

正月初一大早，放鞭炮、开大门，以示开门大吉。接着，主人用头天剩余的那碗饭，加上萝卜（当地称萝卜为“菜头”，与“彩头”谐音）、藟头（当地称藟头为“窍头”，寓意开窍）、菠菜

① 三牲指水牲、陆牲、胎牲，即鱼、鸡、猪肉。

等煮成稀粥，再配上甜米粿做早饭，寓意来年日子甜蜜，大人小孩都聪明能干。早饭后，大人小孩开始外出，或向长辈、亲戚、朋友拜年，或到庙里烧香进供。

从这天起，下官的万古庙、上官的霞山堂、浮山的关帝庙、陂龙的上龙庵、吴坑的靖天大帝开始择日游神。彩霞村则选择初一的下午在土楼广场上舞狮、演武。演武须十八般武艺样样齐全，时间长达数小时。

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帝的生日。新坎的永葆亭、官北的天复宫都是专供玉皇的庙宇，其中永葆亭相传是廖三九郎手上兴建的，历史最早。而天复宫，则是全官陂的张廖氏都有份。所以，每到这天，大家都要带三牲、米饭、糖果、春干等供品前去朝拜玉皇。如果路途太远，来不及去庙里朝拜，便要在自家门前设香案，以同样的供品对天奉祀。

从正月十三到正月二十，各大小房择日办丁酒，因“丁”与“灯”谐音，故办丁酒又称“闹花灯”，以显示此时是全村最热闹的时刻。

二月清明，各个大小房组织后嗣祭扫坟墓。当地习俗，扫墓须清明前后十五天之内进行，祭扫不完的，三月初三古清明还可去祭扫。

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分别是观音出生、出家和得道的日子。到时，溪口的观音阁、厚福的娘庵以及其他供奉了观音的场所都会举办法会。村里的妇女绝大多数会去赴会，以祈求观音保佑全家大小平安。

五月端午节，因这里没有大江大河，所以既不赛龙舟，也不游船。但之前，每个妇女都会择时做些三角香袋给儿童佩戴，以求辟邪。到了这一天，主人还会摘些榕树枝，插在大门上，俗称“插青”。相传“插青”一俗，起于唐末，时因黄巢起义，天下大乱。在一处逃难人群中，有位中年妇女，身背一个大男孩，手牵一个小

男孩正仓促赶路，黄巢见后觉得不解，便上前讯问。妇女告之，背上所背的大男孩，父母都已去世，只留下这一孤苗，须小心看护。而手里牵的是自己的亲子，即使路上遭遇不测，将来自己还可再生。黄巢听了很感动，便告之回去后可在大门上插榕枝为记，管保无虞。之后，一传十，十传百，便形成端午插榕枝的习俗。

五月十三是关帝的生日，当地人崇武尚勇，所以对关帝爷具有特殊的感情，到处都有祀奉他的庙宇。每到这天，家家户户都会具香烛、米饭、菜馔到供奉有关帝的庙里祭拜。无法去庙里的，也要在自家门口设香案奉祀。

七月初七相传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而当地人则称是床公、床母的生日，所以，这天家家户户要具香烛供品到床前祭拜。

七月十五是官陂镇内除春节之外的又一个重大节日。这天，每家每户除了要具最好的供品到祠堂拜祖，并烧些纸钱之外，还要以村（或地域）为单位，举行隆重的醮会。醮会规定要在十五前后三天之内择日举行。是日，从下午未时开始，每家人都要具一桌斋饭，送到指定的地方（有的送到寺庙前，如陂龙上龙庵所辖的各村；有的则要送到某个指定的坑垄，如彩霞村规定送到死人死得最多的塘背埂），并聘请一名道士和一名香花和尚主持该斋醮仪式。仪式开始，先由道士在供桌前请鬼，然后由香花和尚做超度，内容有请神（所请神明有三宝、观音、地藏等）、唱《本师赞》《七字忌》《长角赞》。然后按《施食科》为孤魂野鬼讲经说法，同时向四面八方散斋二次，洒水二次，最后将一张印了剪刀、衣衫、金条、银锭的纸张拿到三岔路口焚烧，以示礼请孤魂野鬼去别方安身。仪式结束，大家将供品带回家里，供一家人享用。

官陂的张廖氏之所以如此重视中元普度，据说是因为当地过去非正常死亡的人太多，这些人死了以后无人祀奉，便会出来做坏事，扰得民不安生，因此村民每年要超度他们一次。至于当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非正常死亡的人，各村说法不一。彩霞村的村民说，

过去这里每个村都来了许多讨饭的人，后来不知何因，一个晚上全都死了。而住在际云堂的张子可后代则说与张要领导的明末清初乡民大暴动有关。因暴动发生之后，南征北战，队伍中死了很多人。正因为这样，共同领导了这次暴动的“万氏集团”成员之一的道宗首先发起，每年都要在长林寺为牺牲的战友做一次超度，并乘机秘密联络志同道合者，继续从事反清活动。不久，这项活动便在官陂的其他地方普及开。据他们说，长林寺与际云堂是这项活动开展最早的地方，所以这里不仅每年要做一次普度，而且每三年要打一次大醮（也要在七月十五），每次打醮都要竖一杆“玉皇旗”，竖旗的毛竹要求兜尾齐全，且尾部要始终倒向东方。这杆“玉皇旗”竖起之后要一直保留到下次打醮才能换下。

七月二十四是灶神的生日，刚好头天是下官墟的墟日，所以这天赴墟的人特别多，人人都要买些鱼、肉回家，准备第二天晚上敬灶神。相传买肉祀灶神最忌买半斤肉，原因是宋代有个叫吕蒙正的宰相，在未出仕之前，家里很穷。太平兴国年间，他要上京赶考，临行前，想给灶神提前过生日，于是，便向屠户赊了半斤猪肉。正当他煮好肉，准备给灶神上供时，屠户上门取债来了，吕蒙正好说歹说，要求屠夫宽限几月，但屠户就是不答应，最后不仅把肉取走了，还在肉汤里洒下了一把脏土，使其祭祀不成。据说从此之后，灶神便不吃半斤肉了。

八月十五是中秋，官陂和其他地方一样，人人都要吃月饼。但除此之外，凡有月亮的晚上，官陂人还喜欢玩“请三姑”“请簸箕神”“斗牛”等巫术游戏。所谓“三姑”，据说是当地一位受虐待的童养媳。年仅七八岁，每天都要起早摸黑，负担全部的家务，但婆婆依然不满意，对她不是打，就是骂，最后还被婆婆浸到水缸里，变成了冤死鬼。“请三姑”的目的，就在于怀念这位社会最底层的弱者。据说“请三姑”之前，人们先要用白布包木勺、做成个人形，并在头部画上眼睛、鼻子、嘴，放在月亮下的一张椅子

上。主持者焚香请神，并反复念诵乡民中流传下来的咒语。不久，椅子便会自动摇晃，即使用手指承托椅子的单足，椅子也不会倒下。而“请簸箕神”则要在月亮下安放张木桌，桌上竖4根竹筷。两人分站在桌子两边，扶住竹筷。竹筷上再盖个竹簸箕。主持者焚香，并照科本请神、念咒。据说不久，簸箕就会自动旋转。“斗牛”则是由两个男青年共同表演。是时，两人先面对面、头顶头地站好。另选两个男青年，各持一把点燃的信香，分站在斗牛者的两旁，他们一边挥舞着信香，一边大声地念咒。据说不久，这两个斗牛者就会像牛一样真的打起架来，直到众人上前强行拉开方止。据参加过这项活动的人说，当咒语一念起，斗牛者就会变得浑浑噩噩，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十一月秋报”是秋报的日子。过去，大家会到各个寺庙去朝拜诸神诸圣。后因当地有了靖天大帝，而十一月十一又相传是靖天大帝的生日，所以，每到这个时候，乡民便会以股份制的形式，合伙买羊去为靖天大帝庆寿，以感谢神明一年来的护佑。

（二）结婚礼俗

结婚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官陂张廖氏的婚礼与其他地方相比，既追求礼规得宜，同时又尽量避免繁缛与奢华。就一般而言，其礼仪包含说合、定亲、择期、送亲、合卺、拜祖等六道程序。

说合，即由男方找媒人，媒人根据男方提出的条件去找合适的人选。在征得男女双方家长的同意，并在男女青年生辰八字基本相符合的情况下，媒人安排男女双方不经意地见面。如果双方无异议，女方家长便可提出“聘礼”等方面的要求，并由媒人从中周旋说合。双方基本达成一致后，便可举行定亲仪式。

定亲，一般在女方家进行，是时，由男青年的父亲或兄弟陪同，男青年携带鱼、肉、水果、香烟、糖果等礼品登门拜见女方家的父母、长辈，并互换信物：男方一般给女方首饰，而女方则一般

给男方手帕。吃过中饭后，女方的亲人礼送男青年回家，并将聘礼清单连同女青年的生辰八字一起交给男青年带回。

男方得到女青年的生辰八字后，便请风水先生选定迎亲的日期、时辰，测定在洞房合卺时的各个方位。并提前将迎亲的日期、时辰告知女方。

女方得到日期后，立即做送亲的准备。迎亲前三天（亦有的说三至五天），男方须将商议好的彩礼（含聘金、贺礼）如数送到女方家里，时称“纳彩”。彩礼的数量与种类，因人而异，但至少须具备下列几项：一是要猪腿两个；二是依照女青年血亲数量的多少，凡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母舅，每人须有一份包含一只鸡、一壶酒的报答礼；三是要有一定数量的米饭、糖果及红包；四是聘金，数量多取六的倍数，有12块、36块、120块银圆不等。据说光亮村的湖里还有个特殊的规定，即迎亲日期一旦定下，男方要按时“纳彩”，按时“接亲”。如果超期，便要按天加纳一定数量的大米、木炭，原因是自定下迎亲的那刻起，新娘便是男家的人了，故延期须按天缴纳口粮。

官陂的迎亲，与其说迎亲，倒不如说送亲更恰当。因为迎亲时刻到来之前，男方只要派人送顶花轿去女方家就行了（据说湖里村连花轿也要女方自备），而女方则要依据嫁妆的多少，出动庞大的送亲队伍。走在送亲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个身背宝剑的开路先锋；接着，是两个一手提火笼，一手拿榕树枝及两个以兜叶齐全的甘蔗为杠，甘蔗的两头各挂一只红灯笼的仪仗。仪仗的后面是坐在花轿里的新娘。最后是挑衣箱、扛橱桌及手提布袋（袋里装的是小件物品）等嫁妆的挑夫。

到了男方家，男方以鞭炮相迎。花轿停驻，新郎的弟弟用脚踏三下轿门，轿门随即打开，随同新娘一起来的陪娘牵扶着新娘，在红灯笼的引导下，跨过门口放着一个烘炉（里面生着炭火），进入男方家门，而后直奔洞房。此前，新郎的父亲（当地称家

爹）早已手拿簸箕等候在洞房门口，陪娘祝赞：“新郎、新娘进屋，生子生财发福。”新郎、新娘在祝赞声中，从家爹手持的簸箕底下钻过，进入洞房。进入洞房之后，送亲的人随即把宝剑放到新婚床上，把红灯笼挂到新婚床的两头，挑灯的甘蔗则兜向内、尾向外地放到新婚床的床顶上（榕树枝早在进门时就已插在了男方家的门上或灶前），新郎、新娘及观礼者分别按风水先生测定的位置和方向站好。新郎、新娘的前面此前已安置下一张饭桌，桌上点着一对大红烛，摆着一只全鸡、两碗甜米粿、两条红鲤鱼以及猪肚、猪肠等共12碗菜肴。新郎、新娘在陪娘的引导下，同饮一杯酒，同吃每碗菜。新郎新娘每饮一次酒，每夹一下菜，陪娘都要为之祝一次赞。最后，两人共同吃下一碗甜心汤圆，婚礼便告结束。当晚，送亲者在新郎的各个亲戚家歇息，第二天一早返回。而陪娘则要在新郎家住上两三天，以教习新娘料理各项家务。

第二天一大早，新娘就要起床，先拜门神、土地、灶君，而后到井里挑水。挑水时，要撒点红糖到井里，以预祝将来的日子如糖似蜜。回来后亲手用头天合卺时吃剩的饭菜煮饭给全家人吃。吃过饭，新婚夫妻一起去拜祖、拜庙。自此，新娘便要像平常人一样地操办各种家务了。

第三天（或第五天，以日子凶吉而定），新郎、新娘一起回家。去时，要带猪腿1个，香糕12包及若干香烟、糖果。当天吃过中饭，新郎、新娘便要返回夫家。返回时，娘家会送一些糯米粉和一些红糖，同时还会送一大碗糯米饭，饭面上插12支（如是闰年，则插13支）纸花。到家后，新娘要用带来的糯米、红糖包汤圆给亲人们吃。之后，新婚夫妇便要坐在床上一起吃从娘家带来的那碗糯米饭（这碗饭，如果新婚夫妇吃不完，只能让给家里的小孩吃，而不能给其他人吃）。饭面上插的12支纸花则要丢到新郎、新娘的床底下，以祈保早生贵子。

(三) 丧葬习俗

官陂的丧葬礼仪，一般包括开声、报丧、沐浴、入殓、出殡、超度、做七、安位等八道程序。

先是“开声”。按照当地习俗，老人去世之前，不必像其他地方一样，把人抬到大厅里，也不能人一断气就放声痛哭。而是要牵条狗到亡者面前，先喂饭，再在该狗不经意时，用碗狠打它一下，并把碗打碎。狗受惊后，会大叫一声。于是，家人便随之一齐痛哭，名之曰“开声”。开声后，孝子跪着点亮亡者床头的油灯（这盏灯要一直亮到送殡而不能中途熄灭），并不停地在床前烧纸。

开声痛哭之后，丧家便可派人向亲友报丧。报丧一般由住在附近的亲戚承担。去时，报丧者要手持一根红线，每报一家，受报者要请他吃餐饭，或给他一个红包，并说些吉祥话。而家中的孝子此时则要前去河里买水。他们到了河边之后，先要敬香烛、烧纸钱，而后向河里丢12个铜钱（如是闰月，则要丢13个），最后用瓦钵到河里取水（如亡者为男性，便顺着水流取水；如为女性，则要逆着水流取水）。水取回后，由儿女们亲自给亡者沐浴、更衣。亡者所穿衣服数量的多少，男女无别，只视亡者所传子孙的代数而定，如传二代（即有子）则上身穿5件，下身穿3件；三代（即有子有孙）则上身穿7件，下身穿5件；四代，则上身穿9件，下身穿7件。凡传三代以上的男性亡者，上衣之中，必须要有一件长衫，并配一顶瓜皮帽。

亡故后两至三天，便要择日入殓。入殓仪式要请香花和尚和一名口齿伶俐的礼生共同主持。之前，孝子孝孙要全部披麻戴孝。接着，亡者离房，并按照男左女右的规定，放入停放在大厅左边或右边的棺木中。礼生手持纸扇，在尸体上面扇若干下（所扇数量视亡者在阳间的寿数而定，每一下准10年寿数，不足十年的零头数，按十年计算），每扇一下，要祝一句赞，如：“一扇风调雨顺；二

扇国泰民安；三扇子孙活到老；四扇子孙考状元……”扇过之后，香花和尚开始做法事。请神、净坛，并取若干根麻线，一头拴在棺钉上，一头抓在亡者亲属的手里（手心须垫上一张纸钱）。香花和尚一边诵经念咒，一边用利刀把麻线逐根割断。每割断一根麻线，持线的亲属便要把断线及纸钱就地焚化，并从焚化的纸上跨过，以示阴阳分离，各行其是。接着，在亡者住房的门口焚香点烛，并安放三碗供品，其中一个碗里放3个熟鸡蛋；另两个碗里各放鱼、肉、鸡、春干及糖果、饼干。香花和尚手提雄鸡、拳握纸钱，并用一根信香从纸钱中穿过，信香顶头再立个瓷碗，碗里盛些米和盐，从亡者的住房开始，由内向外，一边撒米、撒盐、一边念咒，最后将米和盐，连同瓷碗一起，倒扣在三岔路口。就地念咒、挽诀，名之曰“送煞”；送完煞，和尚手提雄鸡回坛谢神；当晚，为亡者开香火路。

第二天早饭后出殡。出殡之前，先要在公众坪上放两张长条凳，将棺木从室内移到室外。再用五牲（鱼、肉、鸡之外再加猪头、猪尾）、鸡蛋、春干、米饭、果品、酒、茶等供奉，礼生做祭，献祭文，最后由香花和尚封棺（如时刻不宜，封棺时要在棺木的一头绑一只大雄鸡）。封完棺，和尚一声令下，抬棺人抬起棺木，并一脚把长凳踢翻，齐声上路。

出殡的路上，要沿路撒纸钱，放鞭炮，以驱散恶鬼。快要接近坟山时，除孝子之外的其他亲友从另一条路返回，洗过手、脸后便进屋休息。孝子们则要把棺木护送到坟地，而后手捧纸灵牌，亦从另一条道路返回家中。回来后，把纸灵牌放入灵屋。

从下午起，香花和尚开始为亡者超度。其时间长短，随事主的意向而定，或一天一晚，或两天两晚。

出殡之后，家人一日三餐都要在灵前供奉香烛、酒、茶、饭菜，视死如生。每七天（从亡故之日算起），要请和尚给亡者念一次经，共做七次，俗称“做七”。七次中，以三七、五七为大，所

请的香花和尚需3~5人。三七时,与亡者关系较密切的亲戚会带香烛、糖果、礼金,女儿则会带三牲,白米粿(30~50堆)及一个大纸钱柜前来悼念亡者。而五七时,前来凭吊的亲戚改带食油、米粿、三牲,女儿改带纸钱,大纸钱柜及猪头。“七七”过后,百日、对年时,也要请香花和尚为亡者诵半天经文。

灵牌放满三年(当地风俗,凡经过两个大节、一个春节,或两个春节、一个大节便可称其为三年),便要择日除灵。除灵请当地的礼生主持,在经过一个简单仪式之后,把纸灵牌从灵屋中取出,并把纸灵屋连同纸钱柜、香烛一起拿到公众坪上焚化。焚化时还要在纸灰的四周洒一圈米酒,以防恶鬼哄抢。纸灵牌则要用黑纱盖住(不能见天日),并于当日由亲人们(男穿常服,女穿红裙)护送到小房的祠堂。到了祠堂门口,孝子要在门神前上香,并请求门神:“我的父(母)大人要上大祠,请门神准入”;入祠后,将纸灵牌放在供桌上,先秉烛敬香,祭拜祖先,再请一位命好(即结发夫妻双全,有子有孙)的人将纸灵牌焚化,并将纸灰放入堂前香炉内。然后请事先请好的行仪(2位)、唱赞(4位)、点主(1位)到场。司仪声中,长孝子用一根头尾相连的专用彩带将事先做好的木灵牌背在背上,孝子与众亲人一起下跪,点主者用新毛笔朱砂在灵牌的上、中、下三个地方各点一下,唱赞者随之唱赞。点完主,点主者将毛笔丢到祠堂屋顶上,灵牌送入祠堂神龛中。全部葬礼即告结束。

(四) 寺庙与庙会

官陂境内的大小庙宇,多得数不胜数。笔者依照信仰范围,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跨村落的庙宇;第二类是以村落为单位设置的庙宇;第三类为单个土楼的守护神庙。

1. 跨村落的庙宇

据笔者调查,官陂境内,跨村落的庙宇共有13座之多,它们

分别是:林畲的长林寺,大边的龙光庵、霞山堂、娘庵,下官的万古庙、保福庵,新坎的永葆亭、观音阁,官北的天复宫,吴坑口的靖天宫,陂龙的上龙庵,彩霞的金莲庵等。在这些庙宇中,最值得一提的有如下。

(1) 长林寺

长林寺位于官陂东北约25华里的林畲长林村内。它地处诏安、云霄两县交界的万山丛林之中,地形隐蔽,交通极为不便。尽管该庙现已荒废,但从庙中保存下来的大量碑刻、题记来看,该庙在历史上曾具有相当的地位。据其中之一的(南明)《长林寺记》(附录6)及《长林寺弟子报恩题名志》的记载,该庙是南明永历八年,即清顺治十一年(1654)由大檀樾藩府^①拓基,禅弟第五和尚主持,并有永安伯黄廷^②暨列勋镇及当地首富张子可等众多善缘共同捐资兴建的一座以“大阐玄教”^③为主的寺庙。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罗昭等人的考证,禅弟第五和尚即早期天地会的开山祖师道宗(又称达宗),俗姓张,为官陂一带的本地人士。他与顺治年间领导了二都九甲乡民暴动的张要等18人一起结拜为“以万为姓”的异姓兄弟,并因其排行第五,故又称万五和尚。顺治七年(1650)张要领导的暴动队伍加入郑军,道宗则回到东山九仙岩继续过修持生活。不久,张要的队伍进驻东山,为长远计,道宗在郑成功及军中诸多将领、地方善缘的支持下,选择地方十分隐蔽的林畲,建起了这座寺庙。^④

① 据罗昭先生考证,大檀樾藩府即郑成功藩王府君。详见罗昭《天地会探源》(26)。

② 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第268页。

③ 《长林寺弟子报恩题名志》上记载:“禅弟第五和尚建成立梵刹,称‘长林寺’,大阐玄教,弘开誓愿。”详见罗昭《天地会探源》(34)。

④ 罗昭:《天地会探源》(24)(25)(26)(27)(32)。

据说庙里过去不仅供奉了释迦、弥勒、关帝、观音，而且还供奉了“万氏集团”成员之一的李万及积极支持建庙的有功者张子可的塑像。每年七月十五，庙里都要为顺治年间乡民暴动中牺牲的将士做一场超度法事。而每次做法会，张子可的后裔一定会派人前来参与。

(2) 龙光庵

龙光庵位于大边村的南沿。据庙中保存的清雍正《佛光普照》碑（附录8）、乾隆《重修龙光庵碑记》（附录9）的记载，该寺始建于明隆庆丁卯年（1567），后叠经明季，清雍正、乾隆、道光各朝重修。该庵由于坐落于自凉伞峯下来的主龙脉的龙口上，是上官片（含大边、凤狮、光坪）中风水最好的地方，据说为了避免争执，维持公众的利益，所以建了这个寺庙。庙里祀奉的，以佛教三宝为主，同时也祀奉了当地人喜爱的地藏、观音、关帝、注生娘娘等。每逢释迦、地藏、观音、关帝生日，这里都要举行庆诞法会，七月十五则要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以超度众生。

(3) 霞山堂

霞山堂位于大边田霞楼的旁边。相传这个庙原是张廖氏大佐房十一世祖益垣公建的一座私塾（有的说是武馆）。有一年涨水，从溪水中漂来一尊关帝木雕像。当时，益垣公甚不在意，只在私塾的旁边为其搭了个茅棚，暂时安放。后因离庙不远的溪边出了一个夜嬷精，从表面看，这个夜嬷精只是一块乌黑的石头，但每逢天阴下雨或日近黄昏，夜嬷精就会出来作怪，把在溪边洗衣服的妇女拖下水淹死。为此，乡民恐慌不已。有天夜里，益垣公突然做了个梦，梦中，关帝对他说，这个夜嬷精已经被我斩杀了，大家以后不必再害怕。第二天一早起来，益垣公去溪边一看，乌石果然已被切成两半，再看茅棚里的关帝，大刀上还留有血迹。益垣公这下才相信这位关帝果然有灵，于是便将他迎进了霞山堂正中的大殿上。从此，关帝也就成了益垣公属下七房人共同的福神。每年从正月初二起，

关帝就要出游，其游神区域主要是益垣公七房人所居住的地域。具体路线是：初二玉田、玉峰楼，初三新荣城，初四在田楼，初五庵边楼，初六水美楼，初七田霞楼。游神以房为单位，由房中愿意做会的人逐年轮流做头。轮到游神的那天，所在房要组织人员去接神，而前一天游神的村落则要负责送神。是时，两支队伍合在一起，浩浩荡荡，气势非凡。凡参加送神与接神的人都要从房中60岁以上的老人中挑选，他们身穿长袍，手执信香，俨然一副士绅的仪态。而抬神的人则要从头一年刚结婚的男青年中挑选。游神队伍每到一家的门口，家人都要具供品虔诚礼拜，并点燃几支信香，插到游行队伍的香炉里，再从香炉里取出同样数量的信香，插到自家的大门与灶台上，俗称“换香”，以示分享福神的灵气。白天游完神，关帝被安置在临时搭建的竹棚里，供周围各房各姓的人一起敬奉。第二天吃过早饭后再送到下一个房。游神费用过去由众房负担，现在则以“做份”的方法解决。凡自愿“做份”的人均事先到庙里登记，并缴纳人民币30~40元（具体数额，由理事会开会决定）。游神期间，参与“做份”的人可到庙里吃1~2餐饭，并领到2个椪柑。

(4) 万古庙

万古庙是个非常特殊的庙宇，据寺庙中保留下来的清道光十年（1830）重修该庙碑记（附录11）的记载，该庙原为本爵万公（即万礼，因受永历帝封爵为建安伯，故称“本爵公”）的祀祠。而根据罗焯先生的考证，张要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在攻打南京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其灵位曾一度入祀“忠臣庙”，后因郑成功听信了谗言，将万礼神位撤出“忠臣庙”，下令不得配享，从而激起了张要结义兄弟们的强烈不满。^①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由其结拜兄弟之一的道宗主持，建起了这个祀祠，以祭祀以张要为首

^① 罗焯：《天地会探源》（37）。

的所部阵亡将士的英灵^①。同时，道宗还在该祠的后面建了后楼，以讲经说法，授徒弘教。庙里现存的关帝像及庙门上“义高万古”的匾额，相传建祠时就已经有了，并传说这尊关帝像还是道宗亲自从外地带来的。而祀奉关帝的目的，是因关帝曾对张要有恩。据说有一次，张要打了败仗，慌乱中逃进了一座关帝庙。他一进去，蜘蛛就立即在大门上结起了网。清兵追来，看见大门上的蜘蛛网，以为里面没人，就没有进庙搜查，从而让张要逃过了一劫。

至于该祠何时正式改名为“万古庙”，现已无从查考。但庙的前面，现在还立着一块清同治壬申年（1872）镌刻的《缘碑》，虽然该碑字迹漫漶，几乎无法卒读，但仔细辨认，仍可模模糊糊地看出碑上的几行文字：“帝君之庙由来旧矣，庙庭历年久远……”此外，庙内还保存一尊长方形的铸铁香炉，上面有铸文“万古庙，答谢神恩。光绪丁丑年（1877）蒲月沐恩弟子张口敬献”。以上两件文物充分说明，该祠至少在同治初年以前便已更名为“关帝庙”，而自光绪初年起便已有了现在的庙名。这种情况的出现，也许与清代中期官府对异姓结拜活动的严厉查禁有直接的联系。

万古庙每年从正月初一开始，要抬关帝出游。其游神范围原先主要为下官日享公后裔（即龙山房、大佐房、大任房、大参房、大位房）居住的区域，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增加了永祖裔居住的坪寨、莲塘里。游神采用按同一路线，逐日轮流的办法，初一为庵背、尚墩，初二下井，初三湖里，初四四角楼、寨里、坎背、杨庵屋，初五新安楼、石坳头、陈斜、下坑，初六下官坪，初八过去休息，现改坪寨、莲塘里，初九陂头，初十坑里，十一七寨，十二彩霞。据说原来万古庙的关帝游神也像霞山堂一样，每天均有一队接，一队送。后因有的村接神不按时，相互间闹起了意见，所以便

^① 据张南生先生的长女婿报告，万古庙里的阵亡将士灵牌一直保存到20世纪60年代才被毁掉。

改为：当天游完神，当天送回庙，第二天再由下个村派人到庙里去接。其游神方法与霞山堂的游关帝基本相同，即轮到游神的村，一大早就派七八个德高望重的长者与道士和负责抬神的新婚青年一起赶往万古庙，先由道士请神、发文，再将关帝请进神轿，一路鞭炮迎进村。进村后，先将关帝放进临时搭建的竹棚里，村民则不论远近，每家均要具一桌供品（含五牲、春干、糖果、酒、菜及香烛等），在神前虔诚祭拜。然后，再抬着关帝到所属的各个屋场巡游。每到一处，主人都要以鞭炮香烛恭迎，并逐家换香。游完之后，再把关帝送回庙里，由道士为其上座。

（5）上龙庵

上龙庵位于陂龙村境内，它是由陂龙（除坪寨、莲塘里、龙哈潭）、新径（除半径）、地坳、龙磔、分田及与之毗邻的红星农场之五洞、六洞、百蔗、进水、白鹿盆等村联合兴建的一座寺庙。从庙里保存的三方《重修上龙庵缘碑》（附录12）可以看出，该寺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以前便已存在，而建庙的原因是该地位于龙脉的上首，“其位独高，精灵碧翠，为天下□双之福境”，说明其原先也是作为守护龙脉的土地神而设置的，所以直到清乾隆年间，参与该庙活动的信士有居住该地域之内的张、蔡、江、刘、陈、田、林、钟、谢、黄、罗、游、许、童、方、李共16姓之多。其中，人数最多的，自然是张廖姓，但起主导作用的却是蔡姓、钟姓与陈姓。但到了光绪十九年（1893），其管辖的人群便几乎只留下张廖一姓，以至在297名善缘名录中，仅张廖氏就有291名之多。张廖姓之外，只剩下了蔡姓5人，钟姓1人。

上龙庵供奉的神明非常庞杂，有释迦、弥勒、观音、十八罗汉、五谷、土地、花公、花母（当地又称“外公”“外婆”）、注生娘娘、关帝、周仓、关平、南天将军、红面将军、黑面将军。

最有意思的是，为了满足妇女们求子的需要，该庙不仅供祀了专管人间生育的注生娘娘的塑像，而且还在注生娘娘的旁边，安放

了一柄“陶祖”(即男性生殖器陶塑),据说结了婚而长久没有生育的妇女,只要喝一碗洗过陶祖后的清水,便保准能生个胖娃娃。

从正月初一开始,上龙庵所辖的各村也要轮流游神,但出游的只有一尊观音菩萨。

(6) 靖天宮

靖天宮是官陂境内独具个性的一座祭祀场所。它位于吴坑村的乌石垅。虽称它为宮,但长期以来,它既无殿堂,也无雕像,只有一块形如蛇头、中缝裂开的大石。传说对它的信仰始于清康熙年间,这时期,有许多渡台的张廖氏经常会派人回家乡祭祖。有一年,一位祖居吴坑的渡台张廖氏人也回来祭祖并修墓。修墓时,他把从台湾带回作护身用的靖天大帝香袋挂在了旁边一棵从石缝中长出的小树上。谁知墓已修好,他正要取香袋归台时,香袋里竟发出话语,说他(指靖天大帝)喜爱这里山清水秀,打算长留此地。没办法,这位渡台者只好留下香袋,只身回了台湾。这事一传十,十传百,于是,这块安放了靖天大帝香袋的大石便成了吴坑以及大边之厚福、吴坑口三个屋场的福主神。每年的正月初一到初三,三个屋场的村民便要手捧靖天大帝面前的瓦香炉到自己所在的屋场里游神。后因有一年,官陂遭了大旱,数月之内滴雨未下,禾苗尽枯。无奈之下,大家想到了靖天大帝,便一起前去求拜。谁知这一拜,官陂当天就下了一场透雨,旱情立解。由是,靖天大帝由一个小村子的神明一下就变成了全官陂人共同信奉的神明。

谁是靖天大帝?当时,谁也不清楚。只听一个马脚说,其生日是十一月十一,并要求每六年一小庆,十二年一大庆,庆寿时要扎制一个大牌楼。神明的要求,大家当然要听。但按照要求,牌楼上要画神明的像,到底该画谁呢?这让大家犯了难。后经多方打听,村民才知道台湾的靖天大帝原来是三国时的昭烈皇帝刘备。

靖天宮的管理由理事会负责。为保证官陂的每个村和一些较大的屋场都能分到一个理事名额,理事会共设了100名理事。每次举

办庆典的经费均由各村理事向所在村自愿报名做“首顶”的人筹集,并以神前跌筊的方式从“首顶”中产生出头首、二首、三首……乃至十首。由这10个“首顶”代表大家,按顺序向神明进香、礼拜。

除了进香之外,庆典中还要演戏,有时甚至还要请道士打醮。

2. 土地廟

土地廟是以村落为单位兴建的小廟。官陂的土地廟,大多按风水先生测定的方位,建在龙脉最关键的部位,故有的直称其为“龙首廟”(如尚墩)、“龙门廟”(如坪寨)或“龙福亭”(如龙冈),有的则称为“公王廟”(如官北)、“伯公廟”(如湖里、塘背),更多的则称为“土地廟”。也有的会在“伯公”“土地”的称呼之外,再给它一个文雅的廟名,如下官兰秀楼中的“墟头伯公廟”,雅称为“延福宮”;“墟尾伯公廟”,雅称为“永福宮”;彩霞的土地廟,雅称为“永宁宮”;下井的土地廟,雅称为“重兴廟”等。官陂境内的土地廟,多得难以计数,以下几个土地廟则颇具特色。

(1) 永宁宮 (俗称“三山國王廟”)

永宁宮位于彩霞村西头的龙头山上。这是一座面阔三间的土木结构的房屋,里面供奉的是三个号称是异姓兄弟的三山國王。村民中传说,这里的三山國王,原先是三只大鸟,因被猎人追赶而逃到彩霞村。一到这里,它们就变成了三个美貌的男子,并说自己分别姓陈、姓林、姓李,因随陈元光平定蛮僚而落籍官陂,被封为将军,各守一方,故称“三山國王”。但从廟中留下的一方乾隆年间的《重修永宁宮缘碑》(附录13)便可证明,该廟始建于清雍正之前,建廟的原因是该廟所处之地“上列层峦,下临曲涧,位高望远,窃拟鹭岭蓬莱,恍惚遇之”,于是,人们便在这里建了个小廟,以守住这里的好风水。清“雍正甲寅(1734)间新其制,拓其规”,于是才有了现在的规模。有意思的是,文人们对该地风水

地理所做的形象比喻，在村民中却演绎出了一段生动有趣的人文故事。对于该庙的祀奉对象，乾隆碑中只字未提，也许当时根本就没有所指。但经过岁月的磨炼，如今，庙主已名正言顺地成了“三山国王”。据元代刘希孟《明祝庙记》的记载：“考潮州西北百里有独山，越四十里有奇峰曰玉峰。峰之右有乱石激湍，东潮西惠，以石为界。渡水为明山，西接梅州，州以为镇。越二十里有巾山，其地名霖田……当隋时失其甲子，以二月下旬五日，有神三人，出巾山之石穴，自称昆季，受命于天，镇三山，托灵于玉峰之界石，因庙食焉。地旧有古枫树，降神之日，树生莲花，紺碧色，大者盈尺，咸以为异。乡民陈姓者白昼见三人乘马来招己为从，忽不见。未几陈遂化。众尤异之，乃谋于巾山之麓，置祠合祭。前有古枫，后有石穴，水旱疾疫，有祷必应。”可知三山国王原本是粤东潮州、梅州一带的信仰，所谓三山国王者，实际是巾山、明山、独山的镇山之神。也许是因为私贩食盐之故，历史上，官陂与潮州、梅州有较多的经济往来，所以三山国王信仰也随贩盐者传到了彩霞。有趣的是，三山国王一到这里，便与闽西客家人中普遍信奉的陈、林、李三奶夫人与闽南人普遍崇敬的陈元光平蛮僚的事件结合到了一起。三种文化相互交融，成了彩霞三山国王信仰的一大特色。

永宁宫原本是彩霞一个村的信仰，但20世纪80年代，因跨村落的福主庙“金莲庵”被洪水冲塌，神明被移到永宁宫。于是，作为土地庙的“永宁宫”也一跃而成了跨村落的神庙。每逢农历十一月十六，凡原“金莲庵”管辖的彩霞，地坳及红星农场之六洞、太平镇的磔头等村庄，都会派人来参加庙庆。

(2) 下井重兴庙

重兴庙位于下井城的西门口，是一个占地约20平方米的单间土木结构建筑。庙里的主神是陈元光及伯公、娘娘，两边则分别祀奉关帝、赵子龙与玉帝、靖天大帝。其中，关帝、赵子龙从下井城印香而来，玉帝、靖天大帝则分别从永葆亭、吴坑印香而来。该庙

神明多样性的安排，显然与下井居民大多分别来自吴坑、下官、庵背、新坎有关。而以闽南人普遍信奉的陈元光作为该庙主神，显然在提示我们，作为诏安客家人主要聚居区之一的官陂，同样也受到了闽南文化的深刻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在官陂，几乎所有的祠堂里面都不另立土地伯公神位，唯独下井城内的三姓祠（祭颜、李、郭三姓下井开基祖）里却另立了一个伯公神位。据当地人传说，这位伯公是郭义亲自背来的，所以要安放在三姓祠里。看来，在官陂乡民的心目中，神明也有私属。

(3) 官北公王庙

官北公王庙在北坑，据说该庙过去也叫伯公庙，清乾隆年间，因永祖元惚房第十三世祖廖国宝要上京赶考，出发前便到伯公庙去辞行。不料殿试时，乾隆皇帝总能看到有位白发老人跟随在廖国宝的身后，皇帝看了很奇怪，就追问廖国宝。廖国宝不敢隐瞒，只好把临行前到过伯公庙辞行的事禀告了皇帝。乾隆皇帝听了，便脱口而出：“呵，原来你有公王相随。”于是，“伯公”从此便晋升成了“公王”。

与其他地方的土地庙不同，官北的公王庙，天天都有香火。每日的上香进供，由全村村民中挨户轮流承担（每户两天）。每年冬至前夕，庙里还要择日请道士打三天醮。醮期的前两天，全村人都要吃素，第三天在庙前杀猪开斋，接着演两天大戏，以示庆贺。

公王庙里还有一颗“将军公王”的方印，由村中辈分最高的人掌管。每年打醮前夕，掌印者要用该印印制许多符录，散发到每家每户作辟邪用。领到符录后，家长要按规定的数额主动把钱送到庙里，庙里则用这笔钱来打醮、演戏。

公王庙的管理工作过去由大家长负责，现在由理事会负责。理事会由三人组成，掌印者为当然理事，其他两人则由全村村民，每三年一次，在神前跌筊确定。

(4) 龙冈三界爷庙

龙冈三界爷庙位于龙冈村一个叫谷巴墩的小山坡上,说它是庙,实际只有垒在一起的三块小石头。这里是诏安、云霄、平和三县交界之地,据说有来自平和、云霄和官陂凉山崇的三条龙脉在这个小土坡上交会,所以村民便在这里搭了个很小的庙,以祀供“三界老爷”。又据说这里的龙势为蛇形,因蛇头不能抬得太高,故不能搞大型建筑,只能垒几块小石。但人们相信,既要供奉,又要游神,就必须要有庙有菩萨才行。于是大家便在山坳的对面给该神另建了一个行宫,取名为“龙福亭”,亭堂里塑了三尊菩萨木塑像。但久而久之,作为行宫,该庙竟渐渐独立起来,于是“三界爷”便演变成了“三老爷”,并演绎出了三老爷本是三个同母异父的兄弟,两个好武、一个好文的有趣故事。

以往,每年的农历十一月,人们都要请道士在“三界爷”所处的谷巴墩上打一次醮,并演三天戏。后来,据说大家觉得每年打醮,次数过密,所以便用跌筊方式,在经得神明同意之后,改为每三年打两次醮。龙福亭的三老爷则要在正月初三、初四两天外出游神(范围是本村的龙田、科龙等屋场)。游神用跌筊的方式在三个老爷中确定其中一个出门。有意思的是,跌筊的结果,常常是好武的老三中签出游。

3. 土楼的守护神庙

土楼是官陂组织系统中最基层的单位,也是与乡民贴得最近的生活场所,故每个土楼,甚至每个门洞都会有个守护神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护卫者。

官陂土楼中的守护神常常与三国志中的人物,如关帝、张飞、赵子龙有关。如光亮的下井城,城内有三个门,过去在三个门的门楼上各安置了一个守护神。其中,西门为赵子龙,东门为关帝,南门则是张飞,统称为“三元帅”。相传有一年,天刚蒙蒙亮,下井城里的一位老人因上城楼去取东西,不经意时,竟被张飞的形象吓

死了。于是,大家就把张飞撤下了香案,“三元帅”由此变成了“二元帅”。而在相传为天地会秘密据点之一的浮山城,城里也有两座守护神庙,一个叫关帝庙,一个叫望仙楼。关帝庙供奉的是关帝、周仓与关平。而望仙楼除供奉关帝之外,还奉了一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神明,当地有的人说,他就是天地会的神明标志。除此之外,在新荣城的城里建有一座关帝庙,在新坎的塘下楼的楼门外也建有一座关帝庙,同时还有一个与万古庙相类似的传说,即关帝曾是楼主人的救命恩人。

土楼守护神的祀奉方式与土地庙基本相似,即只要择日献供,而不要打醮、演戏。

四 讨论

1. 关于张廖氏的源流世次

(1) 张廖氏复姓宗族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关于该宗族形成的原因与过程,目前所依据的主要是官陂《张廖氏族谱》上的记载。但研究得知,官陂《张廖氏族谱》形成的最早年代为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在此之前“未有修谱者”,这时距离传说中的张元仔入赘廖家,已经过了402年,传了18代,而距离传说中的张氏漳州开基始祖张虎、云霄始祖元甫公更有千余年之遥。且据当地长者报告,由于明代初年民间立墓碑,官府要课以很重的碑税,所以张廖氏六世以前的祖墓(五世祖道文除外)一概采用不封不树的墓葬形式,外表看不出任何标志。为了证实这一说法,笔者在当地长者的引领下,特意考察了位于坪寨的张廖氏第二代祖妣章氏七娘的坟墓。的确,展现在笔者面前的,只是个稍稍凸起的土坡,如果不是有人指点及地上留有插过香的痕迹,谁也不会知道这是座古墓。又据民国《诏安县志》“选举志”记载,整个明代,官陂张廖氏只在明崇祯

年间出过一个贡生，可见文人很少（尽管族谱中说友来公的4个儿子都是太学生，但那只是一个传说，并无真凭实据）。既然如此，那么在402年之后，第十四世祖朝玉及第十五世祖文驹又是如何知道始祖的历史及各代祖先的名讳与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世次关系的？看来，唯一的办法只有传说加创造。也许正是因此，我们现在能很容易地看出族谱中出现的许多纰漏。比如，乾隆朝十四世祖朝玉在叙述其先世渊源时，自称“自伯纪公讳虎。始公之先，本河南祥符人氏，唐仪凤间从陈元光经略全闽，封威武协应上将军，镇守漳州，因家于漳”，“数传至明山公……有五代孙宋隆庆时回河南省祖，遂往河南不回。（又）传五世至明甫公，兄弟同登进士，共仕于朝。因宋帝避元于闽，元甫公遂挈其妻子来漳州寻祖……故至西林而卜宅焉”。在这段记述中，且不说整个唐朝根本就没有“威武协应上将军”这个职衔，^①且两宋之际，北方正经历外族入侵，战乱频频，从而使得大批北人渡江南迁。之后便是长达百年的宋金南北军事对峙。其间，南方相对安定，而北方则纷争不断。这时，明山公的五世孙竟会逆大潮而行，弃安就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再看朝玉列出的张氏漳州一至六世与云霄一至六世的世次关系（附录1），从中可以很容易发现，前者的四至七世与后者的二至五世，不仅名讳相同，其所传后嗣的数量也一样（除前者的第七世稍增加了几名后嗣之外），显然是相互复制的结果。又官陂廖氏的祖源，乾隆时所修的《（上祀堂）族谱》^②尚且阙如，但到了1959年的《张廖氏族谱》，便变成其先祖为汉昭烈第27代孙廖圭公“于宋时随军驻扎上杭，分传八枝，廖义公移往二都，而官陂是其一脉”。而到1979年的《廖氏大宗谱》则进一步演绎成“（廖圭公）随宋（宋为唐之误——笔者）朝陈元光将军开辟

① 黄本骥：《历代职官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30、264页。

② 所指为《官陂张廖氏（上祀堂）族谱》同治九年（1870）玉田楼抄本。

漳州，驻扎上杭”，显然这也是相互传抄，并稍加编撰的结果。可见张廖氏的先世历史并不完全可信。而对于张廖氏官陂始祖及第二、三世祖的来历，各房所撰的房谱也是说法不一。如对张元仔来自何方，当地就有两种说法，一说来自云霄的下河，那是客家话的流行区域；一说来自云霄的西林，那是闽南语的流行区域。也许因选择西林更有利于他们的生存，所以从十四世朝玉修房谱开始，便认同“西林”为张氏祖地。再如元仔公为何而来，当地也起码有四种说法：《（上祀堂）族谱》说是“（元仔公）游学……而至官陂”；而永祖房《官陂清河世系录》说“元仔公（是）因逃军，自西林和尚塘”；1989年由官陂三胞委根据台湾廖氏族谱资料所编印的《官陂张廖氏渊源》则称是“元顺帝时，白莲教倡乱……（元仔公）避居到官陂”；最后一种是民间传说“张元仔原在朝廷做官，犯了满门抄斩之罪，才逃到官陂来”^①。又如对四个房的认识，《（上祀堂）族谱》认为是“友来公深感势单力薄……乃承（祖妣之）命娶吕、柳、江、章氏，各生一男，共有四子，超群出类。”^②而永祖元丰房房谱则说是“友来公先娶江氏为德配，三年无出，后娶柳、江二氏，膝下犹虚……三年制满，再娶章氏，连生四子，四位祖妣各抱一子，江抱永安，柳抱永宁，吕抱永传，章留永祖”^③。再如对明嘉靖年间的分户，乾隆朝玉房记载为“公之派下开班名廖文兴，其弟三人仍当廖日新”，而永祖房的《官陂清河世系录》则记载为“永宁、永传、永安开为廖文兴户，永祖为廖日新户”。也正因为《（上祀堂）族谱》出现了“其弟三人”的称呼，当地长老张南山先生才提出“从洪武乙卯的前一年元仔入赘廖家到明嘉靖开户，前后近200年，才传

① 这是当地49岁的饭店女老板张彩定告诉笔者的，而女老板又是听她已故的爷爷说的。

② 《官陂张廖氏（上祀堂）族谱》“二世友来公传”。

③ 廖丑：《西螺七崁与台湾开拓史》，1998年内部印刷，第447页。

了三代，殊不合理。故元仔公入赘廖家应是宣德乙卯的前一年才对。”这些分歧的出现，说明早在清乾隆年间首次修谱时，张廖氏人对于自己早期历史的记忆便已基本淡忘，剩下的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传说。

至于“生廖死张”的由来，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证据是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由十四世祖朝玉编纂的《官陂张廖氏（上祀堂）族谱》中的“正祖张元仔公传”。文中以元仔公遗嘱的方式，嘱咐后嗣“生当姓廖，代父报德，死当姓张，以存子姓，生歿不忘张廖两姓”。然而，从最近发现的明永历七年（1654）《长林寺记》及清康熙丙申年（1716）《高隐寺石碑记》（附录6、附录7）上的记载，则可证明清代初年以前，这种观念其实并不存在，因为按照1979年台湾《廖氏大宗谱》所载的世系，同是日享公的后裔，大佐房九世祖子可，在《长林寺记》等一系列碑记中，都署名为张子可，十四世志高在《高隐寺石碑记》中也署名为张志高，而同一大房的十世祖立庵、十二世祖清河及永祖元偲房的十二世祖震元则在《高隐寺石碑记》中分别署名为廖讳兴、廖清河、廖震元，一直到1959年编撰的《张廖氏族谱》，族人才将廖兴原来的姓名改为“字”，即“立庵，讳朗，字廖兴”。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万氏集团”18个结拜兄弟之一、龙山房十一世祖福祯（参加武装暴动后，在打下黄冈返回官陂的路上被民团杀害）和大佐房锡垣次子、十一世祖钦华。据张君燕先生报告，福祯原来的姓名叫“廖猛”，后来才在族谱中改为“张”姓。而钦华，据说原来的姓名叫廖晖，后来，族谱中才将“廖”姓改换成“张”姓，并将其原来的姓名改换成“字”。

更有力的证据是张廖氏五世祖道文公分别拥有的两座坟墓上的墓碑文字，前一座是位于官陂墟上的蟹形墓，而后一座则是位于大埔薯园的封堆墓。关于这两个墓的关系，当地传说，道文公年迈之时，想给后代留下一处好风水，于是，便派专人从赣州兴国县三僚

村请来了著名的风水大师廖弼。廖弼来到官陂后，站在高处一望，知道这里隐藏着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即藏着一处凤形墓）。但凤凰到底落在何处？廖弼一连找了三年，直到道文公去世时，他也未能找到。无奈之下，只好在官陂墟的旁边给道文公另找了个蟹形墓地。当墓穴已经建好，正准备给道文公落葬时，天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把在场的人一个个淋得像落汤鸡，工程只好暂时停了下来。一会儿，雨停了，前来送饭的人一身干净地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了大家的面前。廖弼看了，觉得很奇怪，便问送饭人：“刚才下了这么大的雨，你怎么身上一点没淋湿？”送饭的人回答：“下大雨时，我们正走到前面那个小山冈的几棵小松树底下。说来也怪，刚才，其他的地方，雨都下得很猛，唯独我们所站的那块地方，却一点雨也没下着。”廖弼听了，心里一亮，赶忙叫送饭的人带他再去寻找那块地方。到了那里，廖弼一看，感慨地说：“我苦苦寻觅了几年的凤凰地，原来就落在这里。”由是，道文公子孙当即决定，就在这里给道文公另建一座万世流芳的凤形墓。从上述传说故事来看，蟹形墓与凤形墓，虽然落成次序有先有后，但建筑年代应该是一致的。可从墓碑文字来看，前一座墓，墓铭为“春翁廖公墓道 辛巳年仲春立”；而后一座墓，墓铭则为“岁次辛丑 种德张公四十显 守静江氏五娘 之坟 □□二房立”。从墓铭可以判断出，前一座墓，应是道文公正德十六年（1521）去世时的原坟墓，所以墓碑上的文字很简单，只有姓名和入葬时间。而后一座是嘉靖二十年（1541）其妻子亡故以后，将道文公遗骸迁来与妻子合葬时的合坟墓，故墓碑上既有宗族排序，还有私谥，而在官陂，给亡者立谥号，是清代乾隆年间张廖氏组建了宗族，并建起了总祠以后才兴起的做法，更何况墓碑上的“墓道”已改称为“坟”。而“坟”的应用，据笔者多年从事考古工作的经验，乃清代中期以后才在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兴起的一种雅称。由此说明，这后一座墓，在其合葬之后，还在清代中晚期乃至民国初年曾经改葬

过。由前一个墓的墓碑文字，可以说明原来的道文公实际是“生也姓廖，死也姓廖”，只有后一座经过改葬后的墓，才说明道文公已变为“在生姓廖，死后姓张”。

能与之相印证的还有明代崇祯年间的贡生张廷辉。在民国《诏安县志》“选举志”中，他被记载为“张廷辉，明崇祯年间贡生，二都人”。在他死了以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重修龙光庵碑记》依然记载为“太学生张廷辉公助银五元”^①。这说明，明代的张廷辉，在生姓张，死后依然姓张。以上事例足可证明，明代以前，在现有的张廖氏家族祖先中，至少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种姓，一种为“在生姓廖，死也姓廖”，如廖道文、廖兴、廖霸、廖晖、廖清河、廖震元；而另一种为“在生姓张，死也姓张”，如张子可，张廷辉、张志高等。只是到清雍正年间以后，情况才突然发生变化，民国《诏安县志》“选举志”中，凡清代雍正以后的张廖氏科举中式者，无一例外的全部改成了廖姓，而在清雍正癸丑年（1733）的龙光庵《佛光普照碑》（附录8）中，凡张廖氏的善缘人，又无一例外地全部变成了张姓。更有意思的是，在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重修龙光庵碑记》（附录9）中，作为修庙倡导者的廖廷哲，在描述其倡导修庙经过时，直书其为“太学廖廷哲”，而在捐款名单中，则转载为“太学生张廷哲助银六元”。为什么同一个人、同一块碑，前者要姓廖，而后者要改姓张？经请教当地人士才知道，原来在他倡导修庙时，用“廖”姓，表明他是在阳人，以对应张廖氏“生当姓廖”。而捐款是为祖先积德，功劳要归到祖先的名下，所以要改为“张”姓，以对应“死当姓张，以存子姓”。由此说明，张廖氏“生廖死张”的统一概念，实际是晚至清代雍正年间以后才形成的。至于张廖氏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

^① 在官陂各庙的“善缘碑”中，凡名字后面加“公”均表明该人已逝世，其缘款为其后裔代捐。

出现如此大的变化？目前尚不得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所说的都只是知识界中的一种说法，并见诸一些文字记录。而民间则传说，张元仔入赘廖家之后，并未要求后代要“生廖死张”，而是要求“男张女廖”^①。多年从事道场法事的香花和尚高勇也证实，在他们现在做法事上表的时候，出嫁了的张廖氏，表文中都要写上“□门廖氏”，而不写“□门张氏”^②。

其实，随机改姓，从过去到现在，不仅在官陂的张廖氏中，而且在官陂的其他姓氏中，也普遍存在。如下官村的陂头，与张廖氏杂居在一起的，有100多位姓钟的畲族人，他们为了寻求张廖氏的庇护，很早就改换成了张廖姓，并共同参加张廖氏族人的祭祖和扫墓活动。20世纪80年代，为了能享受到计划生育中多生一个小孩的政策优惠，他们才拿出保留下的依据，要求恢复为畲族钟姓。但即使如此，在他们的印章中，仍然一头刻“钟”姓，一头刻“张”姓，对外依然自称“张廖”，并直到现在还一如既往地参加同一个屋场张廖氏的所有宗族活动。在陂龙的梅子岭则有几户陈姓人，据说过去都姓蔡，后因其祖先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一天夜里，梦中突然得到九仙公的开导，说要出家当和尚才能转运，于是，该祖便毅然离家到九仙岩做和尚去了。留下几个儿子，为了便于科考，便将其户籍寄放到了姓陈的人家里。自此，子子孙孙都“在生以陈为姓”，但死后，灵牌上则要改写成“蔡□□”。在永祖房《官陂清河世系录》抄件中，笔者还在九世祖信台公立蒸尝的传记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乾隆甲戌（1754）钟与突起兽行，率钟英打死钟提，牵连堂兄弟十数人，蒸尝尽废。”查永祖房房谱，从头至尾，未见有序谱“钟”字，这些人是否也像大佐房的廖兴

^① 这也是当地49岁的饭店女老板张彩定告诉笔者的。

^② （清）乾隆《重修上龙庵缘碑》中有“蔡门张氏男节”“蔡门张氏男玩”“刘门张氏”的捐款记录，说明“男张女廖”的做法，至少在乾隆之前也不曾存在，详见附录12。

一样,是一些将姓名改换成“字”“号”的钟姓改姓人?令笔者觉得有些可疑。

与官陂一样,改姓的现象在诏安的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号称陈元光六部将之一的马姓,据说南宋末年,因族人运粮支持小朝廷,全部遇害。仅留下一名小孩,因到姑夫家做客,逃过了这一劫,后被姑夫养大,改姓为李,从此之后,世世代代“在生姓李”,而死则要在灵牌的背后注上一个“马”,以示永不忘祖。而在民国《诏安县志》的“选举志”中,改名的记载就更多,如:“周旋,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举人,本姓朱”;“汾倬文,康熙四十年壬午举人,本姓陈”;“吴天培,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举人,榜姓林”;“吴宗宣,雍正四年丙午举人,榜姓沈”;“许开士,乾隆元年恩科举人,榜姓林”;“明贡生柳大叶,本姓李,正德七年由广东饶平县岁选漳平教谕”;“汪芷,本姓孙,康熙五十岁贡,任同安训导”;“王色佐,榜姓朱,雍正元年拔贡”;“吴琏,本姓黄,康熙五年武科举人”。

不管这些人改姓有什么理由,但起码一点,它说明改姓已成为官陂,乃至整个诏安地区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而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显然又与该地区较恶劣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前所述,官陂乃至整个诏安位于闽、粤两省的接合部,这里“山泽多而膏沃少,五谷所登,不足自给”^①,为了糊口,农耕之余,人们只能以打担、贩运度日。而由于当地自然资源严重短缺,除了食盐,几乎无物可贩。而贩卖私盐的风险很大,其间,不仅道路崎岖难走,途中时常会遭遇土匪的劫掠。更有甚者,官府也经常派官兵沿路拦截,这些人以查私为名“暴虐过甚,居其室而掠其野,少不遂,鞭挞滥施,至经过之处,任意摧残,民若畏避,即拆房屋,毁器具,靡所不至”,“更有地方民牧,抚绥无法,而脍削

① 陈祖荫:民国《诏安县志》卷2《地理志》。

横加,差徭繁重而敲诈不已,民不安生,遂铤而走险”^①。故以暴力反抗官府的事件在官陂乃至整个诏安时有发生。清顺治年间,由张要领导的二都九甲的乡民武装暴动就是其中的一例,而平日间,乡民因忍无可忍而动手打死盐差、粮差、税警,乃至私通倭寇的事件也屡有发生。仅据这次调查搜集到的各房房谱的记载,在张廖氏中,明清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至少有过三次,其中两次发生在明代初年,时“官陂有廖氏为恶为大逆者,国法欲捕若人而诛之。若人业已脱逃,累及通族”(族中传说,这次的“为恶为大逆”就是打死了“官差”);又张廖氏云霄五世祖“临寿公之第四子强大、五子强二,(也)因通倭倡乱,充军广东潮州”^②。一次发生在康熙癸卯年(1663),有“坪寨(永祖房)叔侄抗饷毆死粮差涂才,(天与公)蒸尝尽废”^③。而进入民国之后,打死官差的事件又至少发生过两次,一次在下官墟新墟场开市后不久,因税警前来抓逃税商户,激起民愤,当场有人将税警活活打死;另一次发生在某年的万古庙游神之时,因官府派警察前来阻止游神,乡民激愤,动手将一名前来阻拦的警察当场打死。这两次事件,后来都因得到张姓士绅、时任诏安县县长张贞的庇护,才使肇事者幸免于难。

在这样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下生活,以姓氏为契机,以忠义为信条组建起来的强大宗族对于保障乡民的生存权利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在其羽翼的庇护之下,不管其血缘关系的亲疏如何,相互之间都可以结成强大的社会联盟,以对抗来自自然与社会的各种危害。同时,也可在不重血缘的理念驱使下,用随机变换姓氏的方式来不断寻找社会力量的保护,以躲避法律的约束,逃脱官府的追剿。这

① 陈锦:《浙福总督陈锦议剿抚机宜揭帖》,《明清史料》丁篇第1本,转引自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第308页。

② 《官陂张廖氏(上祀堂)族谱》“云霄始祖世系”。

③ 云林县张廖氏宗亲会编印《廖氏大宗谱》“各派世系说明”,1979。

也许是官陂，乃至诏安改姓频频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在笔者对张廖氏这个复姓宗族为什么会在清代初年正式形成，并迅速变得非常强大而疑惑不解时，笔者又在永祖房官北村抄本《官陂清河世系录》中找到一条新的资料。抄者在世系最后一页的空白处记录下了“张廖族各房的旗号”，全文如下。

北坑	白旗镶红唇	日新
龙山	白旗镶白唇	
二房公	白旗与日新同	镶红唇
老六	黑旗镶红唇	
上官	白旗镶绿唇	

从上述记录中，我们看到，同为张廖氏，但族中却分出了黑、白两色旗，且旗上又有不同的镶边。而不同颜色的旗帜，在诏安地区，是不同姓氏的标志。证见新编《诏安县志》“大事记”：“咸丰三年（1853）邑内红白旗械斗激烈，旷日持久，城厢内外以至农村的道路都不能畅通。”上述资料的取得也许能为我们解开张廖氏宗族形成之谜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2）官陂张廖氏，尽管无论从语言还是生活习俗分析，都是典型的客家人，但在他们对祖先历史的追述中，无论就张氏始祖，还是廖氏始祖，都千方百计地想要与开漳圣王陈元光挂上钩，自称是其部将留下的后裔，甚至在下官的“重兴庙”里，还将陈元光作为主神，奉祀在庙堂的正中（尽管这在官陂并不普遍）。而陈元光是漳、泉“闽南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尊神明，在族群识别中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是闽南地区两种文化长期互融的结果，同时也反映出，弱势群体在强势群体的层层包围之中，其所代表的文化也会对强势文化表现出更多的宽容与依赖，这也许是“福佬客”现象会在闽南地区形成气候的重要原因之一。

2. 七嵌（坎）祖训

《七嵌（坎）祖训》是张廖氏宗族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祖训共分七条：第一条为“生廖死张曰张廖”，主要追述张廖氏的历史由来；第二条为“不食牛犬，知恩无类”，讲牛、犬为祖先的救命恩人，故子子孙孙不得食用牛、犬；第三条为“得正祀位犹胜篮轿八抬”，讲张廖氏建祠祭祀张、廖始祖妣的经过；第四条为“嗣续为女，继绝为先”，讲张廖氏中“无男而以女承嗣者，招婿生男，生廖死张固然也。如独生子，则生身之父无归宿，待子生孙，须先继祖父，为当务之急”；第五条为“制无苟，恐生戾气”，是说守制中有孕，恐生戾气之儿，故要重视“胎教”，守制前有孕，则要用一条与棺柩同长的布条束腰，以资区别；第六条是“堂教修谱，敦亲睦族”，强调祠堂不仅要祭祀，还要对子孙进行宗族道德教育；第七条为“迁籍修谱，天下一家”，该条主要解释张廖氏外迁者“姓张姓廖，听其自便”，但要通过修谱联络情感，不忘根本。第三、第七两嵌还以元仔公去世后，西林张氏宗祠慷慨相赠的名义，赠予张廖氏祖祠祠名“崇远堂”及前二十代“宗友永元道，日大继子心，为朝廷国士，良名万世钦”及后三十代“信能攻先德，作述照古今，本基源流远，诒谋正清深，克治祖家法，其庆式玉金”共50个字的序谱（附录14）。

该祖训最早见于1959年由台湾张廖简宗亲会编纂的《张廖氏族谱》中，祖训开宗明义，称其“为祖先遗留”，但并未明示为哪代祖先遗留，只在文尾标识为“十二世朝绅修谱重述，十三世廷球辑集，十二世朝彩校订”。直到1998年由廖丑先生所著的《西螺七嵌与台湾开拓史》才具体诠释为“明永历十五年（1661）五世祖道文、道行祖祠周围兴建溪口大楼时^①其大门外设七坎（即七

^① 《官陂张廖氏（上祀堂）族谱》记载上祀堂祖祠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远晚于建楼年代。

个台阶),用意是要子孙时时刻刻铭记祖先留下的七条遗训,故又称‘七嵌箴规’。”

检点《张廖氏族谱》,朝绅、朝彩、廷球^①都是张廖五世祖道文公同胞兄弟道行系下的子孙,按理说,这么重要的宗族文件至少应该收录进以道文公为祠主的《(上祀堂)族谱》中,但奇怪的是,无论是同治九年(1870)的玉田楼抄本,还是道光前后的张浚川古抄本都没有收录进这份文件,甚至连“祖训”的片言只语在族谱中也从未流露过。更令人不解的是,第五嵌中出现了“胎教”这一现代才有的概念。而第三嵌则有“友来公转奉(元仔公)神位,连篮携往云霄西林和尚塘张姓祖祠,将过去情事奉告张族,张族嘉勉备至,大书‘清河衍派,汝水长流’,并序谱50字,赠堂号‘崇远’……乃将所居,改为祖祠,而为父立祠焉……廖永安公四昆弟,为地方粮长,并将堂号改为‘继述’,由是,凡奉神主不用斗而用篮……”等语。且不说在友来公所处的年代,官陂张廖氏根本没有建立祠堂。目前所知,张廖氏最早建立的宗祠是永祖房五世祖世重所建的“金霸祖祠”,主祀二世祖友来。而奉祀张元仔的祠堂“陞成堂”直到清乾隆十四年(1749)才建立。七嵌中所说的“崇远堂”“继述堂”实际都是台湾张廖氏所建的祠堂堂名,其中,堂名“继述堂”使用在先(该祠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三年,即1788年或道光十八年,即1838年,后被洪水冲塌),而“崇远堂”使用在后(其祠建成于民国17年,即1928年)。而七嵌中记录的50个字的序谱也是1959年台中张廖简氏在编纂《张廖氏族谱》时才统一使用的序谱。在此之前,张浚川的《(上祀堂)族谱》古抄本上抄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上祀堂)族谱序》里只有“祖有永元道,日大继子心,士廷文世时,上明国家兴”等20个字的序谱,无论字数与内容都与之有不小的差别。且

^① 朝绅为道行日旺房裔孙,廷球为道文大位房裔孙。

这20个序辈也只有道文公系下的后裔部分采用,而在道文公派系之外,永祖房用的是“再友永元道天理振仕而可时世大有”,元聪房用的是“祖友永元道日良寿则吾宦永世朝恩”,道行日旺公房用的是“祖有永元道日大继子上国朝廷时士天正心大学本宜先”。正因为如此之故,在张廖氏中,同一个序字,在不同房里,所表达的辈分大不相同,如“朝”字,在大佐、大任、大位派的多数房中,代表的是第十二世,而在元聪房及大佐因垣上谷房中,代表的是第十四世。“廷”字,在日享派系(含大佐、大任、大位房),原先代表的是第十二世,后来代表的是第十三世,而永祖房代表的是第十四世。“国”字,在日享大佐、大任、大位房中,原先代表第十八世,后改第十四世,而永祖房代表的是第十三世,日旺房代表的是第十一世。“士”字,在大佐、大任、大位房中,原先代表的是第十一世,后改第十四世,而元仲房则代表第十三世,日旺房代表第十五世。“时”字,在永祖房中,代表的是第十二世,而大佐、大任、大位房代表的是第十四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以上说明这50个字的序谱根本不可能是张元仔去世时,由云霄西林和尚塘张姓祖祠统一赠予的。同时,张廖氏各房所用“序谱”紊乱现象的出现也进一步说明张廖氏宗族组织的不成熟,从而使“序谱”在族中起不到“明世次、定尊卑”,稳定宗族秩序的作用。

至于“七嵌(坎)”的由来,据1959年台湾《张廖氏族谱》所刊张廖氏第十七世祖廖名经《七嵌(坎)之由来》的记载:“乾隆五十三年岁次戊申,族内有廖昌盛、廖盛周、廖天体、廖裕贤、廖世歇、廖拔琦、廖贞义等七人发起,共同捐资在下涌建立祠堂(现在西螺镇福田里新厝崇远堂之前身)奉祀先祖,订立春秋二祭……当时为盛大举办轮流迎神祭祖大典,以人丁并经济情况为基础,划分为七角落,或一村里为一角落,或有数部落合并为一角落,共分成六角落半(作为七角落),故称为‘七嵌(坎)’。”所

以，七崁（坎）乃台湾张廖氏所居区域的地域单位，与“溪口大楼大门前的台阶”并无关系。

综上所述，《七崁（坎）祖训》应是迁台张廖氏在七崁地区“乡规民约”基础上形成的宗族条规，其正式成文当不会早于1928年，即“崇远堂”建成的时间。

当然，“祖训”不成书于官陂，并不意味着“祖训”中的基本内容及其反映的一些民间风俗与官陂张廖氏无关，如“祖训”中提到的“凡张廖子孙作祖官陂，生则姓廖，死则书张，以报廖公之德”，“若移居外省，姓张姓廖，听其自便”，这些词语其实早在清乾隆年间由十四世祖朝玉撰写的《正祖张元仔公传》^①中就已经出现过。至于“祖训”中反映的许多地方习俗更是大部分由渡台同胞从家乡带到台湾去的，其间，笔者注意到“祖训”的第二崁有“不食牛犬，知恩无类”，第三崁有“（张廖太祖妣既故）时友来公既渐老，得正祀位之嘱未实行……乃率同永安公奉父、祖神位往廖姓祖祠进主立祠……廖族以篮盛神主，暂挂廊上善意奉还也。友来公转奉神主，连篮携往云霄西林和尚塘张姓祖祠。”等内容。而“不食牛犬”和“以篮盛神主”两种风俗以往在农耕与狩猎经济并行的畲、瑶族中十分流行，且“牛犬对主有恩”的传说不仅在畲、瑶族聚居区广泛传诵，而且在与畲、瑶族有过接触的闽赣地区的闾山教道士和官陂当地的香花和尚中也有流传，说明这种风俗与原始居民的生活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更有意思的是，云霄张氏祖祠在接待了该神主，并决定将其送回张廖氏时，竟不再用篮，而改用汉民族通行的“八抬大轿，鼓乐送回官陂”，这种习俗的改变，似乎隐藏着一个原始民族逐渐汉化的影子。这种文化现象之所以会在官陂张廖氏中出现，其实并不让人觉得奇怪。如前所述，官陂原本是畲族钟姓人集中居住的地方，自元末明初开始，随着域外

^① 《官陂张廖氏（上祀堂）族谱》“正祖张元仔公传”。

汉人的不断迁入，畲汉杂居的局面逐渐形成。经过族群间长时期的互动，使得两种族群文化的界线变得愈来愈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现象不断涌现。这便是官陂民俗文化中具有较多原始文化因素的重要原因。

3. 关帝与观音崇拜

关帝与观音崇拜是官陂镇内普遍性的民间崇拜，敬仰他们的庙宇几乎遍及官陂的每个角落。为什么官陂张廖氏对关帝、观音的崇拜具有如此大的热诚？

诚如万古庙匾额“义高万古”和新荣城关帝庙对联“威镇华夏，义勇三江四海；才兼文武，英雄千古一人”，“青灯观青史，着眼春秋二字；赤面表赤心，满腔存汉鼎三分”所表达的那样，官陂张廖氏对关帝的崇拜主要着眼于“忠义”二字，而对观音的崇拜则主要着眼于“释困解危”四个字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这与官陂张廖氏的生活环境具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官陂境内自然条件很差，生存竞争很激烈。在这种自然与社会条件下生活，单靠个人的努力远远不够，必须要有社会力量的支持。而在张廖氏宗族社会没有形成之前，乡民们唯一能依靠的只有经过异姓结拜而建立起的跨姓氏、跨地域的社会团体。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明代后期开始，异姓结拜在整个漳南地区十分盛行，以张要为首的异姓结拜的产物“万氏集团”的形成就是其中的一例。

实践证明，凡属一种社会群体的建立，都必须寻找到一个具有长效机制的黏合剂，否则群体就难以形成，或者即使形成，也难以持久。而明代小说《三国演义》中以“桃园三结义”为故事背景塑造出来的关羽形象及《西游记》中以“扶危济困”为主要内容塑造出来的观音形象，为平民百姓提供了学习的楷模，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忠义、解危等封建社会道德也成了维系社会组织内部秩序，团结广大民众，并实现其理想追求的精神法宝。

据研究,自明末清初以来便广泛活跃于诏安、云霄、平和等漳南地区的异姓兄弟结拜,到后来蔓延到全国各地的天地会秘密社会组织无不把关帝、观音置于精神崇拜的最高位置上,认为“自古称忠义兼全,未有过于关圣帝君也”^①,以至于天地会还把“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等内容都写入了自己的结盟誓词中,自称“本原异姓缔结,同洪生不共父,义胜同胞共乳,似管、鲍之忠,刘、关、张之义”^②,并把对关帝、观音的奉祀列入该组织神明崇信之首^③。

自清代初年开始,为防止民众的反抗,清廷对民间结社采取了一概禁止的政策。顺治初年,即规定“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顺治十八年(1661)又下令“凡歃血结拜弟兄者,着即正法”;康熙十年(1671)清刑律将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视同谋叛未遂行为加重惩治,明文规定:“歃血结拜弟兄者,不分人之多寡,照谋叛未遂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止结拜弟兄,无歃血焚表等事者,为首杖一百,徒三年,为从杖八十。”^④尤其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天地会首领李少敏(李少冈)与蔡鸟强在漳浦、诏安毗邻地区发展组织、策划暴动,被清政府发觉杀害”^⑤之后,官府进一步加紧了对官陂一带的严密监视,异姓结拜活动在这一带逐渐消失,而作为民众信仰的关帝、观音崇拜则依然顽固地保留下来,并赋予了其更多驱邪

保平安的内容。这也许正是关帝、观音崇拜能在这一地区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补记:

为本调查提供资料的有:

- 张南山,男,73岁,官陂镇下官村卫生所医师。
 张君燕,男,76岁,诏安县离休干部。
 张东振,男,69岁,原下官村党支部书记,大佐房家长。
 张学雄,男,35岁,光亮村党支部书记。
 张赛武,男,78岁,诏安供销社退休干部。
 张茂顺,男,78岁,原陂龙村党支部书记,老游击队员。
 张自土,男,92岁,光亮村村民。
 张金喝,男,66岁,原光亮村党支部书记。
 张深文,男,78岁,原大边村管委会主任。
 张钦好,男,60岁,庵边村村民。
 张何哇,男,69岁,大边龙光庵住庙。
 张福均,男,86岁,上官墟杂货店老板。
 张彩定,女,49岁,下官墟饭店老板。
 张铁细,男,63岁,光亮村杂货店老板,张廖宗亲会干事。
 张高永,男,54岁,龙光庵主持,香花和尚。
 张春追,男,48岁,坪寨村人,小学教师。
 张思恭,男,54岁,坪寨村村民。
 张彩乾,男,80岁,原陂龙村出纳。
 张文川,男,60岁,新坎村村民,张子可后裔。
 张荣耀,男,64岁,新坎村村民,张子可后裔。
 张焕洋,男,77岁,北坑村村民。
 张信忠,男,54岁,北坑村党支部书记。
 张荣养,男,83岁,原下官村村长,曾当过杂货店老板。
 张炳维,男,77岁,诏安县委退休干部。
 张贤道,男,83岁,光亮村下井城村民。
 张金鉴,男,62岁,光亮村下井城村民。
 张传鉴,男,58岁,光亮村下井城村民。
 张其轱,男,83岁,诏安县离休干部。
 张金邦,男,60岁,陂龙村党支部书记。

①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天地会》资料丛刊第六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第304页。
 ②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天地会》资料丛刊第一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第161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嘉庆十一年(1806)清政府在江西起获的刘梅占存天地会红布花帖抄件,转引自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附图”。
 ④ 雍正《大清会典》,卷194《奸徒结盟》。
 ⑤ 诏安县县志编辑委员会:《诏安县志》“大事志”,方志出版社,1999,第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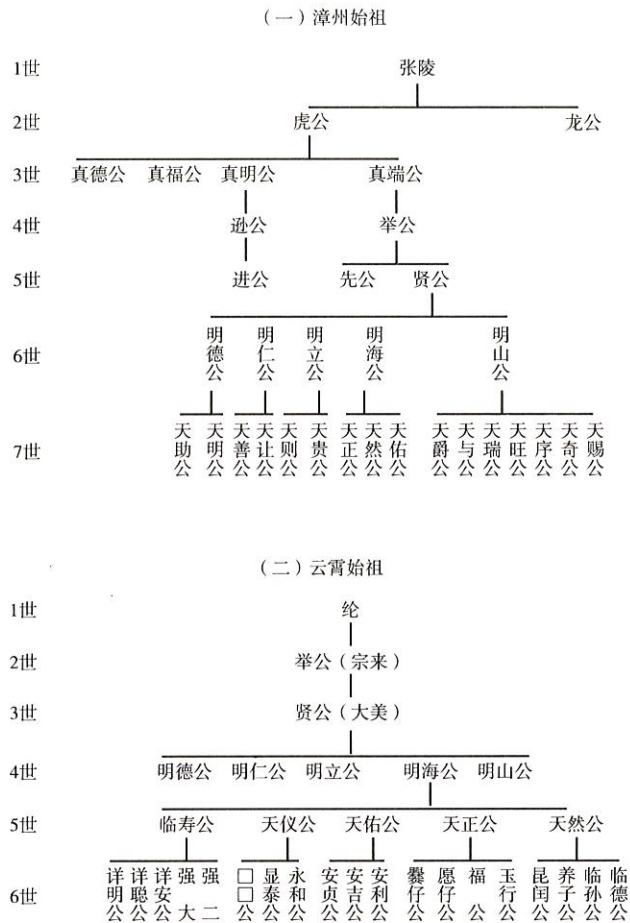
- 张传楚, 男, 75岁, 大边村村民。
 张鲁洪, 男, 62岁, 下官村村民。
 张海水, 男, 71岁, 原下官中学教师。
 张文福, 男, 43岁, 汽车驾驶员, 个体户。
 张深德, 男, 72岁, 彩霞永宁宫(三山国王庙)管事。
 张木见, 男, 54岁, 彩霞村村干部。
 张阿桥, 男, 60岁, 上龙庵主持, 香花和尚。
 张银子, 男, 48岁, 香花和尚, 下官村村民。
 张国华, 男, 68岁, 陂龙村下宅村民。

本调查得到诏安县文化局原副局长李应梭、诏安县客委会主任张金静、下官村医师张南山、离休干部张君燕等先生的大力协助, 谨致谢忱。

在本文初稿完成之后, 笔者又在诏安县档案馆看到了一份署名“十二代朝绅次缙著述、十二代朝彩次素校订、十三代廷球绍殷辑集”的《张廖奕世族谱》手抄本。朝绅、朝彩分别为溪口下祀堂日旺派十一世祖国程的长子与第六子, 其生卒年月, 谱中失载。但该谱记载了其三弟朝经生于清康熙丁未年(1667), 歿于乾隆丙辰年(1736)。谱中“张元仔传”既有“自张元仔官陂开基到雍正二年甲辰(1724), 相传一十六世, 建祠三十余座, 人才钱粮过万”的记述, 又有十七世祖文华生于道光辛卯年(1831), 歿于光绪乙未年(1895)的记录, 故可初步推断, 该谱有可能始修于清雍正二年(1724), 光绪后再经他人补、抄而成。谱中一至五世的祖先传略与《(上祀堂)族谱》张浚川抄本基本相同, 四大房的由来也一如《(上祀堂)族谱》所言:“(友来公) 惩父孤立, 为众所制, 乃娶室江十娘, 生永安公, 柳五娘生永宁公, 嫡母吕氏一娘生永传公, 章氏七娘生永祖公, 各具天资, 才艺超群。”但六世以后, 则仅记述与川溪房有关的各代祖先, 可证其当为日旺川溪房的房谱。至于廖丑《西螺七嵌与台湾开拓史》一文中提到的“七嵌祖训”, 尽管该谱的作者署名与廖丑文

尾注中提到的作者完全一致, 但谱中却只字未见该祖训内容, 仅见以“家训”名义开列的28个字的“序谱”, 即:“上国朝廷时士天, 正心大学本宜先, 荣光显遂成名世, 列位圣君亦尚贤”。谨补记于此。

附录1 官陂张廖氏先祖世系



附录 2

官陂张廖氏科举、职官一览表

(一) 文科

世次	姓名	科名	任 职
8	张廷辉	明崇祯年间贡生	
13	廖 綵	清乾隆年间贡生	
15	廖支驹	清乾隆年间	
14	廖周文	清乾隆三年贡生	
15	廖士识	清乾隆间贡生	
17	廖彭年	清光绪二十七年贡生	

(二) 武科

世次	姓名	科名	任 职
13	廖国宝	清乾隆十六年武进士	御前侍卫。广东万州营游击
18	廖锦华	清光绪十二年武进士	蓝翎侍卫、四川重庆镇标右营都司
	廖大力	清乾隆元年武举人	
	廖珍奇	清乾隆二十一年武举人	
15	廖士实	清乾隆二十一年武举人	
13	廖国安	清乾隆三十年武举人	
14	廖从龙	清乾隆三十三年武举人	
15	廖光国	清乾隆三十五年武举人	
14	廖朝兴	清乾隆三十九年武举人	
14	廖朝良	清乾隆四十四年武举人	
	廖观德	清乾隆五十一年武举人	
	廖其祥	清乾隆五十四年武举人	
17	廖日彰	清嘉庆五年武举人	
17	廖瑞临	清咸丰九年武举人	
17	廖春英	清同治五年武举人	
18	廖荣德	清光绪五年武举人	

续表

世次	姓名	科名	任 职
18	廖清光	清光绪八年武举人	
18	廖夺魁	清光绪八年武举人	
18	廖国英	清光绪十四年武举人	
18	廖行进	清光绪十五年武举人	
18	廖秋汀	清光绪二十年武举人	
17	廖耀烙	清光绪会试武举人	
18	廖丁魁	清光绪会试武举人	
	廖彪炳	清乾隆二十五年恩科武举人	

(三) 职官

世次	姓名	任 职
6	张日旺	明通判
7	张 灿	明检选侍卫、瑞安营协镇
10	张 要	南明前冲镇提督、建安伯
10	廖 兴	清左都督、世袭南靖镇守
10	廖 推	清诏安守副
10	廖上拔	明参将
11	廖国亮	清协镇
11	廖国程	清浙江宁波定海中军左都督管中营游击事
12	张樊襄	清总兵左都督
	张敏垣	清殿前明威将军
13	廖国栋	总兵
13	廖国选	福宁游击
12	廖钦华	广西南宁中军府
17	廖廷芝	台湾游击
14	廖 盈	千总
15	廖国均	湖北道士袱都司署理兴国营参将

附录 3

官陂土楼一览表*

村名	数量(座)	楼名
龙冈村	2	天子地楼、上学堂楼
马坑村	10	东坑楼、上城子楼、四角楼、径空口老楼、径空口新楼、坪坑楼、刘埔楼、崇福楼、径屋洋楼、长冈楼
凤狮村	13	凤山楼、龙头楼、狮子嘴楼、庆丰楼、赤岭老楼、赤岭新楼、南楼、金钩楼、汤头楼、浮山城、湖田楼、红溪楼、乾头楼
大边村	16	在田楼、玉田楼、玉峰楼、田下楼、新荣城、石马楼、水美楼、庵边新楼、庵边老楼、朝源楼、老虎角楼、厚福上楼、厚福下楼、吴坑口楼、大学楼、燕翼楼
官北村	4	上学堂楼、北坑老楼、北坑下楼、碟子楼
光坪村	9	上碗窰楼、坪堂楼、下官楼、坎下楼、下洋楼、山斗里楼、山下背楼、田美楼、大方田楼
新坎村	12	塘下楼、月眉山楼、娄子楼、溪口楼、溪背岭楼、井头楼、天禄里楼、瞭园堂老楼、瞭园堂新楼、新屋城、下寮子楼、上砸楼
吴坑村	9	和顺楼、茂兴楼、朝源楼、水打楼、三个门楼、溪背楼、和溪楼、椒子科楼、溪唇楼
下官村	20	新安楼、官墟坪新楼、官墟坪老楼、兰秀楼、石坳头上楼、石坳头下楼、下坑楼、洋屋楼、七寨楼、陈斜上楼、陈斜下楼、浪荡楼、南星楼、寨里楼、径头楼、庵背老楼、庵背新楼、庵背上楼、四角楼、杨屋楼
光亮村	11	蓝田楼、尚墩楼、广福老楼、广福新楼、湖里上楼、塘子楼、塘背老楼、塘背新楼、上学坪四角楼、下井城、下屋子楼
陂龙村	11	龙洽潭楼、坪寨金霸楼、龙城楼、莲塘里楼、山子楼、陂里楼、水缺头楼、黄京斜楼、下宅楼、上龙楼、梅子林楼
新径村	8	庵背坑楼、郑坑楼、新楼子、浮墩下楼、梭罗楼、老城、半径楼、新楼
彩霞村	16	彩霞楼、彩上楼、双荣楼、万柱楼、许厝老楼、旗山下楼、新楼、田屋楼、大坎楼、天坑楼、深塘楼、竹子里楼、竹巴楼、四角楼、许厝楼、迎喜楼
龙磔村	1	龙磔楼
林畲村	7	母庵楼、火畲楼、头畲楼、刘藤霸楼、黄苍崇楼、深山寨楼、长林楼
公田村	6	公田上楼、公田下楼、公田新楼、水尾子楼、一皮姜楼、坑尾楼
地坳村	4	南坪楼、科底楼、上杨坑楼、下杨坑楼

* 本表根据张君燕先生 2001 年的调查整理资料绘制而成。

附录 4

张廖氏祠堂调查一览表

祠名	地址	祠主	房份	建筑时间
陞成堂	光亮村	始祖廖公 正祖元仔公	总祠	1749 年
金霸祠	坪寨金霸楼	二世友来公		
世德堂	光亮村下井城	四世元仲	永安元仲房	
余德堂	彩霞村许厝楼	六世日盈	元仲日盈房	
追德堂	彩霞村彩霞楼	八世玉林	元仲日盈房	
仁德堂	彩霞村双荣楼	十二世解生	元仲日盈房	
明德堂	彩霞村迎喜楼	十一世起环	元仲日盈房	
思源堂	吴坑村溪背楼	十世袁瑜	永安道文大佐龙山房	
长庆堂	马坑长冈楼	十一世戴万	永安道文大佐龙山房	
长衍堂	马坑坪上	十一世福祯	永安道文大佐龙山房	
长发堂	下官寨里	十一世友柏	永安道文大佐龙山房	
思远堂	新坎村新屋城	十二世鼎梓	永安道文大佐龙山房	
余庆堂	光堂村下井城	十四世绍皇	永安道文大佐龙山房	
衍庆堂	光亮村下井城	十四世宸枢	永安道文大佐龙山房	
敦厚堂	马坑坪上	十五世郁宾	永安道文大佐龙山房	
上祀堂	新坎村溪口楼	五世道文	永安元志道文房	1769 年
下祀堂	新坎村溪口楼	五世道行	永安元志道行房	1769 年
报本堂	马坑村崇福楼	九世子可	道文大佐玉泉房第三支	1814 年
易谷堂	新坎村际云楼	十世涵辉	道文大佐玉泉房第三支	
锡垣祠	凤狮村龙头楼	十一世锡垣	大佐玉泉锡垣房	
锡垣祠	大边村新荣城	十一世锡垣	大佐玉泉锡垣房	
联垣祠	新坎村天禄里楼	十一世联垣	大佐玉泉联垣房	
因垣祠	大边村水美楼	十一世联垣	大佐玉泉因垣房	
宾垣祠	大边村石马楼	十一世宾垣	大佐玉泉宾垣房	
耀金堂	大边村在田楼	十一世益垣	大佐玉泉益垣房	
仪式堂	凤狮村凤山楼	十三世绍安	大佐玉泉锡垣房	
钦荣祠	大边村霞子楼	十二世钦荣	大佐玉泉锡垣房	
绍远祠	吴坑村大学楼	十三世绍远	大佐玉泉锡垣房	
绍图祠	吴坑村万石楼	十三世绍图	大佐玉泉锡垣房	

续表

祠名	地址	祠主	房份	建筑时间
绍先祠	吴坑村凤鸣楼	十三世绍先	大佐玉泉锡垣房	
基圣祠	凤狮村乾头楼	十二世基圣	大佐玉泉益垣长房	
先德堂	陂里山子楼	十二世德为	大佐玉泉益垣二房	
宽德堂	大边村水美楼边	十二世德宽	大佐玉泉益垣三房	
德庆堂	凤狮村浮山城	十二世德尊	大佐玉泉益垣四房	
佑德堂	大边村玉田楼	十二世德佑	大佐玉泉益垣五房	
积庆堂	龙冈村龙上	十二世德文	大佐玉泉益垣六房	
新德堂	大边村庵边楼外	十二世德裕	大佐玉泉益垣七房	
成德堂	大边在田楼内	十三世翠林	大佐玉泉益垣五房	
集成堂	光亮村下井城	七世大任	永安道文大任房	
继先祠	下官村庵背楼	八世继先	永安道文大任房	
邦垣祠	下官村松茂楼	十世邦垣	永安道文大任房	
文逢祠	下官村新安楼	十一世文湊	永安道文大任房	
福崇堂	光亮村尚墩楼	十一世文信	永安道文大任房	
光裕堂	光亮村下井城	十一世文竹	永安道文大任房	
笃庆堂	光亮村下井城	十一世□□	永安道文大任房	
诒奕堂	下官墟	十四世亦行	永安道文大任房	
尊圣堂	凤狮村南楼	七世祖大佑	永安道文大佑房	
余庆堂	下官村坎下彩	九世子相	永安道文大位房	
德先堂	光亮村下井城	九世子棧	永安道文大位房	
子标祠	下官村龙潭楼	九世子标	永安道文大位房	
积庆堂	光亮湖里广福楼	十世丛五	永安道文大位房	
世德堂	光亮湖里广新楼	十二世世杰	永安道文大位房	
曲荣堂	下官村官墟坪	十二世曲荣	永安道文大位房	
联辉堂	光亮湖里新楼	十四世□三兄弟	永安道文大位房	
福衍堂	大边厚福凤鸣楼	十世道烈	永安元聪房	
福崇堂	大边厚福凤鸣楼	十世道昭	永安元聪房	
福庆堂	大边厚福凤鸣楼	十世道顺	永安元聪房	
慕庵祠	新坎村羊院里	五世慕庵	永宁元真房	
素庵祠	新坎村杨桃树下	五世素庵	永宁元真房	
元勋祠	光亮村下井城	四世元勋	永祖元勋房	

续表

祠名	地址	祠主	房份	建筑时间
承祖堂	坪寨金霸楼	四世元丰	永祖元丰房	
犀牛望月	官北村岭上	四世元德	永祖元德房	
垂裕堂	坪寨坎下	七世理文	永祖元丰房	
理尊祠	坪寨郑坑	七世理尊	永祖元丰房	
绍裕堂	坪寨李子园	七世理性	永祖元丰房	
燕翼堂	官北村燕翼楼	十一世光显	永祖元德房	
大夫家庙	北坑大夫弟	十二世震元	永祖元德房	
上学祠	北坑碟子楼	十二世庆元	永祖元德房	
下学祠	北坑碟子楼	十二世应元	永祖元德房	

附录 5

明末清初张廖氏迁台人员一览表*

世次	名号	所属房份	世次	名号	所属房份
十三	士谋	元仲房文竹第五子	十三	门	大佐子可房文宏长子
十三	士内	元仲房有享长子	十四	毋	大佐子可房苞九之子
十三	士森	元仲房有享次子	十三	浅	大佐子可房朝通之子
十三	士碑	元仲房有享第三子	十四	檄	大佐子可房浅长子
十三	士怡	元仲房有享第四子	十四	翰	大佐子可房浅五子
十三	士向	元仲房子辉长子	十四	魁	大佐子可房曲长子
十三	士柱	元仲房子辉次子	十四	庇	大佐子可房曲次子
十三	士把	元仲房子辉第三子	十三	永萼	大佐子可房钦之子
十三	士宗	元仲房绳辉之子	十四	炎	大佐子可房永萼之子
十三	道从	元仲房廷谨长子	十三	郎	大佐子可房斌之子
十三	道成	元仲房廷谨次子	十三	廷发	大佐子可房文华之子
十三	道潜	元仲房廷谨第五子	十四	晞阳	大佐子可房都阳之子
十三	近鲁	元仲房瑞真第五子	十四	裕贤	大佐子可房都阳之子
十四	世讨	元仲房近鲁长子	十四	国塘	大佐子可房廷闹之子
十四	世抄	元仲房近鲁次子	十五	士直	大佐子可房国好之子
十四	世不	元仲房近鲁第三子	十六	麟真	大佐子可房世湛之子
十三	爵善	元仲房纯荣之子	十一	为见	大位三龙房心宁之子

续表

续表

世次	名号	所属房份	世次	名号	所属房份
十三	士锡	元仲房恬享之子	十四	国敏	大位云龙房廷仲之子
十三	士荡	元仲房恬享之子	十二	朝缀	大位云龙房宗路长子
十四	世祜	元仲房士拱长子	十二	朝雅	大位云龙房宗路次子
十四	世取	元仲房士拱次子	十二	朝博	大位云龙房宗路三子
十四	世递	元仲房士拱第三子	十二	朝騫	大位云龙房宗路四子
十四	世冉	元仲房士卿长子	十二	朝训	大位云龙房宗路五子
十四	世位	元仲房士卿次子	十二	朝烈	大位云龙房宗路六子
十四	世舜	元仲房士卿第三子	十二	朝审	大位云龙房为标之子
十四	世昕	元仲房新猷长子	十三	廷添	大位云龙房朝铁之子
十四	世最	元仲房新猷次子	十三	廷坠	大位云龙房朝纬之子
十四	世醉	元仲房新猷第三子	十四	国敏	大位云龙房廷鼐之子
十四	世要	元仲房新猷第四子	十四	国贵	大位云龙房廷锡之子
十四	世勤	元仲房新猷第五子	十四	国英	大位三龙房官生之子
十四	世挺	元仲房新猷第六子	十三	廷霭	大位三龙房朝让之子
十四	世桧	元仲房凤仪长子	十三	廷送	大位三龙房朝作之子
十四	世檀	元仲房凤仪次子	十二	朝着	大位三龙房为团之子
十四	世川	元仲房凤仪第三子	十三	廷兴	大位三龙房朝簪之子
十四	世彪	元仲房济宽之子	十三	廷森	大位三龙房朝仰之子
十四	茂峰	元仲房君维第三子	十三	廷庚	大位三龙房朝参长子
十四	世堪	元仲房君维第四子	十三	养生	大位三龙房朝参次子
十四	志昂	元仲房君禄第六子	十三	廷在	大位三龙房朝襄长子
十五	承英	元仲房长爵次子	十三	廷当	大位三龙房朝襄次子
十五	承琛	元仲房会川长子	十三	廷阔	大位三龙房朝肱之子
十五	承琳	元仲房会川第二子	十三	隐中	大位三龙房朝扩之子
十五	承衫	元仲房会川第三子	十三	廷悠	大位三龙房朝系之子
十五	承登	元仲房孔修之子	十四	国言	大位三龙房廷片长子
十五	承答	元仲房次周长子	十四	神送	大位三龙房廷片次子
十五	承钗	元仲房次周次子	十三	廷喝	大位三龙房朝显之子
十五	承典	元仲房志谦长子	十三	廷尔	大位三龙房朝显之子

世次	名号	所属房份	世次	名号	所属房份
十五	承直	元仲房志谦次子	十三	廷餐	大位三龙房朝弄之子
十三	士陪	元仲房德尊之子	十四	国成	大位三龙房泉生之子
十三	如璜	元仲房魁晋之子	十三	廷浩	大位三龙房子捷之子
十四	承逻	元仲房如璜长子	十五	士拔	大位三龙房国旺长子
十四	承衍	元仲房如璜次子	十五	士健	大位三龙房国旺次子
十三	士岭	元仲房心快长子	十三	质义	大位云龙房朝騫之子
十三	士光	元仲房心快次子	十三	廷苍	元志日旺房朝经之子
十四	世谋	元仲房心存之子	十三	廷营	元志日旺房朝荡之子
十四	世顿	元仲房协聪之子	十五	士参	元志日旺房时依之子
十四	世卿	元仲房启能五子	十五	士昼	元志日旺房时仰之子
十四	世走	元仲房士光之子	十五	天显	元志日旺房时占之子
十四	世椎	元仲房捷夫长子	十四	时绿	元志日旺房朝禄长子
十四	世照	元仲房捷夫次子	十四	时桃	元志日旺房朝禄次子
十五	承谷	元仲房世捷长子	十五	士曾	元志日旺房时机之子
十五	承章	元仲房世捷次子	十三	廷繁	元志日旺房祖述之子
十五	承干	元仲房世捷第三子	十二	朝孔	元志日旺房国葱之子
十五	承路	元仲房世捷第四子	十三	廷绪	元志日旺房朝问之子
十四	世魏	元仲房启成长子	十五	士宝	元志日旺房时戒之子
十四	世怡	元仲房启成次子	十三	廷碧	元志日旺房朝路之子
十四	世楚	元仲房启成三子	十二	朝晚	元志日旺房国霸之子
十四	世霄	元仲房启成四子	十三	廷苗	元志日旺房朝柱之子
十四	乃谋	元仲房成群之子	十三	廷叶	元志日旺房朝柱之子
十五	承强	元仲房乃谋之子	十四	时吉	元志日旺房廷锦之子
十四	世照	元仲房捷夫之子	十三	廷兴	元志日旺房朝椿之子
十四	世椎	元仲房捷夫之子	十二	朝近	元志日旺房国瑜之子
十三	士的	元仲房有元之子	十二	朝厅	元志日旺房国强之子
十四	世渐	元仲房寔夫之子	十三	耀宗	元聪道烈房文山之子
十四	世见	元仲房寔夫之子	十三	耀远	元聪道烈房文山次子
十四	世禽	元仲房寔夫之子	十二	达成	元聪道烈房赞考长子

续表

世次	名号	所属房份	世次	名号	所属房份
十五	承奢	元仲房志谦三子	十二	达惠	元聪道烈房赞考四子
十三	世祖	元仲房士牌之子	十二	永泉	元聪道烈房赞徒之子
十四	世宁	元仲房哲夫之子	十二	拈老	元聪道昭房宦乃之子
十四	世激	元仲房协隆之子	十二	崇洞	元聪道昭房宦添之子
十五	承和	元仲房世巽之子	十二	崇祺	元聪道昭房忠信之子
十四	世牵	大佐龙山房严之之子	十二	崇琴	元聪道昭房心一次子
十四	盈汉	大佐锡垣房绍安之子	十二	崇问	元聪道昭房心一三子
十五	进	大佐锡垣房盈宁之子	十三	天海	元聪道昭房崇列之子
十四	世周	大佐因垣房上谷之子	十四	有孝	元聪道昭房天旺之子
十三	罩	大佐因垣房榜长子	十三	葱公	元聪道昭房
十三	聪	大佐因垣房榜次子	十一	宦仁	元聪道顺房荣吾之子
十三	住	大佐因垣房榜三子	十四	勤直	永宁日惠房有揆之子
十三	拙	大佐因垣房榜四子	十五	望昭	永宁日惠房旋声之子
十三	爵	大佐因垣房榜五子	十五	承提	永宁日惠房大郎之子
十三	足	大佐因垣房榜六子	八	振旭	永祖房
十三	明案	大佐因垣房德思之子	九	卓云	永祖元丰房理明之孙
十五	平	大佐因垣房德思之子	十	而嫡	永祖元丰房卓云长子
十四	凤雏	大佐宾垣房襁之子	十	嫡二	永祖元丰房卓云次子
十六	温恭	大佐宾垣房国岁之子	十	仲	永祖元德房友万之子
十七	名日	大佐因垣房显铭之子	十二	时总	永祖元丰房正宇之子
十三	问	大佐益垣房德文之子	十二	时饱	永祖元丰房友善之子
十五	达显	大佐益垣房问之孙	十二	时麟	永祖元丰房云奇之子
十五	子缎	大佐锡垣房世质四子	十二	时笔	永祖元丰房可尊长子
十五	子总	大佐锡垣房世质次子	十二	时守	永祖元丰房可尊次子
十五	拔潜	大佐锡垣房汤淪之子	十二	时贤	永祖元丰房军实长子
十四	文毓	益垣德尊房而强之子	十二	时丹	永祖元丰房军实次子
十四	炮	益垣德尊房而强之子	十二	时聆	永祖元丰房军实三子
十五	意	益垣德尊房秀金之子	十二	时应	永祖元丰房襟正长子
十三	君一	大佐枋垣房钦昭之子	十二	时等	永祖元丰房襟正次子

续表

世次	名号	所属房份	世次	名号	所属房份
十四	交	大佐枋垣房君一之子	十二	时思	永祖元丰房存性长子
十四	件	大佐枋垣房君拔之子	十二	时鞭	永祖元丰房存性次子
十三	天调	大佐达卿房上珩之子	十二	时桃	永祖元丰房存性三子
十三	廷县	大佐达卿房分长子	十二	时务	永祖元丰房及三之子
十三	廷正	大佐达卿房分次子	十二	时远	永祖元丰房可猜之子
十三	永嘉	大佐子可房坤之子	十二	时敏	永祖元丰房和侃之子
十四	聚	大佐子可房永占长子	十三	式章	永祖元丰房时敏之子
十四	金助	大佐子可房永占次子	十二	时仲	永祖元丰房益荣之子
十四	士富	大佐子可房永占三子	十二	时唐	永祖元丰房广生之子
十四	士略	大佐子可房永占四子	十二	时糯	永祖元丰房昭詔之子
十四	士兄	大佐子可房永齿之子	十二	时榜	永祖元丰房帝锡之子
十四	烈美	大佐子可房厚轩之子	十二	寅生	永祖元丰房长兴之子
十四	成帝	大佐子可房永配长子	十二	成嘉	永祖元丰房可骏之子
十四	抱	大佐子可房永配次子	十一	义信	永祖元丰房
十四	淡	大佐子可房永配三子	十四	有湛	永祖元丰房大添之子
十四	名	大佐子可房永配四子	十三	文添	永祖元德房三公之子
十四	进生	大佐子可房永配五子	十	万成	永祖元德房位胜之子
十三	永相	大佐子可房朝钦长子	十二	刚直	永祖元德房万成之孙
十四	元表	大佐子可房永相长子	十三	成功	永祖元丰房振助后裔
十四	朝正	大佐子可房永相次子	十一	永尝	永祖元丰房英达之子
十三	永苍	大佐子可房朝钦次子	十二	时周	永祖元丰房可转之子
十四	元甜	大佐子可房永苍长子	十二	时甌	永祖元丰房育我之子
十四	元梅	大佐子可房永苍次子	十一	衷敬	永祖元丰房仁达之子
十四	元桃	大佐子可房永苍三子	十二	时北	永祖元丰房可才之子
十四	元李	大佐子可房永苍四子	十二	序魁	永祖元德房绍曾之子

* 本表根据张德深《张廖世德堂族谱》2000年手写本、《官陂清河世系录》、永祖房北坑1988年抄本、《官陂张廖氏族谱1~14世系祖》张南山现代抄本与1979年云林县元子公张廖宗亲会《廖氏大宗谱》上的记载综合编制而成。

附录6 (明)《长林寺记》碑

皇明 长林寺记

夫棲真□徒，则丛林著规，谈空证有亦义林开教，昔武林之□□，□禅门攸宗也，是以独踞宝林，曹溪开五叶之花，鼎建山林，跋陀际一乘之什，□□□□。长林与西林□□，灵隐灵鹫，武林□□林争胜，亘古延兹，□□□□□□□□□□□□。长林宝刹□□第五和尚道宗创造也，地在平诏万山深处，有苍松翠柏，亭□□□石□泉为□□百千梵宇之魁，佛天钟灵，机缘巧凑，得大檀樾藩府拓其基，缘首永安伯黄暨列勋镇诸公奠其成，经始于癸巳年腊月，竣事于甲午年后月。予乃邀□□□与道宗弟子共成之，则又以□之一□□□弟志庆，□为之劝勉。庆则庆之，于见在修六道，证四象，发长林其祥；勉则勉之，以□□悟八正，入三昧，曰：永言配命，未审有协于禅弟□□□□建立精舍。吾云有小隐，铜陵有九仙，随地喜舍，到处生莲，如是功德不可□□，□□□□长林也，故□□□□□。

计开：缘主张子可舍寺地并田种六五石，坐址□□坑□□□□□□等处，一陈氏子□子和舍田种一石七斗，坐址□□□□仔□□□，开山主自置田种三石，坐址老虎耳，并寺边□田种三斗，坐址本山，□□□坐址□□□□三斗。

助缘列勋镇爷：黄山、张进、甘辉、万礼、□茂、林胜、余新、□□、洪旭□□，信士□□□

甲午年腊月八日兄发僧士良思元甫顿首拜书 信官□□□

附录7 (清)康熙《高隐寺石碑记》

高隐寺石碑记

高隐寺在天马山之麓，与长林寺相距七八里，径路透迤。岁在甲寅，禅师道宗因林壑之胜，建筑付厥徒实晟，以我先大人所舍之田属焉。山本高而连云雾，更与天际；林本密而缀烟雨，则接地

阴，夕梵晨钟，与泉响松籁相应。历二十余载，榱椽间敞。辛巳冬，实晟师欲增修制，广募同人，果皆乐施，修葺堂宇，梵刹焕丽，金碧辉煌。后筑小楼，以备不虞。崇祀观音佛祖，静闲幽遐，尘坌不染。似俟恐费用未给，更募化诸善信，置田若干，庶香灯之需，可以不缺。噫，乃师创建，以是付之，厥徒继而述之，扩而大之，诚足以垂永久也乎！兹将鼎建维新之由及缘田来历、段落勒之贞珉，因为约略数言志不朽云。

一大檀樾主明中宪大夫张讳一栋率孙生员汴、曾孙天钦，喜舍田三段，一段坐址□斗坳，种六斗仔；一段坐址下窑，种八斗仔；一段坐址长埭畲，种四石五斗仔。

一僧实晟募缘□叶宅田三段，一段坐址淹封坑，税三十二石官并楼厝地田头山一完；一段坐址石碑背并石头垅，税十石二斗官；一段坐址水井窝，税十石三斗官。

一僧实晟秘置廖宅田二段，为日后祭扫之需，一段坐址墨斗坑，种一石二斗仔；一段坐址灯仔背，种八斗仔。

本寺山界上至淹封坑，下至墨斗坑，左至蔡厝鞍，右至马头山石碑背后。

大功德主、信官陈讳升、黄讳靖、叶讳伟、廖讳兴、太学生张鲤、廖清河、廖震元、陈殿扬、生员陈积、张家树、张逢遇、吴中珩、信士张全、张文□、张士□、乡宾张志高、叶士□

时康熙丙申岁孟夏谷旦。

佛弟子、信生张逢遇盥手谨撰

高隐寺住持僧实晟率诸徒子□谨立

附录8 (清)雍正《佛光普照》碑

佛光普照

龙光一古刹也，昉于明，泉石丘壑□□东林，由来旧矣，明季一修，果报如故。迄我朝久远历年，□像□□□□，几难复志，观

者感慨久之。时雍正甲辰冬僧□施从厥工，扩前人所未扩，梵宇焕然□□□□□□金□涌秀，则磅礴融结者，龙也；瑞凝普映者，光也。种福不艾，伊谁力乎？金曰，微诸檀加之光族□□□□□□□□之石，以垂不朽，云重修龙光庵。今将姓名明列于后。募化缘首：信士张士标、僧净□。

邑宾张德为助银十两，舍田五斗种，座庵前溪坝。明朝信士张太乙舍梁柱十二枝，田五斗，福田在□□楼后。

信士龚韬舍银二十两。国学陈英略助银六两四钱。信士张元朝助银五两六钱。宾生□□□助银五两。邑宾张士亿助银五两。国学张士龙助银三两。信士张□□□□□□。□宾张爵升、国学张士显、张林勇、张元勋、张廷成各助银二两。信士张士霸、张见、张廷年、张□□助银□□□。信士张孔助银二两五钱。国学张廷豪助银二大员。信官张元捷助银二两。信□□□□、□□□、张石曾、张煌、张尚勇、张自强，各助银二两。国学张钦达、张怀玉、张暉挥、张振元、张庆二、张□□、张廷□、张芳世、张廷桢、张廷永、张廷扬、张廷□、张元文、张元彩、张应甲、张弘运、张弘扬、张□□、黄土敦、张惠吉、张君兴，各助银二两。乡望张胜昆、张宗显、张绍殷，各助银二两。□□□□□□钟成玉、张香、张钦华、张而□、张绍金、张文器、张绍可、张可增、张士恰、张钦、张凑、张□□□□□张锡、张怀曹、张顾可、张士海、张士襄、张朝海、张浮、张鼎帅、张士妥、张士词、张□□、张廷□□□□□、张惟春、张瑞荣、张淡玉、张秉中、张廷仰、张瑜、张阵、张廷入、张廷适银四两。张廷宙、张廷助□□□□□□张人谷助银二两。国学张国魁等舍室仔地下片三间，后至落水外石板为界。信士张愈奇助银□□□□□□□□。信士国盖、国强、国祥、信官国选、金魁喜舍□□□。信士张门吴氏、张门肖氏、张门陈氏、张门李氏、□□□□□。

雍正癸丑年满月谷旦 信士张致君□手勒表
住持□□□□□立石

附录9 (清) 乾隆《重修龙光庵碑记》

重修龙光庵碑记

庵以龙光名志，灵昭昭也。此庵建自明隆庆丁卯年，距今清乾隆戊申年二百二十三载，废兴修葺，明以前尚矣。迨清雍正乙巳再修，花□□周，丹青刊落。父老观之，有太息者。太学廖廷哲、廷盛、文明、文彩、信士文永、太学生大诒、佳言等人合言于乡曰，是岁不修且坏□来慈慧门室类皆玲珑牖户，乃以闰龙升围绕天龙，矧龙光之灵昭昭，像貌漫漶得无情哉。众信乐助，心发菩提，无废前人，无□后观，鼎兴于阳夏，竣工于仲秋，修龙光以继白马，甚盛也。固由董事之竭诚，实藉神佛之呵护，爰历叙兴筑牖名，以志不朽。记其事者，庠生廖朝瑒也。

信士张子可公助银十五元。太学生张廷陆助银十元。信士张明东助银五元。信士张廷集助银二元。岁进士张廷杰公助银七十元。邑宾张国升公助银十五元。太学生张怀伦公助银八元。信士张廷袍公助银五元。信士张德文公助银三十六元。庠生张廷栻公助银十五元。太学生张廷佐公助银八元。信士张玉轩公助银五元。信士张辉轩公助银八元。太学生张廷永助银十三元。太学生张廷成公助银五元。信士张刘臣公助银三十元。邑宾张德为公助银二十元。信士张振之公助银十二元。太学生张廷辉公助银五元。信士张汤苍公助银八元。信士张德宽公助银二十元。信士林承付公助银六两。邑宾张廷达公助银五元。太学生张廷清公助银十二元。太学生张士显公助银二十元。信士张太乙公助银十元。信士张大任公助银五两。太学生张廷昭公助银五元。太学生张廷敬助银二十元。太学生张弘朝公助银二十元。太学生张廷艺公助银二十元。太学生张元彬公助银二十元。寿官张道公助银十九元。信士张鼎谏公助银十元。信士张朝望公助银十元。敕赠武信佐郎张林勇公助银十元，又舍右边神座石一完。太学生张弘捷公助银十元。太学生张永瑞公助银五元。庠生张壮猷助银五元。信士张乾亮公助银五元。信士张时相助银五元。

信士张言宾公助银五元。信士张文理公助银五元。信士张士璿公助银五元。信士张绍宫公助银四两。信士张源苍公助银四两。邑宾张爵升公助银六元。信士张明波公助银六元。太学生张廷茂助银六元。信士张冲天公助银六元。信士张双山公助银六元。太学生张廷哲助银六元。信士张元奇公助银六元。太学生张元芳公助银六元。太学生张元达公助银六元。信士张元经公助银六元。信士张思贤公助银六元。信士张源锡公助银四元。信士张永掌公助银四元。信士张时煌助银四元。庠生张庐煌公助银四元。信士张廷焕公助银五元。信士张文癸公助银四元。太学生张廷芳助银四元。信士张士宗公助银四元。太学生张文钦公助银四元。太学生张大用助银四元。太学生张鸣远助银四元。太学生张奇秀公助银四元。信士张日升公助银四元。诰赠奉政大夫张光显公助银三元。信士张子浚助银三元。信士张郡侯公助银三元。太学生张廷祥助银三元。太学生张廷游公助银三元。信士张廷伦公助银三元。信士张廷敦助银三元。信士张襟正公助银三元。信士张明盆助银三元。太学生张廷器助银三元。信士张元标助银三元。信士张文眼公助银三元。信士张善答公助银三元。太学生张元略公助银三元。信士张元居助银三元。信士张时序助银三元。太学生张元高公助银二元。信士张文潺助银二元。信士张道轩助银二两。信士蔡文活助银二两。信士张文插公助银二两。庠生张太成公助银一两九钱。信士张讯昭公助银二元。信士张子灌助银二元。信士张源文助银二元。信士张源芳助银二元。信士张时笔银二元。信士张时赐银二元。信士张林助公银二元。太学生张廷闰公银二元。太学生张廷盛银二元。信士张明藟公助银二元。信士张明收公银二元。信士张廷通公银二元。信士张君泉公银二元。信士张明敦公银二元。信士张起化公银二元。信士张起仰公银二元。信士张文澜公银二元。太学生张文绪银二元。太学生张文炳银二元。太学生张文纶银二元。信士林君佑公银二元。信士张廷登公银二元。信士张赖世井公银二元。信士蔡日生公银二元。信士

钟时福银二元。信士张世典银两半。太学生张元徐银两半。信士张廷训公钱一千。邑宾张天悠公银两二。信士张来王公银两一。太学生张弘辉公银一两。太学生张文灿银一元。

张明溃公、张廷在公、张明秋公、张若深公、张维托公、张传芳公、张廷斗公、张舜贤公、张心洁公、张廷举公、张元臣公、张有算公、张廷墩公、张有倦公、曾文俊公、张时应公、林君享公、张元钩公、张坦之公、张其元公、张文刊公、张厅猜公、张拔进公、曾文位公、曾文启公、张廷楷、张天郁、张福卷、张福安、张时庆、张福和、张士杞、张时腊、张文寿、张廷优、张天卢、赖世天、张心英、张心清、张文侠、张公国、张文国、张文楹、张文亩、张文伟、张元剑、张世律、张朝赐，以上各助银二元。张文诣公、林世禄公、林时乐公、张文祖、曾文大、曾成维，以上各助银两二。张丛区公、张起猜公、张士对公、张廷韬公、张士材公、张协和公、张廷收公、张廷仗公、张天洁公、张文炉公、蔡文院公、张宗种、张时登、张贤五、张时业、张时珠、蔡日胜、张廷来、张廷渐、张廷营、张宗悦、张文题、张文曹、张起踪、张维甘、张维排、张天养、张天正、张文睿、张光陞、张光升、张元顺、张元傍、张元良、张士泮、张心齐、张文邹、张文集、张文煊、曾文器、张美雅、张美闯、张美孔、张世调，以上各助银一两。张君贤公、张上居公、张汉贤公、张元侵公、张曲嶸公、赖世推公、张廷秉公、钟国德公、张希远公、张廷戒公、张廷度公、张有律公、张文豪公、张希圣公、张石荫公、张心耀公、张文杰公、张廷榻公、张文取公、张士腊公、张文捐公、张世收公、张文叠公、张世漫、张有桑公、张元汤、张世势、张廷屈、张时发、曾文兴、张佳驹、张时男、张睦锥、张士布、张时金、张时远、曾文晚、曾文辉、张士庚、廖国上、卢鼎公、张文潺、张世叙、张世西、张廷育、张廷诺、张文组、张文床、张廷济、张心实、张士递、曾文成、张士荡、张明津、张文瑞、曾世强、林君和、蔡旭、钟世参、张旺、张

心周、张文缓、张汝将、张世畅、张元铜，以上各助银一两。

大清乾隆五十三年岁次戊申冬月谷旦立

宅主张廷猜 住持僧真茂

附录 10 (清) 道光《重修(龙光庵)缘碑》

重修缘碑

神灵斯产人杰，人杰弥显神灵，龙光庵尊神其最灵也。朔自乾隆戊申修，道光丙午年于时未久，其庙堂依然如故，弟左片外檐挑手朽坏，瓦盖颓陷，众信观之，皆言翻盖重修。□□亦俭□□，爰是集议董事题捐，缘银一时。神灵显赫，人心乐助，择吉修理，既无废前人修葺之功，复再见后人重□之易且兼□□实得一应鸠工修整，神庥广披，伊谁力乎，皆众信诚心之力也。故捐银姓名立石以记不朽云。

邑宾张益垣公助银三十元。贡生张廷杰公助银二十五元。国学张文彩公助银十五元。信士张锐先公助银十三元。国学张士显公助银十二元。国学张廷敬公助银十二元。国学张时春公助银十二元。信士张锡垣公助银十元。邑宾张宾垣公助银十元。邑宾张德宾公助银十元。国学张文贤公助银十元。信士张众阳公助银十元。信士张义笑公助银十元。国学张抡元公助银十元。贡生张世锐公助银十元。贡生张世明公助银十元。国学张世泰公助银十元。邑宾张钦荣公助银八元。邑宾张德文公助银八元。国学张廷永公助银八元。国学张大受公助银八元。信士张元聪公助银六元。信士张子可公助银六元。邑宾张志高公助银六元。国学张元彬公助银六元。庠生张基圣公助银五元。信士张德佑公助银五元。庠生张廷栻公助银五元。国学张廷艺公助银五元。国学张廷□公助银五元。国学张元贞公助银五元。国学张元宽公助银五元。国学张时凤助银五元。国学张国馨公助银四元。信士张振之公助银四元。邑宾张德为公助银四元。邑宾张廷赐公助银四元。信士张赞礼公助银四元。国学张□□公助

银四元。国学张文□助银四元。信士张悦天公助银四元。国学张弘捷公助银三元。国学张廷栋公助银三元。国学张林勇公助银三元。国学张文修公助银三元。国学张文俊助银三元。国学张日晖公助银三元。国学张元道公助银三元。庠生张光选公助银三元。信士张敢明公助银三元。信士张振富公助银三元。信士张诵明公助银三元。信士张晖轩助银三元。信士张钦万公、国学张廷录公、国学张瑞轩公、国学张元勋公、庠生张元朝公、国学张大雅公、庠生张起凤公、贡生张鸣凤公、国学张大记公、信士张元明、张元宾、张佑先、张德升、张世升、张元善、张元宪、张众美、张策动、张文升、张根羨、张国佳、张维与公、张盈美公、国学张荣先公、国学张世美公、张秘学、国学张世旭公、张会川公、张大之公、张叶仓公、国学张祥光、国学张冠三、邑宾张文运、张广兰、张廷调、张丁南，以上各助银二元。庠生张式虞公、庠生张为成公、张怀若公、张时椿、张怀安公、张叶卿公、张大任公、张金光、张士通、张文众、张元敏、张裕谦，以上各助银一元。

宅主张紫生助银十元。

大清道光二十六年岁次丙午阳月谷旦 立

附录 11 (清) 道光《重修本爵万公祖祠碑记》^①

重修本爵万公祖祠碑记

万祖师豪杰人也。弃俗归禅，保真养性，自筑静室，在其兄本爵公祖祠之后，曰“后室”，讲经说法，派衍四房。自明迄今，年逾贰百，墙垣倾圯，理宜葺修。时有八代孙舜彬、舜应同□劝合各房给银修整，栋宇焕然。此我祖师豪杰之灵所默为鼓舞乎？抑性真之自然得以长存乎？爰立石以志之，各房给银之裔孙亦与有荣焉。

大房厦营庙□□祖师裔派给银十元。

^① 该碑无碑题，碑题为笔者所加。

二房八代孙节志给银五元正。

三房高隐寺贤照晟祖师裔派给银七十七元正。

四房云来寺自性德祖师裔派给银三十元正。

本祠坐乾向巽兼戊辰，用丙戌丙辰分金。

道光十年岁次庚寅季秋重修

附录 12 (清) 乾隆《重修上龙庵缘碑》

(一)

重修上龙庵缘碑

位定一尊，首推乎上灵，偕四畜，莫重于龙，是庵以上龙名，诚以其位置独高，精灵碧翠，为天下□双之福境也。设梵居而修像□，昔既有其成模，祷求必应允，为乡人所利。赖第历年久远，不无倾圮之忧，而又以本境物力不足，未敢遽言修复。幸蔡讳义公与住持静勋和尚同心募化，由境内以迄他方，各乐倾囊，一柱一椽，咸资檀那之助；片砖版瓦，无非善信之虔，鸠工任事而是庵遂告成，俱见丹楹刻桷，庙奕奕者势常尊；塑像绘图，灵昭昭者神愈显，是不特上龙之名可以永传于不朽，而慈云遍布，亦将广济于无穷矣。因其请序也，缘数言，使各缘姓字皆得并登于石治，亦不没人善之意也乎。

生员江浩然盥手谨书

张天赐公银三十员。^① 蔡天义银两二。蔡士腊十六员。张元环五员。蔡天雉五员。蔡心长四员 蔡门黄氏男余四员。张应沫四员。蔡心船三员。张应坚三员。张任凡三员。蔡心锡三员。蔡士同三员。蔡宗声三员。张门刘氏男枫三员。蔡宗稟三员。张士璠二两。张文集二两。陈天启银五两。刘可幸二两。蔡门赖氏男派两七。张朝麻、蔡心知、张门陈氏男芳、张廷敷、蔡国利、张李福、张士

^① “员”为“元”的替代字。

并、蔡门吕氏男宾、张朝喷、张士调、张士廉，以上二员。刘可莲两五。蔡司曹两三。蔡文俄两三。张廷育两二。张朝肤两二。蔡宗肴两二。蔡宗君两二。蔡宗入两二。蔡天狮两一。张朝胡两一。蔡必灿两一。蔡士辅两一。蔡元严两一。张里练、张士念、张朝丹、蔡宗连、张元功、张元帖、蔡文耻、刘光赞、张朝杨、张廷凤、刘光赐、蔡门张氏男节、蔡志贤、蔡士成、张士璟、蔡成林、刘可苏、田士俸、蔡猷爵、张门黄氏男浪、张元来、张国朝、蔡士巩、张元贞、蔡士堵、刘光练、蔡门张氏男玩、张国庇、蔡宗追、张国安、蔡国焰、张天烱、钟士竹、蔡士钊、蔡禛茶、蔡士朗、蔡士抱、刘可群、刘门张氏、蔡士学、蔡士达、刘可清、蔡宗之、林□□□□□□□□。

乾隆三十八年岁次癸巳菊月 谷旦

(二)

陂头钟宁来公喜助银二十二大员，扛梁一对。

(三)

乾隆癸巳年蔡所好公喜助地基。

信士陈秀援银三十元，助桩天圣底座。钟宁来公银二十二元，换梁柱一对又大树二支。张景阳银十三元。贡生张廷杰公、张理尊公、张有声公、信士张青线公，各银十二元。张善祈公、张重贤、高门张氏男进成，各银十元。信士张彬文公银八元。张上赠公大树二支。信士张万选公、信士张持群公、蔡得万公、张以万公、张元案、张广胜，各银七元。张廷镌公、张廷兴公、张禹奇公、张廷光、张西华公，各银六元。张雅士公、蔡文虚公、张玉轩公、张教直公、张显德公、张有万公、刘应德公、蔡心熏、张廷钰公、张肤谋公、张廷邦、张绍河公、张子可公、张德趋、张德成公、张信传公，各银五元。信士林荐银二元。张映然公、信士张朝桂、信士张从龙公，各银四元。张昆山公、蔡士同公、张来宾公、信士张朝瑞公、邑宾刘绍男公、邑宾张丛万公、张朝谋公、张昔贤公、张盈科

公、刘天锡公、张士钰公、信士张有用、张承荣、张国泚、张文玩、张承豁、张国记、张国轩、张石帅、张文笃，各银三元。贡生张青云公银三两。张益箴公、张国泾、张规言公、张钦爵公、蔡步云公、蔡宗烧、蔡宗廩公、张礼福公、邑宾刘可幸公、刘可莲公、张廷玺、张声远公、张意欢公、方士坚、信生张声远、信生张时凤、张国虢、张益源公、张国雉公、信士张奇英公、张宜鏊、信生张朝纪公、信生张朝配公、张廷吟公、张西成公、信生张廷永公、信生张廷茂公、信生张廷敬公、江持清、信生张士显、游厚暖、童义桥、信生张选清、张永凤、张理时公、信生张君翕公、信生张君庵公、信生张君俭公、谢宗廉公、邑宾谢在思公、黄立守、张世锦、信生张有光、许秀公、张爵公、张惟北公、张荣中公、张赠万公、张在朝公、张简文公、蔡悦夫公、蔡德英公、张君亮公、张燮和公、张国樽、张士奔、张纯衷公、张衍素公、张国权、张游苍公、张圣居公、张国寮、邑宾张廷任公、张国源、张昆湖公、张渭洋、张逸良公、张钦吾公、蔡德彬、张功辉公、蔡哲斯公、蔡逾海公、张会都、张君尚公、张次宽公、蔡文谟、张和音公、蔡世品、张承就，各银二元。黄志滚、刘益龙公银二两。贡生张支驹银一两五。蔡永安钱一千。张士贯、张次凤公、张义生公、林厚欣、蔡宗耽、张逊雄公、张众阳公、张经资公、蔡廷千公、蔡宗来公、蔡耀协公、张维登公、刘福善公、张迪舍、蔡献彩公、张国焜、刘传注、张欣万公、蔡心井、刘桓珍公、张时可、蔡日安公、信生张廷洽、张士连、张廷送公、张德闰公、张达升、蔡拔任公、黄富相、蔡元及、张汛源、信生张远清公、张为天公、张国奖、张宗蚕、蔡遂迎公、张元高公、信生张廷艺公、张垣山、张叶邦公、张敬福、刘石星公、张上宾、张立夫公、张承滑、张祖墓公、张士托、张士讲、蔡士赞、张德章公、张达才公、张上问、蔡宗肴公、张立标公、张娘旺、张子桃、张时先、田总公、罗成闪公、蔡尊五公、张心成、信生张廷昭公、蔡义成公、张时理、张钦艺、信生张安惠、

张临筵公、黄功取、张廷作、蔡意学、黄文选公、张皇锡公、蔡心门、谢炬柱、张天送、张□□、张国福、张应□、张国□、张乘资、黄宝栋、邑宾吴君玉公、张□水、张世□、张肴农、谢仁佳、张利器、信生张盛兴、刘传长、张演九公、蔡心籍、王有□、官有水、邑宾蔡君威公、邑宾张廷廩、李魂助公、张时我、张世□、信生张士□、蔡德威、张荣钦、张维同、蔡宗苍、信生张国宁、张会东公、张道升、张士英、安溪林若、张蕴玉公、蔡宗录、张众美、张文贍、张顺成、张心顺公、张承秋、信生张朝村、谢抡元、邑宾谢悦衷公、张宗万、张永裕公、张承强、张国韧、张特才、会试张文侶公、张玉汝、张恭滂、蔡娘从、张秀丽、蔡显南公，各银一两。 坐丙向壬 丁亥分金

乾隆三十八年岁次癸巳菊月 谷旦

住持僧 通美

附录 13 (清) 乾隆《重修永宁宫缘碑》

重修永宁宫缘碑

尝观景之胜也，神斯托焉。此地上列层峦，下临曲涧，位高而望远，窃疑鸞岭蓬莱，恍惚遇之。先人依此营工由来久矣。迄雍正甲寅新其制，拓其规，数十年来赖神灵呵护，士女咸安，永宁之名实昉诸此镇。神灵亘古常昭，庙貌及今而顿变，倘不再加修葺，几失鸟革翬飞之美。兹幸诸擅那输诚捐金，鳩工任事，行见洞宫璀璨而丹雘黝垩辉映，驱想冥冥漠漠中当有抚景欣然所为，呵护以安士女者，其泽应加新也，又奚必移浮图于海外，如古寺传奇，始信效灵之有藉哉。是为序。

生员江浩然敬撰

劝缘张世种二两。信士张君仓银十元。张士派三两半。张承茶三两三。国学张时茂三两一。张世经三两一。国学张盛李公三两。张鹿容公三两。张世本三两。张世楷三两。张宗习一两。田天审一

两。信生张君翁银二元。信生张君俭银三元。张承馨银三元。张世楫银二两。张世泮银二两。信生张世洋银二两。张世仲银二两。张世燕银二两。张承嵩银二两。张世案银二元。张士罗一两。张世踣银二元。张世墨银二元。张世务银二元。张承倡银一元。张门江氏男崇两半。张承奇两半。江以优银两二。张士兰银两二。张宠锡公两二。张承运两一。江士充一两。张士安一两。张士贵银一两。张门蔡氏男涓一两。江以快银一两。张宗约银一两。江士抄银一两。江士奉银一两。江士鹿银一两。张宗坤银一两。张宗出银一两。张士海银一两。张乃安一两。张世论一两。张世作一两。张世洋银一两。张世总银一两。张世洽银一两。张世院银一两。张世居银一两。江门杨氏男旅一两。张门江氏男泖一两。张世苑银一两。张世衷银一两。田世历一两。张世溥银一两。田先利银一两。张世科银一两。张世历银一两。张世顺银一两。张世龛一两。张世监一两。张世补一两。张世面银一两。张承则银一两。张世容银一两。江心对一两。张承桃银一两。张承兼银一两。

大清乾隆三十五年岁次庚寅九月 谷旦

附录 14 七嵌箴规 (七条祖训) 的由来^①

张廖氏一族有七条祖训, 后来于明永历十五年 (1661) 在第五世廖道文、廖道行祖祠周围兴建溪口大楼时, 其大门门槛设七嵌, 用意是子孙要时时刻刻铭记祖先留下的七条遗训, 因此从此之后子孙称这七条祖训为《七嵌箴规》, 今将其来龙去脉, 简述于后。

第一嵌: 生廖死张故曰张廖。

概说: 生存姓廖, 户籍、兵籍、财产、名号、生辰、结婚属之, 逝世姓张, 神主、墓志、祭祀鬼神属之。

^① 录自廖丑《西螺七嵌与台湾开拓史》, 1998年内部印刷, 第447~452页。

详述: 所谓张公廖妈者, 张公, 元子公姓张也, 乃张天正第三子, 原讳愿仔公, 字再辉。廖妈, 廖祖妣, 姓廖也, 乃廖三九郎之独生女, 名大娘。廖三九郎公讳廖化公, 年以白米三百石贡献朝廷, 封员外郎, 赐九品衔, 乃称三九郎。德配邱七娘, 单生一女, 叫“大娘”, 德淑贤惠, 事亲至孝, 助理家务, 掌文房, 父母爱如掌上明珠, 因而择婿苛求。元子公张姓, 乃是宋^①开漳圣王陈元光将军之参将张虎公之后裔。父张天正公生四子, 第四子即愿仔公, 字再辉, 生于元天历元年九月丁丑时。顺帝时, 方国珍起事, 被宰相脱脱所破, 白莲教韩山童、刘福通乘势猖乱, 韩山童、刘福通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宋帝。由是各处英雄割据, 天下大乱, 愿仔公避居官陂坪寨教读, 宿馆于廖三九郎别墅, 三九郎公时常过从……相处渐久, 知其为人不苟, 乃托人试谈, 赘为东床而兼养子, 即改名元子……大明洪武八年 (1375) 八月初一日友来公诞生, 时元子公四十八岁。时廖族有犯国法之不容赦者, 若干人逃逸无踪, 株连廖姓。时凡少壮者株连不少, 势将诬及友来公。元子公当众曰, 若有人株连无辜而诬及吾儿, 长此以往子孙殆矣。即以廖姓身份, 负廖氏之全责, 往官申辩。迨官事清白, 无乎一、二年, 返时年事已老, 途中患病, 乃亲笔作书遗嘱友来公: “父受汝外祖父知遇之恩未报, 汝当代父报效 (时三九郎公夫妇尚健在) 子孙生当姓廖, 以光母族于前。死归姓张, 以裕子孙于后。骸枢运回安葬, 以慰汝母之心。”书毕而卒, 寿年六十五岁, 洪武二十五年 (1392) 岁次壬申正月十一日也。

第二嵌: 不食牛犬, 知恩无类。

概说: 牛犬, 兽类也, 知主之恩, 况于人乎? 不食牛犬, 有不食之恩, 牛犬有恩于人也。兽类知恩, 人兽虽异而灵, 知恩则同, 故曰无类。

^① “宋”应为“唐”之误。

详述：当元子公为事往官申辩不在家时，友来公以祖母年老，乃代巡农作外务，常以牛犬为伴。一日遇虎，为救主人，牛与虎相斗，犬回家吠报。廖祖妣曰，牛犬同儿外出，犬独回，必有凶遇，连呼佃人往救。犬似解人意，前往引路，至则人在牛背，牛与虎斗也。遂一拥而前，救回牛犬。廖祖妣乃发愿曰：“一点血脉幸天地，神祇庇护，牛犬及诸佃人相救。从今以后，子子孙孙勿食牛犬，以报救主之恩。佃人不避危险，鼎力相救，从兹业佃均等，以志大德。”

第三嵌：得正祀位犹胜篮轿八抬。

详述：友来公自脱虎厄以后，对待佃人情同手足。佃人对待友来公，敬如家长。出入结伴，晨昏互相问讯。对待牛犬，倍加爱惜，牛犬驯伏如人。一日忽接元子公噩号，举家惶恐，友来公急往看护，并运回棺柩。丧事办竣，齐衰、丧杖、芒鞋，庐墓三年，孝服时刻在身，黝面，自称棘人。见长者必跪，自称孤子，乡里为之震动，走相告曰：“友来孝子而人也，牛犬且知报护，况于人耶？”

制满，吉祭。祭毕，跪于母祖之前发愿曰：“父有遗命，生而姓廖，图报母族。死而姓张，归宿父宗。子孙光廖者必昌，背廖者不祥。存张者必宏，忘张者灭亡。请母祖者安心。”廖太祖妣（友来母）曰：“世居官陂，儿言是也。迁籍外出，姓张姓廖，自称其便。”三九郎公曰：“得正祀位，于愿足矣。”邱高太祖（友来祖母）曰：“子孙孝顺，母祖慈爱，竹篮为轿之乐，犹胜八抬。”众人见三代发愿，互相慰勉，劝三九郎公立友来为嗣，三九郎公曰：“吾早既决矣。于今未行，是待制也。”乃择日立友来公为嗣而训之曰：“嗣者，嗣续蒸尝祭祀，得正祀位也。续者，继也。汝父既逝，立汝为嗣，继续汝父也。汝好自为之。”

廖太祖妣（友来母）谓友来公曰：“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宜家为大伦之始也。”随择江祖妣为德配，三年无出。后娶柳、吕二

位祖妣，膝下犹虚。未几，三九郎公夫妇相继而卒，廖太祖妣谓友来公曰：“八抬之乐，勿听有憾。”乃复训三位祖妣曰：“心常而善愿者，天必从之。汝等嫡庶无争，切须记之。”未几，廖太祖妣卒。三年制满，再娶章祖妣，连生四子，即永安、永宁、永传、永祖四公也。四位祖妣各抱一公，江抱永安，柳抱永宁，吕抱永传，章留永祖。转瞬间四子渐长，友来教子有方，四子亦颇孝顺，时友来公既渐老，得正祀位之嘱未实行。今嗣续既出，须宜为父祖正位，乃率同友来公奉父祖神位往廖姓祖祠进主立祠。因元子公及廖太祖妣均书“张公”“张妈”，例不符合。廖族以篮盛神主，暂挂廊上，善意奉还也。友来公转奉神主，连篮携往云霄西林和尚塘张姓祖祠，将过去情事奉告张族。张族嘉勉备至，大书“清河衍派，汝水长流”，并序谱（50字），堂号“崇远”，复以祖先所用八抬大轿，鼓乐送回官陂，相勉曰：“生存姓廖，作古姓张，是为一嗣双祧，宜自立一族，以光张廖门楣，灯字勿废，尚有不适者，可自再撰。序谱字里行间，勿负父遗嘱，是为宗旨也。”乃将所居改为祖祠，而为父立祠焉。

地方长官以友来能秉父遗训，成立一嗣双祧之祠，且教子以孝为治家之本，呈祠上报。廖永安公四昆仲为地方粮长，并将堂号“崇远”改为“继述”。由是，凡奉神主不用斗而用篮，哭丧杖及迎送灵柩所穿鞋袜，留待制满焚等例，是表示父祖虽亡而教犹存也。

第四嵌：嗣续为女，继绝为先。

概说：无男而以女承嗣者，招婿生男，生廖死张固然也。如独生子，则生身之父无归宿，待子生孙，须先继生父为当务之急。嗣女须书“张廖妈”，以明由来，婿归本姓，例不入张廖之祠，此继绝为人道之始也。

第五嵌：制无苟，恐生戾气。

概说：守制中有孕，恐生戾气之儿，乃胎教攸关也。守制前有孕，乃求束带以资分别。带以布束腰，布长与柩齐。

第六嵌：堂教修谱，敦亲睦族。

概说：祠堂非祇祭祀，实乃教育子孙，使知遗训，并知修族，以明房派分布情况，引发敦亲睦族之心，纪念宗功祖德之伟，旨在育英而兼礼教。

第七嵌：迁籍修谱，天下一家。

概说：迁籍外出，姓张姓廖，听其自便，然必须修谱，庶几知木之有本，知水之有源，乃序谱之宗旨也。子孙分布虽远，序谱一查，天下犹一家焉。

详述：永安公谓诸弟曰：“序谱将用于子侄，宜当对父请命也。”诸弟曰：“子侄辈该用元字为序，岂非有犯祖讳耶，若此，则父为始乎？”永安公曰：“非也，祖考讳之元字即宗也。祖考妣为张公、廖妈所生，曾祖考为父立嗣者。祖考既逝，立父为之继也，非父为始祖之义。”兄弟不敢决，同向父亲请示，友来公曰：“永安所说是也。”祖龛元子公书“张公”，太祖妣书“廖妈”，以下男书“张公”，女书“张妈某氏”为例。序谱二十代前二十字，后三十代，三十字，计五十字，祖祠堂号由此而出。

前二十代序谱：宗友永元道 日大继子心 为朝廷国土 良名
万世钦

后三十代序谱：信能攻先德 作述照古今 本基源流远 诒谋
正清深

克治祖家法 其庆式玉金

友来公完成父亲遗训，正统八年（1443）偶感风寒，九年仙逝，享年七十岁。三年制满，三世祖永祖公授室，传四代仍以“元”字序名，后各房均循此序文，为子孙命名，或分房派，更换序文，原皆从此发出也。

（本《七嵌箴规》原文，大概于清康熙四十年前所撰，记载于廖氏族谱。十二世朝绅修谱重述，十三世廷球辑集，十二世朝彩校订）

参考文献

- 陈祖荫：《诏安县志》，民国31年（1942）编印。
诏安县县志编辑委员会：《诏安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
罗昭：《天地会探源》，《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10月19日起分139次连载。
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廖国柱：《中国廖氏通书》，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
廖丑：《西螺七嵌与台湾开拓史》，1998年内部印刷。
张忠文、张君：《官陂乡贤》，2000年打印本。
官陂镇三胞组：《官陂简介》，1981年打印本。
张廖简氏族谱编纂委员会：《张廖氏族谱》，新远东出版社，1959。
云林县元子公张廖宗亲会：《廖氏大宗谱》，1979年编印（内部出版）。
《官陂张廖氏族谱》，玉田楼同治九年（1870）抄本。
《（上祀堂）族谱》，大佐德佑房张浚川古抄本。
《官陂清河世系录》，官北永祖元德房1988年抄本。
《官陂张廖氏族谱1~14世系祖》，张南山现代抄本。
《张廖世系》，永祖元丰房手抄本。
《世系》（大任房1~26世），大任房尚墩福崇堂手抄本。
张德深：《张廖世德堂族谱》，2000年手写本。
张氏玉泉公文辞组：《玉泉公族谱》，1999年打印本。
《玉泉公第三支族谱》（子可房），1999年打印本。
张元音：《族谱》（大任亦行房），1985年手写本。
《余庆堂世系》，下官村民笔记摘抄。